



頭 齋

孟子集註

四

□ 12
3201
10_上



口 12
3201
10

告子章句上萬姓統譜告子號韻○見姓苑○統譜去聲部曰告凡告命告假之告止音去聲又屋韻音合姓從去聲集註凡二十章通考能氏曰首章至六章言性七章至十九章言心末章言學
告子曰性善○蒙引曰杞柳柎柳同一柳也有蒲柳有楊柳有梅柳陸佃註云生水傍葉粗白色理微赤今人以爲車輞此見韻府○又云柎柎正韻云柎飯孟也亦酒器也以爲飯孟蓋如今之漆碗也實屬木所爲也柎未詳然其字從木從卷蓋卷木所爲亦柎屬也○入全陳新安曰義猶柎柎也義上脫一仁字○大全朱子曰柎柎似今捲杉合字杞柳恐是今做合箱底柳北人以此爲柎謂之柳筋即蒲柳也

孟子卷之六

朱熹集註

告子章句上 凡二十章

告子曰性猶杞柳也義猶柎柎也以人

性爲仁義猶以杞柳爲柎柎

性者人生所稟之天理也杞柳柎柳柎音杯柎音圓反○柎柎屬木所爲若危匪之屬告子言人性本無仁義必待矯揉而後成如荀子性惡之說也

孟子曰子能順杞柳之性而以爲柎柎乎將狀

性者人生所稟之天理此解性字正意非解告子所謂性也義上當補仁字云若

孟子卷之六

告子章句上

昭和十一年二月五日

危也之一蒙引云大註若危也之屬屬正韻危酒與古以角作受四升云又云危

盥水洗手器有柄可以注水古傳奉盥厄沃盥禮禮通

義胡氏三省曰揉曲為矯揉所以撓曲而使之直也

○燃犀解云矯者矯曲使之直探者探直使之曲如荀子性大全曰荀子性

惡為偏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孟子曰子一燃犀解云

順者依其本然之質○又云賊賊是斷削不依本然之質○字彙云伐傷也殘也○又云賊害也凡偷盜

劫殺皆曰賊○圖解云亦字對賊賊杞柳而言○脉云不自戕賊性而自戕賊人者人之所以為人者性也戕賊人以爲仁義如愛親敬長仁義也孩提之童必不能愛親稍長必不能敬兒必得矯揉造作而後愛親敬長歟此句當重看○辨斷湯霍林曰仁義美德今天下視爲伐性之斧斤豈不是

率天下的以仁義爲不美而禍仁義乎○燃犀云禍作弄字看言以仁義爲善性弄而不爲石第

○孟子曰性一知新日錄申甫曰人謂性早杞柳言性風於孟子之辨故變爲湍水之說不知湍水

即杞柳之意而較暢其說耳杞柳就性無金邊說說流水兼無不金邊說說較全耳○燃犀云湍水是波流

湍洄無定的景象○又云決是排而引之也二則字緊應決字言無定向決于此即流于此也

湍波流湍一燃犀解說文云湍急瀨瀨水流沙上也今謂

湍迴之水者言其水流沙上湍迴之勢湍湍然也○

蒙引云湍水勢旋轉未有所之也故曰決東則東決

西則西居子因前大全輔氏曰居子本以氣爲性

賊杞柳而後以爲桮棬也如將戕賊杞

柳而以爲桮棬則亦將戕賊人以爲仁

義與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者必子之

言夫音播與平聲夫音扶則天下之人皆以仁義爲害性而不肯爲是因子之言而爲仁義之禍也

○告子曰性猶湍水也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

西流人性之無分於善不善也猶水之

無分於東西也湍他端反○湍波流湍

而小變之近於楊孟子曰水信無分

於東西無分於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猶

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

下言人誠不分東西矣然豈不分上下性即天理未有不善者也

夫水搏而躍之可使過頽激而行之可

使在山是豈水之性哉其勢則然也人

性即天理未有不善者也

性即天理未有不善者也

此說亦然故曰因前說但前說以性為惡必矯揉而後可為金也而此說則以性為本無善惡但可為善惡可以為惡耳此其為小變也近於楊子大全朱子曰告子以金惡皆性之所無而生於習楊子以善惡皆性之所有而成於脩亦有小異故曰近○大全曰楊子脩身為人之性也善惡混脩其善則為善人脩其惡則為惡人金也者所適善惡之馬歟孟子曰水

之可使為不善其性亦猶是也夫音扶搏擊也躍跳也額也水之過額在山皆不就下也然其本性未嘗不就下但為搏激所使而逆其性耳○此章言性本善故順之而無不善本無惡故反之而後為惡非本無定體而可以無所不為也○告子曰生之謂性生指人物之所以知覺運動者而言告子論性前後四章語雖不同然其大指不外乎此與近世佛氏所謂作用是性者畧相孟子曰生之謂性也猶白之謂

復不善性也亦猶是然云是字指搏激說也反之不同彼乃復之之謂也○告子曰生之謂性存疑云此是告子為善惡所改而說出其本旨也言我之所謂性者只是以入之生者言也生對死說即活也生活氣也生不是人物之知覺運動乃人物所以知覺運動也生便有知覺能運動死則不能矣告子以生為性故見得人初生時只是這知覺運動未必就善須後來修為方善故有杞柳之說又見得人初生時知覺運動都一般都未見得善惡待後來習善則善習惡則惡故有湍水無善不善之說又見得人生則能其食悅色死則不能故有食色之說故曰此章之誤乃其本根小註或問

白與曰然白羽之白也猶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猶白玉之白與曰然與平聲下同○白之謂白猶言凡物之白者同謂之白更無差別也白羽以下孟子再問而告子曰然則是謂凡有然則犬之性猶生者同是一性矣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孟子又言若果如此則犬牛與人皆有知覺皆能運動其性皆無以異矣於是告子自知其說之非而不能對也○愚按性者人之所得於天之理也生者人之所得於

內而我獨在外也亦偏重
關他論義一邊○然解
云人之其食悅色是生而
有之不期然而然者故曰
性也仁以仁愛之心言愛
生于內故以仁為內我以
事物之宜言宜生于外故
以義為外口氣雖平宜重
義外邊○孟子曰何圖解
云彼長指人之有年者我
長是我以彼為長勿露敬
字非我先有長彼之心于
我彼自是人生得自我自
是我稱彼為自○揚明云
彼自指人色白言百馬之
白○圖解云白馬之白也
上自是我自之下自是馬白也○揚明云白馬自人二白字活看乃我自之白字以彼之色言○
千百年眼云白馬之白下自是色自上自是稱謂白人亦然○白馬一句甚輕只起下二句○○脉云
且謂二字是諸詞放在告子口中說以長者為義則我就在外若以長者為義則義還在內全以

內也非外也義外也非內也

告子以人
之知覺運

動者為性故言人之其食悅色者即
其性故仁愛之心生於內而事物之
宜由乎外學者但當用力
於仁而不必求合於義也 孟子曰何

以謂仁內義外也曰彼長而我長之非

有長於我也猶彼白而我白之從其白

於外也故謂之外也 長上聲下同○我

也我自之我 曰異於白馬之白也無

以彼為白也 揚明云白馬自人二白字活看乃我自之白字以彼之色言○

長之二字為根要發權度由中意○大全朱子曰白馬白人我道這自馬這自人言則一若
長馬長人則不同長馬則是口頭道箇老太底馬若長人則是敬之心發於中從而敬之所以謂
義內也○曰吾弟則一燃犀云吾弟指其情之親者○揚明云秦人秦國人以疎遠言是以我為一燃
犀解云是愛主于我他人
不能強吾愛○揚明云是
字指吾弟二句我為悅言
由我而施愛長楚人之
揚明云上長字指敬下長
字指入下做此楚人楚國
之人亦疎遠者是以長為
然犀解云凡遇長皆悅而
施敬未必出于吾心○揚
明云是字指長楚人一即
以長為悅言因長生敬凡
遇長者皆在所悅也○曰者
秦人一正義云秦者周
書曰黃帝始燔肉為炙是
也○天物則亦一圖解云物
指多言亦有然是在物有

以異於白人之白也不識長馬之長也

無以異於長人之長與且謂長者義乎

長之者義乎 與平聲下同 張氏曰上

有闕文焉愚按白馬白人所謂彼白

而我白之也長馬長人所謂彼長而

我長之也白馬白人不異而長馬長

人不同是乃所謂義也義不在彼之
長而在我長之之心 曰吾弟則愛之
則義之非外明矣

秦人之弟則不愛也是以我為悅者也

同然者對上長有同然說
○文林貫旨云物指多言
然字指同嗜言○直解云
秦人之多吾食而嗜之吾
之多吾亦食而嗜之味同
則嗜同在物則亦有然矣
今子以長在外而謂長之
亦在外然則秦人之多吾
之多固皆在外者也而所
以嗜之多者心也正如長
雖在外而所以長之者心
也子知其食之由於心而
獨以敬長為外則何其昧
於彼而暗於此哉○講述
云亦字對多者言多固在
外矣嗜之亦在外與○大
全輔氏曰多在外而嗜之者在我長在外而長之者在我初無異也告子所明者食色故取譬於考
多因其所明通其所蔽亦納約自牖之意也○集註所謂不得公孫丑上篇曰告子曰不得於言勿
求於心云○鹵莽出莊子則陽篇有第四章章圖朱氏曰此章專明義外之非

故謂之內長楚人之長亦長吾之長是
以長為悅者也故謂之外也
內敬主於長曰者秦人之多無以異
於者吾多夫物則亦有然者也然則者
多亦有外與者與嗜同夫音扶言長
曰告子以食色為性故因其所明者
而通之○自篇首至此四章告子之
辨屢屈而屢變其說以求勝卒不聞
其能自反而有所疑也此正其所謂

○孟子子問一燃犀解云孟季子是仲子之弟事實無考○微云孟仲子為季子從昆弟以仲季之
序考之季子又當為仲子之弟也○自行吾敬一講述云行吾字季重者言義主于敬長首行吾心之
敬以敬之也○鄉人長於一燃犀解云鄉人同鄉之人伯兄長兄也一歲重在鄉人之長與伯兄之親
來較○又陳惠生日季子
以為敬雖在內而所敬之
人則在外故設為伯兄鄉
人之難一歲字須玩蓋鄉人
不長則敬兄無疑若年
以長則亦必敬鄉人故只
以一歲難之○脉云敬兄
酌鄉人真是敬長但敬以
親疎為厚薄故鄉人在前
舉而作兄為重酌以賓主
為先後故伯兄在所略而
鄉人為先云○翁為戶則一
微言焦漪園曰弟在戶位
則叔父與我皆是子孫故
敬弟以敬祖考也鄉人在
肩位則伯兄與我皆是主

孟季子問曰何以謂義內也
子問公都子曰何以謂義內也
曰行吾敬故
謂之內也
敬兄酌則誰先曰先酌鄉人所敬在此
所長在彼果在外非由內也
伯長也酌

人故敬鄉人以敬爲也○

揚明云惡在如言何在集

註因時制宜脉云此章朱

註因時制宜皆由中出特

字最得如上文行焉敬雖

知義根於心而未知義妙

於時得享庸敬斯須之

敬之說遂悟一時字生出

冬日夏白之喻正所以發

明時宜之妙也公都子曰

燃犀解云冬日寒宜湯

而飲湯則字內有因時制

宜意○又云然字承上敬

來飲食不在外見敬之根

心○此亦上章一蒙引

云○大註此亦上章嗜多之

意皆因其所明而通之但上

章是於食色言此章無所承

但亦季子之所明者也○大

全胡雪堂曰

集註以爲此亦者多之義者

多在外而老身在乎心水與

湯在外而對酌其可飲不可

飲在乎心然

事物之宜在乎外而所以對

酌事物之宜則在乎心也皆

可以爲一孟子告子下云曹

父問曰人皆

可以爲善舜有諸孟子曰然

○公都子曰燃犀解云性中

有個知覺運動而已那有善

不善此以性本體言○引躍

云善本性

所有而且無善無不善矣○

即孔子習相遠之說即孔子

上智與下愚不移之說未爲

非也但

或主於積習或主於定分

而非天命本然之性故孟

子尺就善上言集註此亦

性之大全陳新安曰只

能知覺運動其食悅色

者節爲性而任意爲之無

所謂善惡○近世蘇氏又

曰蘇東坡論性謂自堯舜

酌酒也此皆季子問公都子答而季子又言如此則敬長之心果不出中也○公都子不能答以告孟子孟子曰敬叔父乎敬弟子彼將曰敬叔父曰弟爲尸則誰敬彼將曰敬弟子曰惡在其敬叔父也彼將曰在位故也子亦曰在位故也庸敬在克斯須之敬在鄉人平聲○尸祭祀所主以象神雖子弟爲之然敬之當如祖考也在位弟在尸之敬也○大註此亦上章嗜多之意皆因其所明而通之但上章是於食色言此章無所承但亦季子之所明者也○大全胡雪堂曰集註以爲此亦者多之義者多在外而老身在乎心水與湯在外而對酌其可飲不可飲在乎心然事物之宜在乎外而所以對酌事物之宜則在乎心也皆可以爲一孟子告子下云曹父問曰人皆可以爲善舜有諸孟子曰然○公都子曰燃犀解云性中有一個知覺運動而已那有善不善此以性本體言○引躍云善本性所有而且無善無不善矣○即孔子習相遠之說即孔子上智與下愚不移之說未爲非也但或主於積習或主於定分而非天命本然之性故孟子尺就善上言集註此亦性之大全陳新安曰只能知覺運動其食悅色者節爲性而任意爲之無所謂善惡○近世蘇氏又曰蘇東坡論性謂自堯舜以來至孔子不得已而曰中曰一未嘗分善惡言也自孟子道性善而一與中支刻胡文定公論性謂性不可以善言禮說善惡俱與惡對非本然之性矣孟子道性善只是習數之善說好箇性如佛言金銀等

酌酒也此皆季子問公都子答而季子又言如此則敬長之心果不出中也○公都子不能答以告孟子孟子曰敬叔父乎敬弟子彼將曰敬叔父曰弟爲尸則誰敬彼將曰敬弟子曰惡在其敬叔父也彼將曰在位故也子亦曰在位故也庸敬在克斯須之敬在鄉人平聲○尸祭祀所主以象神雖子弟爲之然敬之當如祖考也在位弟在尸之敬也○大註此亦上章嗜多之意皆因其所明而通之但上章是於食色言此章無所承但亦季子之所明者也○大全胡雪堂曰集註以爲此亦者多之義者多在外而老身在乎心水與湯在外而對酌其可飲不可飲在乎心然事物之宜在乎外而所以對酌事物之宜則在乎心也皆可以爲一孟子告子下云曹父問曰人皆可以爲善舜有諸孟子曰然○公都子曰燃犀解云性中有一個知覺運動而已那有善不善此以性本體言○引躍云善本性所有而且無善無不善矣○即孔子習相遠之說即孔子上智與下愚不移之說未爲非也但或主於積習或主於定分而非天命本然之性故孟子尺就善上言集註此亦性之大全陳新安曰只能知覺運動其食悅色者節爲性而任意爲之無所謂善惡○近世蘇氏又曰蘇東坡論性謂自堯舜以來至孔子不得已而曰中曰一未嘗分善惡言也自孟子道性善而一與中支刻胡文定公論性謂性不可以善言禮說善惡俱與惡對非本然之性矣孟子道性善只是習數之善說好箇性如佛言金銀等

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

此亦生之謂性食色性也

公都子曰

夏曰則飲水然則飲食亦在外也

此亦上章

老且多之意

范氏曰二章問答

皆反覆譬喻以曉當世使明仁

義之在內則知中人之性

善而皆可以爲善矣

○公都子曰

季子聞之曰敬叔父則敬敬弟則敬果

在外非由內也

公都子曰冬日則飲湯

此亦

夏曰則飲水然則飲食亦在外也

此亦上章

老且多之意

范氏曰二章問答

皆反覆譬喻以曉當世使明仁

義之在內則知中人之性

善而皆可以爲善矣

哉五峯論性云凡人之生粹然天地之心道義全具無適無莫不可以善惡辨不可以是非分或曰性可

楊明云為字當習字看言善不善因習而移○文林實言云言善惡無一定之體惟此即湍水○大

全陳新安曰謂性可善可惡惟上所道如湍水西東可西惟人所決也國曰有性○文林實言云言性是善惡有一定之體意以堯為君○燃犀云象是一定不善故是有性不善之謂○盧未人曰以堯為君一何明有性不善不可移而善以善取為父至比于明有性善不可移而惡○通義金山曰凡字皆是一字謂堯是帝乙之子也此段言一時一家而善惡相遠如此○燃犀解云於是微子名比于稱王子猶言太子二人皆紂叔父是一定善的紂不能化微比之惡是有性善之証○講亦云三說

之意近世蘇氏胡氏之說蓋如此或曰性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是故文武興則民好善幽厲興則民好暴湍水之說也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堯為君而有象以瞽瞍為父而有舜以紂為兄之子且以為君而有微子啓王子比于

韓子性之說蓋如此按此文則微子比于皆紂之叔父而書稱微子為商王元子

一是告子兩是或曰或人沒言不通指告子○曰善惡俱無重兩箇無字○曰本體空虛○曰可善可惡惡重兩箇為字○言其善乎人○曰善惡一定重兩箇有字○言其定于天○總要破孟子東論性善之說看來告子一說即把柳之喻謬固甚矣或以物言亦性近習遠之意或以一定言亦智愚不移之意似亦甚然皆去氣稟而言孟子直以理批之故只曰性善則三說皆非矣

韓子原性為性也者與在俱生也情也者接於物而生也性之品有三而具所以為性者五情之品有三而具所以為情者七何也曰性之品有上中下三上焉者金善而巳矣中焉者可導而上下也下焉者惡焉而已矣書稱微子一書經微子之命○曰性善○燃犀解云指孟子之言○又云彼字對上三說言○圖

疑此或今日性善然則彼皆非與與有誤字

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也乃若發語辭情者性之動而不可以為惡則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夫音扶才猶材質人之能也人有是性則有是才性既善則才亦善人之為不善乃物欲陷溺而然非其才之罪也

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

解云乃若二字根今日下
字來情是性之自然發動
處○脈云其字指性而言
情是性之露處○蒙引云
其情其字可味謂情之動
也○說非也其指人言○
知新日錄焦漪園曰乃若
其情則可以為善矣孟子
即情以論性也質與性
之與精猶波之與靜時是
水動則是波靜時是性動
則是情蓋即此意本習之
乃欲裁情以復性亦異乎
孟子之真矣○講述云為
善為字當謂字者言人之
情皆可以謂善則知人之
性無有不善此乃吾所以謂性善也
非性善而性所以善也
恐不必如此說蓋情自善不待順之而善也且此乃若正與下文若夫字相對故斷以為發語辭

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
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
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
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
則得之舍則失之或相倍蓰而無算者
不能盡其才者也惡去聲舍上聲蓰音
師○恭者敬之發於
外者也敬者恭之主於中者也鑠以
火銷金之名自外以至內也算數也

天為不一然岸解云若夫二字根本性情之善來○又云不善即感思無耻放慢昏昧是皆非有
技之才善是性好善是情而能為善則才如行渾然在中是性見隨而入中而惻隱是情所以能惻
隱處便才○存疑云性是心之理情是性之動不是性之能動不外性情○鄒澤山折衷云才者
性之能也才若不善是性
無能故曰非才之罪集註
才猶材質上蒙引云才猶
材質須看猶字如耳目有
聰明之德手足有運動之
妙時乎仁也而能兼愛時
乎義也而能裁制時乎禮
也而能敬讓時乎智也而
能分別此皆所謂才也不
其有不善者乎其有不善
者用才者之罪也失其本
然之才也惻隱之心
岸解云惻傷之切隱痛
之深心字是已發出未當
情字者○又云恭是敬之
發于外敬是恭之有于心

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夷好是
懿德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
物必有則民之秉夷也故好是懿德好
去聲○詩大雅蒸民之俗相蒸詩作蒸眾
也物事也則法也夷詩作藝常也懿

九

○又云是知其善而以為是非知其惡而以為非仁是性之德乃惻隱未發者義是性之德乃羞惡未發者禮是性之德乃辭讓之心禮也其恭敬切於心辭讓切於事大而言辭讓又在恭敬之中矣○燃犀云禮是性之德乃恭敬未發者實是性之德乃是非未發者○開曲外錄○王真解云錄是以火鎖金自外至內的意思○燃犀云錄是以火鎖金自外入內此因情發於有似外來者故言雖外而見非由外而得○脈云思以心言即仁義禮智之心常不昏昧放逸求以用方言是盡才處○燃犀解云求是探存意舍是放生意失守指仁義禮智言○又云倍是十倍從是五倍無等無數也惡去善遠如利視堯也

美也。有物必有法。如有耳目。則有聰明之德。有父子。則有慈孝之心。是民所秉執之常性也。故人之情無不好此懿德者。以此觀之。則人性之善可見。而公都子所問之。說皆不辯。而自朋矣。○程子曰。性即理也。理則堯舜至於塗人。一也。才稟於氣。氣有清濁。稟其清者為賢。稟其濁者為愚。學而復性之。則氣無清濁。皆可至於善。而卜思不移者。則自暴自棄之人也。又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之則不是。張子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

上說敬就心上說。詩曰。天生好情之別名也。曰懿曰齊。善之別名也。所謂懿德。即所謂物之則也。其曰好是者。即指上文秉賦而言。好是懿德。句重。正所謂性之善也。○通義金氏曰。有物必有則性也。故好是懿德。乃若其情所謂善也。觀孟子引夫子說詩之意。則性善之說。蓋本於此。○程子曰。性即理也。指心中之理也。云又云。程子性即理也。理是正理。乃天地生物之心。而人得以生者。也。亦所謂天地之帥。吾其性者。也有何不善。故曰理則善。舜至於塗人。一也。○湯武身之盡心上。管仲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孔子所言。論語陽貨篇。自是。自棄。離婁。上。有。也。子。自棄者。不可與有言也。自棄者。不可與有為也。

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愚按。程子此說。才字與孟子本文小異。蓋孟子專指其發於性者言之。故以為才無不善。程子兼指其稟於氣者言之。則人之才。固有昏明強弱之不同矣。張子所謂氣質之性。是也。說雖殊。各有所當。然以事理考之。程子為密。蓋氣質所稟。雖有不善。而不害性之本善。性雖本善。而不可以無省。察矯揉之功。學者所當深玩也。○孟子曰。富歲子弟多賴。凶歲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爾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

猶聖人之類只當個人字不可單言形即性同亦在其中心○脉云疑是疑其性不相似而有為尊為貴之殊聖人與我同類只說同一人類而性無不同意尚含義不露 蒙引云聖人與我同類者分明是說性善之同不雜氣質言若氣質得盡同故語曰白

人而疑之聖人與我同類者聖人亦人善無不善也故龍子曰不知足而為屨我知其不為貴也屨之相似天下之足同也賈音置賈音置器也不知人足之大小而為之屨雖未必適中然必似足形不至成賈也口之於味有同養也易牙先得我口之所養者也如使口之於味也其性與人殊若犬馬之與我不同類也

同意先得宜玩云○大全陳新安曰易牙齊桓公臣能辨淄澠口水味此先得我口之所養也下文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者張本矣 蒙引云口字說勿指易牙○賈音云這口字指易牙的說○蒙引云易牙齊桓公臣能辨淄澠口水味此先得我口之所養也下文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者張本矣 蒙引云口字說勿指易牙○賈音云這口字指易牙的說○蒙引云易牙齊桓公臣能辨淄澠口水味此先得我口之所養也下文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者張本矣

則天下何者皆從易牙之於味也至於味天下期於易牙是天下之口相似也者與嗜同下同易牙古之知味者言易牙所調之味則天下皆以為美也惟耳亦然至於聲天下期於師曠是天下之耳相似也師曠能審音者也言師曠所和之音則天下皆以為美也惟目亦然至於子都天下莫不知其姦也不知子都之姦者無有

良心也人字就不好人說
○圖解云存字對放字看
人字言雖存乎放失之人
者○千百年眼云雖字蓋
據今而言仁義之心似乎
無矣雖然若循本而論存
乎人之心者豈遂無是仁
義哉○揚明云人字泛說
○蒙引云所以放其良心
者指物欲言物欲伐良心
心介乎也○又云且且即且
晝也其日夜之所息平且
之氣此且氣即夜氣所發
者其且日夜之所息兼且
而言其究亦一也○燃犀
云且且猶朝朝○初出日
且言每日發也○且而伐者伐其夜之所息也○脈云平者中分之意乃天地晝夜之平分也○又
云好惡與人相近者合於仁義者必好違於仁義者必惡但生於放失之後其發至微故曰幾希心
僅存此幾希正可恐懼保守之時而且晝所為則又已格亡之則字有字甚緊要謹生到晝便又已

以為未嘗有材焉此豈山之性也哉五葉
割反○牛山齊之東南山也邑外謂
之郊言牛山之木前此固嘗美矣今
為大國之郊伐之者衆故失其美耳
息生長也日夜之所息謂氣化流行
未嘗間斷故日夜之間凡物皆有所
生長也萌芽也葉芽之旁出者也灌
濯光潔之貌材材木也言山木雖伐
猶有萌芽而牛羊又從而害之是以
至於光潔而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
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猶斧斤

格亡耳格如被禁械不能轉動亡如自家物遺亡去之字指幾希言反覆謂夜夜生且且格循
環不已云○蒙引云且晝終有別且早間晝通且言然此且字又與平且字小異蓋平且之氣未
格亡者也此且又在平且之後○又云格之反覆專指晝言○講述云情與才一般好惡是情
能好惡則才人見違禽獸
不遠以為之不能好惡
不知好惡是情之自然不
遠禽獸豈人之情也哉格
之反覆使然耳格械
世字彙云格古祿切音各
手械也○又云械下戒切
說文桎格也廣韻桎械反
覆展轉大全朱子曰反覆
非顛倒之謂蓋有互換更
迭之意故苟得其燮序
解云故字承上二節來養
是滋養有培植保護意物
乃泛論凡物而重在人心
長指日培植即日滋長意
○文林貫目云得養無山

之於木也且且而伐之可以為美乎其
日夜之所息平且之氣其好惡與人相
近也者幾希則其且晝之所為有格亡
之矣格之反覆則其夜氣不足以存夜
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矣人見
其禽獸也而以爲未嘗有才焉者是豈
人之情也哉好惡並去聲○良心者本
然之善心即所謂仁義之

不為牛羊所藉。人心不為
且晝所寄。無物不長。是
木爰而仁義生。消指灌漑
會默言。韻會上聲有韻
荀又誠也。湯盛銘荀日新
孟荀得其資。山木人心
則重在人心。孔子曰操
燃犀解云。存是人心在木
理上。○又云。亡是人心在
人欲上。○蒙引云。心之所
用。只在禮法之內。則為入
是能為此身。酬酢萬變之
主也。若逸於禮法之外。則
為出矣。故曰心豈有出入
亦以云。○焦漪園筆錄曰。
入無時。非言出入無定時。言其無出入之時也。○燃犀云。鄉向也。言其無定向。○神明不測。厥云。
註神明不測。神明是心之定體。不測。猶云此物拿不定者。○蒙引云。神明不測。兼得失言。○易上繫
辭。陰陽不測之謂神。得失之易。大舍胡氏曰。得之易者。謂操則存。失之易者。謂舍則亡。操中之難。

心也。平且之氣。謂未與物接之時。清
明之氣也。好惡與人相近。言得人心
之所同。然也。幾希不多也。機。械也。反
覆展轉也。言人之良心。雖已放失。然
其日夜之間。猶必有所生長。故平且
木與物接。其氣清明之際。良心猶必
有發見者。但其發見至微。而且晝所
為之不善。又已隨而格亡之。如山木
既伐。猶有萌蘗。而牛羊又牧之也。晝
之所為。既有以害其夜之所息。夜之
所息。又不能勝其晝之所為。是以展
轉相害。至於夜氣之生。日以淺薄。而
不足。以存其仁義之良心。則平且之
氣亦不能清。而所好惡。遂與人遠矣。

者謂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故以直內。周易坤卦文言傳曰。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蒙引云。敬以
直內。兼勤靜言。○大舍陳新安曰。敬以直內。本文未有此意。乃程子揭要義。以補孟子之意也。○
入章圖通義朱氏曰。此章明理義之心。係乎持守之功。曰理義之心。無時無之。而晝之時。為不欲
所室。不惟夜氣虛靜。足
以存此理義之心。且氣清明
足以驗此理義之心。若敬
無時。而不存。則氣無時。而
不清理義之心。無時而不
流行。
○孟子曰。無一蒙引云。無
一。或平王之不智也。言其不
智有由也。雖有天下。○燃
犀解云。物指植物。易生與
君德。○難成。照看。○又云。
暴是陽氣發舒。故物生。一
日。言陽舒無幾。寒是陰氣
閉塞。故物不生。十日。言陰
慘之多。○講述云。暴是陽
氣去。寒是陰氣去。殺。○

故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
不消。長。上聲。○山木。孔子曰。操則存。舍
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
舍。音捨。與。平聲。○孔子言。心操之則
在此。舍之則失去。其出入無定時。亦
無定處。如此。孟子引之以明心之神
明不測。得失之懸。而保守之難。不可
頃刻失。其養。學者當無時。而不用其
力。使神清氣定。常如平且之時。則此
心常存。無適而非仁義矣。程子曰。心
豈有出入。亦以操舍而言耳。操之之

首言曰。其美也。 十五

通義金氏曰：暴寒喻教之時少聽之不熟。○大全真西山曰：人主之心養之以義理則明，故之以物欲則昏。德草木然，後之以陽則生，寒之以陰則悴。孟子於齊王引以當道，王秉彜之心其端倪亦有時而萌動矣。而進見之時，火理義浸灌之益微，退而蔽之以私欲者，何可勝既。雖有如萌芽之發，旋復摧折。雖孟子其如之何哉。安秋通國通義金氏曰：誠矣。喻教之難聽，聽之不專。○蒙引云：使是設使非實事也。亦天之為數數殺也。○大全饒氏曰：心以所至為言。志以所向為言。專心是心之所專在此，致志是極其心之所向直到那由地。○燃犀解云：鴻鵠也。鴻亦鵠屬，非真有鴻鵠。只是心作是想。○史記陳涉世家安知鴻鵠素應曰：鴻鵠是，且是鵠屬，非鴻鵠與黃鵠也。○大全陳新安曰：此章前一譬

道敬以直內而已。○愚聞之師曰：人理義之心未嘗無，惟持守之即在爾。若於且晝之間不至，枯亡則夜氣愈清。夜氣清則平，且未與物接之時，湛然虛明，氣象自可見矣。孟子發此夜氣之說於學者，極有力。宜熟玩而深省之。○孟子曰：無或乎王之不智也也。或與惑同，疑怪也。王疑指齊主，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吾見亦罕矣。吾退而寒之者至矣。吾如

謂交修者不得常用其力後，譬謂自修者不肯專用其力。意孟子之於齊王，既進見時，必無入勝眾邪之交，蔽而齊王之於孟子，又聽信不專，有以分其心於多岐，故設兩譬以言。前言王不專，後言智不若，固群邪寒之者之罪，亦自鴻鵠其心之罪也。○文林貫直云：謂若之字，指專心致志者說。焉是其智。○文林貫直云：謂若之字，指專心致志者說。肯云：這智指本然之智說。○又云：這日子孟子自為問答說。○亦圖其本也。博物志云：堯造圓器以教丹朱。或曰：舜造也。○涵養氣質。蒙引云：氣質與德性不同。氣質謂剛柔緩急之氣，清養之使其中和，不偏德性。謂仁義禮智之性，薰陶之使與聖賢同歸也。○章圖朱氏曰：此章明君心智慧係於所養。○孟子曰：魚。○脈云：魚能掌不重，只引起金犀取義之事。○燃犀云：亦字對魚。

有萌焉何哉。○暴溫之也。我見王之時少。猶一日暴之也。我退則誦說雜進之日多。是十日寒之也。雖有萌芽之生，我亦安能如之何哉。今夫奕之為數，小數也。奕者也。使奕秋誨二人，奕其一人專心致志，惟奕秋之為聽。一人雖聽之，一心以為有鴻鵠將至，思援弓繳而射之，雖

全輔氏曰偷謂偷竊免謂

甚免而後則生揚明云

由是皆好義之良心○大

全輔慶源曰由是之是蓋

指秉彝之良心而言也○

通義金氏曰由是一字

不用猶言何用生為而

則可揚明云由是指惡

不義之良心是故所欲

然犀解云二句承上文來

蒙引云但曰賢者能勿

受耳便見眾人受之得

羞惡之心見上第六

○大全輔慶源曰羞惡之

心即所謂秉彝之良心也

秉彝之良心是指其全體

云滑與汨同紛亂之意

簡食蒙引云爾爾不重

黜放為食於路以待餓者

惡辟骨去擊下同○釋所以舍生取

義之意得得生也欲生惡死者雖衆

人利害之常情而欲惡有甚於生死

者乃秉彝義理之良心是以欲生而

不為苟得惡死如使入之所欲莫甚

而有所不避也於生則凡可以得生者

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惡莫甚於死者

則凡可以辟患者何不一為也

設使入無秉彝之良心而但

有利害之私情則凡可以偷

生免死者皆將不顧禮義而為之矣

由是則生而有不

用也由是則可以辟患而有不為也

必有秉彝之良心是以是故所欲有

其能舍生取義如此甚於死者非獨賢者

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

喪○羞惡之心人皆有之但衆人汨

於利欲而忘之惟賢者能存之而不

喪一簞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得則

死噤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

目而視之曰子唯不食嗷來之食

以至於斯也從而謝焉終不食而死

嗷卽復又取萬鍾則不煖犀云釜

曰鍾六石四斗也萬鍾則六萬四

石極多也○脈云萬鍾

對簞豆者輕重不同何加對生

死看緩急不同物重則不當輕受

事緩則不為受乃不辨禮義而

受之此必有所為下三句

正指言其故○大全陳

新安曰萬鍾對簞豆而言

彼物之微也尚惡無禮非

義不可食而不受此物之

富者不辨禮義而受之吾

身受用不假萬鍾之富是

萬鍾於吾身其實何所加

益哉○李廷机曰所識謂

平日相知識窮之者是貧

難的人得我是感我恩惠

者也○此言眾人一大

全陳新安曰人之喪其良

心固不止於成宮室供妻

妾海知識三者婚舉三者

他可類推知為身死一

脈

全陳新安曰人之喪其良

心固不止於成宮室供妻

妾海知識三者婚舉三者

他可類推知為身死一

脈

全陳新安曰人之喪其良

心固不止於成宮室供妻

妾海知識三者婚舉三者

云。鄉為今鳥只就一人說見慨嘆意云。又云。妻妾之奉。還作養養妻妾者窮乏之得。我窮乏之指親友謂得我之餘。以自潤。○甲第云。是指三者言。已。是此也。言亦當止而不受。又云。夫生死所係不可已者。吾既已之。此三者非生死所係。是亦不可以已乎。此章言

羞。蒙引云。總註云。此章言羞惡之心。人所固有。是釋前五節之意。或能決死生於危迫之際。而不免。能豐約於宴安之時。則釋後三節意也。實安享。蒙引云。伊嚴切音。無公。飲也。安也。喜也。○孟子曰。仁。仁。是生生之理。節人之所以為心者。故曰。人心。義。即仁之隨時制宜出的。乃心所率由之路。○徵。言姚元素。自仁。義。總其所性之理。分言之。雖曰。人心。人路。其實則此活動側

與之乞人不屑也。食音嗣。嗷呼故反。蹴。嗷。嗷。嗷。之貌。行道之人。路中凡人。也。蹴。踐踏也。乞人。丐乞之人也。不屑。不以為屑也。言雖欲食之急。而猶惡無禮。有寧死而不食者。是其羞惡之本。心欲惡。有甚於生。死。者。人皆有之也。萬鍾則不辨禮義。受之萬鍾於我。何加焉。為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與。為。去聲。○萬鍾於我。何加。言於我身。無所增益也。所識窮乏者。得我。謂所知識之

窮乏者。感我之惠也。上言人皆有羞惡之心。此言眾人所以喪之。由此二者。蓋理義之心。雖曰固有。而物欲之蔽。亦人所易昏也。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宮室之美。為之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妻妾之奉。為之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為之。是亦不可以已乎。此之謂矣。其本心。鄉。為。並去聲。為之。之為。並如字。○言。二者。身外之物。其得失。比生死。為甚。

隱之心。行。而且之曰。義耳。原無兩箇。故。總歸于求放心。○大金朱子曰。仁。人心。是就心上言。義。人路。是就事上言。○大金真西山曰。仁。者。心之德也。而孟子直以為人心者。蓋有此心。即有此仁。心。而不仁。即非人矣。孔子曰。仁。者。愛。皆指其功用處而言。此則徑舉全體使人知。心。即仁。仁。即心。而不可以二視之也。程子所謂

上。大金陳新安曰。遺書云。心。譬。如。穀。種。生。之。性。便。是。仁。陽。氣。發。處。乃。情。也。○大金朱子曰。生。之。性。便。是。愛。之。理。○大金黃勉齋曰。心。是。穀。種。心。之。德。是。穀。種。中。生。之。性。也。生。之。性。便。是。理。謂。其。真。此。生。理。而。未。生。也。若。陽。氣。發。動。生。出。萌。芽。後。已。是。情。須。認。得。生。字。不。涉。那。喜。怒。哀。樂。去。○陳。潛。室。曰。人。心。之。與。穀。種。惟。其。有。生。之。性。故。謂。之。仁。而。仁。則。非。格。於。一。者。之。形。也。孟子。只。恐。人。懸。空。去。討。行。故。即。不

○孟子曰。仁。仁。是。生。生。之。理。節。人。之。所。以。為。心。者。故。曰。人。心。義。即。仁。之。隨。時。制。宜。出。的。乃。心。所。率。由。之。路。○徵。言。姚。元。素。自。仁。義。總。其。所。性。之。理。分。言。之。雖。曰。人。心。人。路。其。實。則。此。活。動。側

○孟子曰。仁。仁。是。生。生。之。理。節。人。之。所。以。為。心。者。故。曰。人。心。義。即。仁。之。隨。時。制。宜。出。的。乃。心。所。率。由。之。路。○徵。言。姚。元。素。自。仁。義。總。其。所。性。之。理。分。言。之。雖。曰。人。心。人。路。其。實。則。此。活。動。側

怪人之不知求也

各指手一摺掌圖云

巨指一曰食指二曰中指

四曰無名指五曰小指

不若人

指之微不能若人則知惡

之心為一身之主心不若

人在其屈於物欲之下則

不知惡此之謂不知大小

貴賤之類也指病者不遠

於人心病者及求在是何

徒遠求哉又云不知類

是說不知心之類便重于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其所愛則兼所養也無尺寸之膚不愛

焉則無尺寸之膚不養也所以考其善

不善者豈有他哉於已取之而已矣

於

於

於

於

於

於

於

於

於

於

於

於

於

於

於

於

於

於

於

於

於

於

於

於

於

於

於

於

於

於

於

於

於

於

於

於

於

於

於

於

使專養

此言若

也則口腹豈適為尺寸之膚哉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云分稱獨尊為貴其後使為賤權無不統為大各司一官為小直解云心志終極乎眾體是貴而大者也口腹聽命於心是賤而小者也既有小大則大者在所當重不可以小而害大矣既稱貴賤則貴者在所當尊不可以賤而害貴矣今有場師一蒙司云栝櫨即栝梓也故集註云云又曰栝櫨一木名栝棘小束束一物也詩凱風篇凱風自南吹彼棘心傳曰棘小木叢生多刺難長故曰非美材也正義曰說文云栝櫨山楸又云楸梓也栝棘小酸棗也集註治場圃詩爾風七月篇云九月築場圃云傳春夏為圃秋冬為場鄭玄箋云場圃同地自物生之時耕治之以種菜蔬至物盡成熟築堅以為場圃正義曰地官載師云場圃在園地注云園樹果林之屬季秋於中為場築圃謂之園然則園者

口腹而能不為失其大體則口腹之養軀命所關不但為尺寸之膚而已但養小之人無不為失其大者故口腹雖所當養而終不可以小害大賤害貴也○公都子問曰鈞是人也或為大人或為小人何也孟子曰從其大體為大人從其小體為小人鈞同也從隨也耳自之類也曰鈞是人也或從其大體或從其小體何也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

外畔藩籬之名其內之地種樹果則謂之圃踐踐禾稼則謂之場云○朱傳云場圃同地物生之時則耕治以為圃而種菜蔬物成之際則築堅之以為場而納禾稼養其指講本云指喻口腹背喻心非以肩背為大體也狼疾人疾急也非謂病也很多疑惟恐害身故善顧疾走則不能回顧人至不見終至矣身故以為失背背之喻○然畢云一指喻體之小者遺也肩背喻體之大○千百年限云栝櫨是就物上此養不失天狼疾是就身上此養不失天○揚明云狼善顧疾走而不能言味所養之重輕是無善顧之明猶有狼之疾的人飲食之人○然畢解云猶言豕豕之鬻聲色貨利之徒求安飽者也○微言徐徵曰飲食之人不於口腹之欲口是不去照當自家之本性雖生天地間只養得

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天之所與我者先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此為大人而已矣官之為言司也耳司聽目司視各有所職而不能思是以蔽於外物既不能思而蔽於外物則亦一物而已又以外物交於此物其引之而去不難矣心則能思而以思為職凡事物之來心得其職則得其理而物不能蔽失其職則不得其理而物來蔽

管子曰腹而已。猶非子所云
風波之民無有失也。通
義金仁山曰飲食以養口
腹養小而失天則為小人
而人賤之飲食而無失其
大則所養以禮所養以義
是即所以養志也。豈但
養口腹而已。○存疑云首
四節是說養體者當知所
擇末二節是反覆說養小
者之必有失益以見養體
者當知所擇。右第十四章
章圖通義朱氏曰此章明
養身之道當明貴賤大小
之殊。○公都子曰。圖解
云。兩為作謂字者大人指
聖賢小人指愚不肖。○脈云大體做主而小體隨而運用
則其人為小耳。目心志且勿露。從與養不同。養以用。言從以成。言。○大全陳新安曰心能為身
之主使耳目從心之令者大人也心不能為身之主反聽命於耳目而從其欲者小人也。○曰鈞是

乏此三者皆天之所以與我者而心
為大若能能以止之則事無不思而
耳目之欲不能奪之矣此所以為大
人也。然此天之此。舊本多作比。而趙
註亦以比左釋之。今本既多作此。而
註亦作此。乃未。龍孰是。但作比字於
義為短。故且從今本云。○范浚心箴
曰茫茫堪輿俯仰無垠人於其間敢
然有身是身之微太倉稊米參為三
才曰惟心爾往古來今孰無此心心
為形役乃獸乃禽惟口耳目手足動
靜投間抵隙為厥心病心之微衆
欲攻之其與存者嗚呼幾希君子存
誠克念克敬天君泰然百體從令

脈云前論是人意其成就同後論是人意其趨同。○又云蔽於物物字指聲色又以聲色之物交
於耳目之物則此心便為他引去蔽與引不同亦無其弊後盡為好聲亂色所蔽便從他去矣有
說前是引而後聽則耳目而後視勿作引心者。○大全朱子曰物交物上物字指外物下物字指耳
目耳目謂之物者以其不
能思心能思所以為大體
集註趙註按此所謂趨非
趙岐別有趙范浚通義
金氏曰浚字茂明發小關
溪人號香溪先生。○大
明一統志四十二云范浚
溪人紹興間舉賢良不起
篤志求道學者稱為香溪
先生云。堪輿文選揚雄
泉賦云屬堪輿以壁壘
注堪輿天地總名。○通
義具氏程曰堪輿天地
總名說文堪天道輿地道
○蒙引云堪者對輿而
當是此意且輿之類也。但

○孟子曰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義忠
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
爵也。樂音洛。○天爵者德
義可尊自然之貴也。古之人脩其
天爵而人爵從之。脩其天爵以為吾分
從之蓋不待求。今之人脩其天爵以
要人爵既得人爵而棄其天爵則惑之
甚者也終亦必亡而已矣。要音邀。○安
求也脩天爵

不知出於何事其○以爲焉
天道不知的是何心謂於
物無不覆也與者易大傳
地爲與○丁說也任也只
是謂任載之與指人在地
之上而言在地之上則在
天之下矣亦一理也心爲
形役兩端明歸去來辭云
既自以心爲形役有第十
五章章圖朱氏云此章明
心爲一身主宰而道加五
之之也

○孟子曰有上講述云天
爵非謂大與之爵只是自
然可貴○燃犀云愛而公
曰仁利而宜曰義感信即
仁義定有諸已也不自欺
曰忠不欺人曰信○通義仁山金氏曰孟子嘗言仁義禮智而此獨言仁
義忠信蓋仁已該禮義已該智○蒙引云仁義兼舉體用道理已盡忠信則仁義之發於心而
見於事者無一之不實樂會不權則仁義之實者無一息之間斷謂之天爵者非人得而貴哉

也○古之人脩○圖解云古之人三代盛時○揚明云修有而存者然意○微言徐若泉曰從字全不
實力因此大爵而自然得之若形動而影從也○大全張南軒曰古之人修其天爵而已非有所
爲而爲之入爵從之者言其理則然也○今之人脩○揚明云今人戰國時人要是在心以求○通
義許白雲曰天爵人所皆
有人爵各有命分有德則
足以長民故人脩其天爵
則人爵自然至不可求也
若存心求人爵便曰務外
而失其本心之爵矣

○孟子曰欲○文林貫言
云此貴字就入爵言○蒙
引云貴之一字以所崇重
而得者也但所崇重者皆
謂之貴如祿爵固在所崇
重如仁義尤在所崇重也
故曰人人有貴於己者

以要人爵其心固已惑矣得人爵而
棄天爵則其惑又甚焉終必光其所
得之人爵○孟子曰欲貴者人之同
而亡之也

心也人人有貴於己者弗思耳貴於己者謂天
也人之所貴者非良貴也趙孟之所
貴趙孟能賤之人之所貴謂人以爵位
加之而後貴也良者本
然之善也趙孟晉卿也能以爵祿與
人而使之貴則亦能奪之而使之賤
矣若良貴則人
安得而賤之哉詩曰既醉以酒既飽

以德言飽乎仁義也所以不願人之膏
梁之味也聞廣輿施於身所以不願
人之文繡也聞去聲○詩大雅既醉之
肉梁美穀今善也聞亦譽也文繡衣
之美者也仁義充足而聞譽彰著皆
所謂良貴也○尹氏曰○孟子曰仁
言在我者重則外物輕○孟子曰仁

以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也不想則謂

以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也不想則謂

豚云欲置其心欲置其身于尊榮不置人爵說此欲乃人心之真欲故同心云趙孟之所云大全新安倪氏曰晉趙氏世呼趙孟如智氏世呼智伯晉為盟主趙氏世卿故當附謂趙孟能賤貴人詩云既醉既醉以酒既飽以德君子萬年介爾景福傳曰賦也德恩惠也君子謂王也爾亦指王也云愚按詩德字本指恩惠蓋主人之德也今日飽乎仁義所以不願人之膏粱之味也則是在我之德也非指出於主人者也斯亦斷章取義云○大全陳氏曰兩不願字即中庸不願乎其外之意充足乎仁義之良貴則自無所慕乎不爵之貴矣

之亦不勝火此又與於不仁之甚者也

與猶助也仁之能勝不仁必然之理也但為之不力則無以勝不仁而人遂以為真不能勝是我之所為有以深助於不仁者也

亦終必亡而已矣言此仁之心亦且自怠於為仁終必先與其所為而亡之

○趙氏曰言為仁不至而不反諸已也

○孟子曰五穀者種之美者也苟為不熟不如莠稗夫

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黃音蹄稗蒲蕒反夫音扶○黃

等

○孟子曰仁○蒙引云仁不仁以人言非以事言○孟子此為當時之君言蓋王以能行小惠而誦其民之不加多於隣國是正所謂不德則謂之不仁勝火者也○辨牛春字曰仁屬天理天

理邊更清冷便如水不仁屬物欲物欲邊便熱便如火○圖解云併林本之仁無復存者○講述云勿作亡國者只是正其所為之仁也○

大全陳新安曰深味亦終必亡而已矣竊以為此章恐為戰國之諸侯言是以時暫一念一事之仁欲勝彼之殘暴甚不仁不惟不能勝遂使人謂仁不能勝不仁豈非反助其虐亦終必滅亡而已矣如此解則與天爵人爵意效亦已而巳矣解為終必非所得人爵而失之者相協也○

○林希元曰此章朱子小註及張南軒俱作兩人說惟陳氏謂恐為戰國諸侯說

必志於穀學者亦必志於穀

穀古侯反○尹氏曰日新○孟子曰羿之教人射而小已則熟

○必志於穀學者亦必志於穀

者也志猶期也穀古侯反○大匠誨而後發射之法也學謂學射

人必以規矩學者亦必以規矩師也規

矩師也規

是也。但以終必亡為戒。此
似宋氏曰。此章勉人務
通義宋氏曰。此章勉人務
仁而致微戒之辭。以行
道言。

○孟子曰五。群書拾
十云五穀。禾。麻。粟。麥。豆。
云黍。稷。麻。麥。豆。○困學紀
聞云。子路求熟之五穀。管
仲已熟之。漢。神。楊。墨。孟。谷
之。蟻。騰。他道。大金。潛
室。陳氏曰。他道。如。百。士。衆
技。百家。諸。子。皆。是。日。新。而
不。上。大。全。輔。氏。曰。日。新。自
進。也。心。已。無。間。斷。也。必。且
進。於。一。日。而。又。無。間。斷。然
後。純。熟。夫。仁。在。身。一。九。章。圖。朱。鄒。陽。曰。離。婁。章
○孟子曰。井。一。通。義。仁。山。金。氏。曰。弓。不。滿。則。射。不。能。及。遠。故。教。之。學。之。者。功。力。欲。其。到。也。其。言。不。盡
期。也。袁。了。凡。曰。志。此。心。專。一。是。之。謂。德。期。學。未。盡。天。匠。論。人。一。千。百。年。眼。為。此。瞻。曰。此。章。正。意。不。盡

矩。匠。之。法。也。○此。章。言。事。必。有。法。然
後。可。成。師。舍。是。則。無。以。教。弟。子。舍。是
則。無。以。學。曲。藝。且。然。况。聖。人。之。道。乎。

告子章句下 凡十一

任人有問屋廬子曰。禮與食孰重。曰。禮

重。任。平。聲。○任。國。名。屋。廬。色。與。禮。孰。重。

任。人。復。曰。禮。重。曰。以。禮。食。則。飢。而。死。

不以禮食則得食。必以禮乎。親迎則不

說破大約。則數章論。論性論心。而以此。德之當足。教人未仁。子心性。有兩說相近。○大金陳新安
曰。一節兩學。名。字。謂。學。射。者。謂。學。正。者。○通。義。金。仁。山。曰。然。無。法。則。不。能。成。器。故。教。人。學。之。者。
法。度。欲。其。正。也。志。欲。到。滿。做。必。有。法。○大。全。胡。雲。峯。曰。此。章。與。離。婁。章。同。且。相。似。彼。謂。治。天。下。不。可
無。法。此。謂。師。之。教。弟。子。之
學。皆。不。可。無。法。在。老。子
章。圖。朱。鄒。陽。曰。離。婁。章
為。為。者。言。此。章。為。學。者
言。又。兼。言。施。受。教。之。道。

得妻不親迎則得妻必親迎乎。屋

廬子不能對。明日之鄉以告孟子。孟子

曰。於答是也。何有。不揣其

本而齊其末。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

揣。初。委。反。○本。謂。下。末。謂。上。方。寸。之

木。至。甲。喻。食。色。岑。樓。樓。之。高。銳。似。山

者。至。高。喻。禮。若。不。取。其。下。之。平。而。升

寸。木。於。岑。樓。之。上。則。寸。木。反。高。岑。樓

及。甲。金。重。於。羽。者。豈。謂。一。鈞。金。與。一

告子章句下 凡十六
章。通。考。勿。解。熊。氏。曰。一。章
言。色。輕。而。禮。重。一。章。考。射
二。章。事。親。四。章。義。利。之。辨
五。章。辭。受。六。章。十。四。章。出
處。七。章。主。謂。君。臣。八。章。及
下。章。皆。言。戰。國。言。強。弱。之。禍
十。章。由。制。十。一。章。十。三。章
為。政。十。二。章。上。言。信。十。五。章
處。貧。賤。十。六。章。言。教。法。○人
有。問。一。年。春。字。實。言。自。前

篇從性善上辨仁義此篇開章復辨禮禮之仁義之節文也從處變處較其輕重便見禮為人心固有而不失其味者是所性之善也與荀子性惡禮偽之旨正相反○蒙引云任人有問屋廬乎其曰有者任國之人多記者不得其姓名故云任人有問於其者○圖解云此禮是食中之禮禮所以節節乎食便不貪饕故禮重禮在國名大全趙氏曰任薛同姓之國在齊楚之間○通義仁山金氏曰其地今濟州任城縣至今饒慶府鄒縣一百八十里屋廬字名人物考曰屋廬字名連當有畫畫耳聃之法後學於孟平通志氏屋廬盧氏曾賢人○名與禮孰○圖解云此禮是色中之禮禮所以別男女之分不至淫亂故禮重○以禮食則一燃庫云以禮食如不食饕來嗜嗜之類是也不以禮食不拘禮之當否得

與羽之謂哉小故輕喻禮有輕於食色者羽本輕而一與多故重喻食色有重於禮者取食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趨食重取色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趨色重與帝同古字通用施智反○禮食親迎禮之輕者也飢而死以滅其性不得妻而廢人倫食色之重者也奚趨猶言何但言其相去懸絕不但有輕重之差徒應之曰紛紛之臂而奪之食而已

食即是全在親迎則不圖解云親迎謂六禮成而後成婦○大全朱子曰不親迎則得妻如若有國有君若則殺禮而多昏周禮荒政十二條中亦有此法蓋貧窮不能備親迎之禮未許如此○揚明云是指禮食親迎之問不揣其本講述云不揣一節蒙引存疑皆云只是意提言其不可偏較然等語似正一反上節是據任人之說喻之言偏較則欲重於理下節是反任人之說而喻之言理欲當論本分豈偏較之謂哉取食一節乃明折偏較之失理欲不得其平之甚矣○脉云不揣一節只一意提言其不可偏較但上節擬任人之說而喻之言偏較則欲重於禮下節反任人之說而喻之言禮本重於食色非一偏較也○趙岐曰岑樓山之銳嶺者○正義云釋云山小而高者曰岑是知岑樓即為銳

則得食不給則不得食則將紵之乎踰東家牆而撓其處子則得妻不撓則不得妻則將撓之乎紵音軫撓音婁○紵女也此二者禮與食色皆其重者而以之相較則禮為尤重也○此章言義理事物其輕重固有大分然於其中又各自有輕重之別聖賢於此錯綜斟酌毫髮不差固不肯枉尺而直尋亦未嘗膠柱而調瑟所以斷之一視於理之當然而已矣○曹交問曰人皆可以

嶺之舉也曰樓者蓋重屋

曰樓亦取其重高之意也

金重於羽○燃犀云金質

重喻禮羽質輕喻食也○

蒙引云此金字五金之總

名想帶鉤有以白金為者

有以黃金為者又有以赤

金為者亦金銅也今人多

用銅○存疑云不揣其本

以言單言金重於羽以輕

重言皆起下文取食之重

與禮之輕者一條意○**取食**

之重○引躍云此節即上

二節意但上在喻上說此

則直指任人說○正所謂

升寸木於岑樓而等鉤金

於輿羽者也○燃犀解云色重其不聚廢倫禮輕指親迎

任人○燃犀云乎字有聲死而不可移九齊以食食踰越也東家鄰家也○揚明云虞子室女未嫁

者○大全許東陽曰敬兄禮也雖無食而推死必不可奪兄之食而違敬兄之禮○婚娶禮也雖至於

絕嗣必不可獲人處子而違婚娶之禮任人蓋異端之徒襲廢禮法而譏侮之者故孟子止就其所

言食色二者使之自權其輕重而自思之蓋不屑之教誨也

註義理事物其輕重固有人分者蓋義理指禮而言事物指食色而言以義理對事物則義

理重而事物輕此其大分

然也然於其中又各有輕

重之別者謂著之中重

者之為義理又有輕有

重如禮食親迎其輕也終

臂踰牆其重也輕者之為

事物亦自有輕有重如尋

常食色不關利害著其輕

也飢而不得其重也

○通義金仁山曰大傳本

義曰錯綜古語也錯者交

而互之一左一右之謂也

綜者總而整之低一昂

為堯舜有諸孟子曰然趙氏曰曹父曹

可以為堯舜疑古語交聞文王十尺

湯九尺今交九尺四寸以長句食粟而

已如何則可曹交問也食粟而曰奚有

於是亦為之而已矣有人於此力不能

勝一匹雞則為無力人矣今日舉百鈞

則為有力人矣然則舉鳥獲之任是亦

弗為耳勝平聲○四字本作鳴鳴也從

獲之有力人徐行後長者謂之弟

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夫徐行者豈人

所不能哉所不為也堯舜之道孝弟而

已矣後去聲長上聲先去聲夫音扶○

陳氏曰孝弟者人之良知良能自

然之性也堯舜人倫之至亦率是性

而已豈能加毫末於是哉楊氏曰堯

而巳豈能加毫末於是哉楊氏曰堯

而巳豈能加毫末於是哉楊氏曰堯

而巳豈能加毫末於是哉楊氏曰堯

而巳豈能加毫末於是哉楊氏曰堯

而巳豈能加毫末於是哉楊氏曰堯

之親睦九族平章百姓舜之警服庶豫而天下定此孝弟也○千百年服云弟不弟以心言即此退然歉然之心便是和順之心故曰弟及是日不弟○大全陳新安曰徐行九易能故先只言徐行之弟而後絕以孝弟言受有餘師非謂人師也如先儒所謂學者當以己心為嚴師之意集

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言舜猶小弁之怨不為不孝也○趙氏曰生之膝上一體而分喘息呼吸氣通於親當親而疏怨慕號天是以小弁之怨未足為怨也○宋輕將之楚孟子遇於石丘輕口莖反○宋姓曰先生將何之趙氏曰學士年長曰吾聞秦楚構兵我將見楚王說而罷之楚王不悅我將見秦王說而罷之二王我

言行者以其禮法衣冠言動理故及之也淺因處離聖大全輔氏曰此指其以身之長短與湯又較也人皆所以為堯舜謂是歟如此兩節大全陳新安曰此一節皆以徐行疾行此一節皆以表服言行皆是執其病之切處箴教之曰交得見

見其求道之不篤也○脉云曹父曹君之弟故說得見鄰君有執貴意假館之有求安意曰大道若文林曹直云道即堯舜孝弟之道說大路自眾人共知共由說○虛齋云天道若大路然所該亦自廣則所謂飯而求之有餘師者亦豈止孝弟哉○貫月云歸是歸家○蒙引云歸而求或以為反而求之非也歸字是對留受業於鄒說故註云不必留此而受業也

將有所遇焉說音稅○時宋輕方欲見王也遇合也按莊子書有宋鈞者禁攻寢兵救世之戰上說下教強聒不舍疏云齊宣王時人以事考之疑即此人也曰軻也請無問其詳願聞其指說之將何如曰我將言其不利也曰先生之志則大矣先生之號則不可徐氏曰能於戰國擾攘之中而以罷兵息民為說其志可謂大矣然以先生以利說秦楚

自書曰...

○揚明云之字指孝念言

○脈云歸而求即反求意
只還而自體驗于良心真
地處如親便覺欲便
當去盡發遇長便覺欲敬
便當去盡敬一默良心便
是師也觸處是師是有餘

○蒙引云
謂若歸而求之事親敬長
之間是專以孝弟而言而又
曰性分之內萬理皆備謂
之萬理兄弟之理在其中

孔子餘學而益不有
通義程復心曰大能思益
子不處受業之故而得其
說則是教誨之也○告子

下篇孟子曰教亦多術矣予不有之教誨也者是亦教誨之而已矣右第二首圖通義朱氏曰此
意因入施故求其盡之失

之王秦楚之王悅於利以罷三軍之師
是二軍之士樂寵而悅於利也為人臣
者懷利以事其君為人子者懷利以事
其父為人弟者懷利以事其兄是君臣
父子兄弟終去仁義懷利以相接然而
不亡者未之有也樂日浴下同先生以仁義
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仁義而罷

日然曰字是丑迷高子之言非丑身言也有人於此一蒙引云有人於此越人關弓而射一此之字
正指有人於此之人也○燃犀云越人越國之人甚言其疎闊與蠻向持弓發矢也○文林貫目云談
是言談笑是和笑道是勸解意疏自情上言○燃犀云淚下目淚啼哭曰泣○甲第云涕鼻涕泣哭一

泣○文林貫目云涕泣而
道是解勸之激切意○蒙
引云無他戚之也故涕也
而道之不使其妄殺久而
惟于罪也

○大全陳新安曰小弁之
事人倫之大變示社傾覆
般焉如之何勿怨是其怨
乃所以見親親之心蓋譬
愛親之心仁之發見者也

○百凱風何上脈云丑非疑
凱風只舉子以例小弁意不
當怨耳

○蒙引云七子之母過

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寵而悅於仁
義也為人臣者懷仁義以事其君為人
子者懷仁義以事其父為人弟者懷仁
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懷
仁義以相接也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
何必曰利王去聲○此音言休兵息民
殊而其效有興亡之異學
者所當深察而明辨之也○孟子居

在身家宜曰之父過係宗社七子之母所失者不自制其一已情慾之私而宜日之父所失者三綱淪九法散而四海覆矣此其過小大可見○通義仁山金氏曰七子之母不安其室而欲再嫁固為失節然禮律有繼父之服又所關止於一家故曰過小若水非則天子廢嫡立庶國統所係不惟大子之生死不可保而國家之存滅亦不可知故曰過大○甲第云磯是水中激石水喻子石喻母親之過小而遠怒猶石激水水遠怒○揚明云磯字是借言非喻也言子微激於親而怒即水微激於磯而遠怒○蒙引云磯水激石也不可磯言微激之而遠怒也問激者水激之也怒者水乎石乎曰非在乃水怒也水激石謂水所見激之石也實石激水而致怒也○直解云若使親之過小而我憤然有所追于中遂即

鄒季任為任處守以幣交受之而不報處於平陸儲子為相以幣交受之而不報

報任平聲相去聲下同○趙子曰季任之居守其國也儲子齊相也不報者來見則當報之但以幣交則不必報也

他日由鄒之任見季子由平陸之齊不見儲子屋廬子喜曰連得間矣

子知孟子之處於此必有義理故喜得其間隙而問之問曰夫子

之任見季子之齊不見儲子為其為相與為其之為去聲下同與平聲○言儲子但為齊相不若季子攝守君位故輕之曰非也書曰享多儀儀不及物

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

禮也物幣也役用也言雖享而禮意不及其幣則是不享矣以其不用志于享為其不成享也

子悅或問之屋廬子曰季子不得之鄒

新安曰此由子生之怨而推其未生以前深味之愛

抵觸吐纏之以怨就如以石激水水不能容乎有微激而遠怒其不可磯甚矣然怨亦何怨焉以此觀之愈疏是有忘親之心忘親不可謂之孝也此小弁所以怨也○不可磯是無順親之心不能順親亦不可謂之孝也此凱風所以不怨也○千真眼云不可猶云不容水微激于石而遠怒水比石此母水不能容石猶子不能容母也愈疏則有意親之心固是不孝不可磯則有怨親之心亦是不孝○存疑云不可磯謂水不可容石磯也

哀了凡曰磯音機說又作石激飛趙岐因之朱子作水激石恨也

燧犀云燧五十時親已底豫有慕無怨矣此舉舜之慕來說見小弁之怨亦從慕生也此所以為仁人孝

生之膝下

新安曰此由子生之怨而推其未生以前深味之愛

子悅或問之屋廬子曰季子不得之鄒

屋廬

親之心油然而生矣

章圖米氏曰此章明小
亦有親親之心而見孔子
取之之故

宋經將之人物備考

二十四云宋經一名鉞
墨子之風而悅之云○千
百年眼云不期而會曰遇

曰先生將一燃犀經亦時
皆故稱先生何之也○大
金蔡氏曰宋經在當時想
亦是年德之高也故孟子

以先生呼之○禮記曲禮
註曰氏曰先生者父兄之
稱有德齒可為人師者猶

父兄也故亦稱先生曰吾
聞秦一燃犀云構結也○韻會
音韻論切切說文說釋也曰
談說廣韻音也釋名說者述也
宜

迷人意也○蓋韻論切切說
即悅意也○按莊子書見莊子
天下篇曰朝也請無問其中之
詳備

儲子得之平陸徐氏曰季子為君居守

則以幣交而禮意已備儲子為齊相
可以至齊之境內而不來見則雖以
幣交而禮意不及其物也○淳于髡曰先名實者

為人也後名實者自為也夫子在三卿

之中名實未加於上下而去之仁者固

如此乎先後為去聲○名聲譽也實事

是有志於救民者也以名實為後而
不為者是欲獨善其身者也名實未

加於上下言上未如此正孟子曰居下
其君下未能濟其民也

位不以賢事不肖者伯夷也五就湯五

就桀者伊尹也不惡汙君不辭小官者

柳下惠也三子者不同道其趨一也一

者何也曰仁也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

同惡趨並去聲○仁者無私心而合天

理之謂也楊氏曰伊尹之就湯以三聘

之勤也其就桀也湯進之也湯豈有

伐桀之意哉其進伊尹以事之也欲

願聞其指說之指何如對曰我將言王國構兵之不利也曰先生當好戰之時而以能兵息武為說其

志則誠大在天下矣先生不利之名號則于天下為不可○蒙引云此其字指秦楚之王及三軍之

士非指說者也○文林貫百云其字指說秦楚之言語是細故指楚人○圖解云號是不利之

名號○蒙引云三軍之師切煩也亂也又云擾
汝兩切擾也○先生以利
厭云先生以利說是以罷
兵之利說也師即士也
勿分將帥卒徒懷利以事
是懷個利心以事有所為
而為之非把利去事也懷
字極重者拳拳於此而不
失之意○蒙引云三軍
之師就在大說言其將
也三軍之士就在下人說
言三軍中人也下文為人
臣者為天子者為人弟者
三軍之士○燃犀云師衆
也兼將帥卒徒在在以仁

○脈云先生以仁義說秦楚之王語決非非禮過制非義不是沒說

章圖朱氏曰此音教戒游說之人當先義而後利

○孟子居鄉蒙引云孟子居鄉處於平陸居處

字少在別居意常處尊尊蓋鄉是父母之國平陸其所寓也○又云季任為在

處守處對出而言蓋君出而為君生位者不出故曰

拜也○又云報者不往答拜也○脈云日居鄉日處

守日平陸日為相此是記

○齊案季任在君

○脈云路史云任伯陶本已姓今濟陽之任城是季任乃任君之弟也

其悔過遷善而已伊尹既就湯則以

湯之心為心矣及其終也人歸之天

命之不得已而伐之耳若湯初求伊

尹即有伐桀之心而伊尹遂相之以

伐桀是以取天下為心豈聖人之心哉曰魯繆

公之時公儀子為政子柳子思為臣魯

之削也茲甚若是乎賢者之無益於國

也公儀子名休為魯相子柳淮柳也削

地見侵奪也髡譏孟子雖不去亦未

必能有曰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穆

為也

公用之而霸不用賢則下削何可得與

與平聲○百里奚事見前篇曰昔者王豹處於淇

而河西善謳縣駒處於高唐而齊右善

歌華周札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變國俗

有諸內必形諸外為其事而無其功者

髮未嘗觀之也是故無賢者也有則髮

必識之華去聲○王豹衛人善謳淇水

縣駒齊人善歌高唐齊西邑

特設此難以探義理所在耳○千百年限云由平陸之齊密爾之地反不見儲子母乃以儲子徒為

齊相不足以敵任君之介於與此屋廬子特設此論以探禮義所在耳○曰非也書脈云非也指非

輕為相說儀是禮意即志也物是禮文享禮須志與物兼至有物無志是不用志于享○蒙引云不

復志于享言物雖備而誠不至也為其不成○圖解云孟子自言已不答儲子

正為其不成享非為其為相也○燃犀云為不成個

禮也就儲子身上說非釋重詞○袁了凡刪正云為

其不成享正答其為相之問謂吾所以不見儲子者

非為其為相也為其不成享也若不享之故書已釋

矣何勞孟子更釋耶○講述云一說謂不見儲子為其不成享也以此為其

字應士為其為相似亦有理註已解釋書還依常說

○大全陳新安曰幣物有餘而禮儀不足是有慢上之心謂其所貪在物雖禮意不足無妨乃是雖有享之名而不成享之禮也屋廬子悅上燃犀云屋廬子有味其指而心悅或問不成享之說屋廬子曰鄉任異國也季任處守不得之鄉幣交足矣若儲子為齊相得之平陸之邑豈可以一幣為成享哉○甲第云或疑以幣交有成享與不成享之異屋廬子解之曰云○蒙引云屋廬子悅已得孟子之意矣或問之雖聞其言未得其意也故問之猶曾子曰唯門人問曰何謂也○說其由鄉之在見季子由平陸之齊不見儲子之故

有第五○章圖通義朱氏曰此章即聖賢交際而見處物之義○淳于髡曰蒙引云各實二字與做一類者不必謂名者實之實實者名之主○又云為人似可華周杞梁二人皆齊臣戰死於其其妻哭之哀國俗化之皆善哭髡以此譏孟子子仕齊無功未足為賢也曰孔子為魯司寇不用從而祭膳肉不至不稅冕而行不知者以為為肉也其知者以為為無禮也乃孔子則欲以微罪行不欲為苟去君子之所為眾人固不識也稅音脫為肉○按史記孔子為魯司寇攝行相事齊人聞而懼於是女樂遺魯君

兼正君救民而朱子於此獨言救民大抵必正君而後能救民也○文林貫自云先是以此為急的意思為人是正君救民後是緩而不為意自為是獨善其身也○蒙引云夫三在鄉之中大國三卿是時齊雖稱號稱王卿猶仍舊按周禮天子六卿○燃犀云上指君下指民末加無益也去之空去也仁者直指為人之仁說字指名實末加集註名聲舉也

季桓子與魯君往觀之怠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膳于大夫則吾猶可以止桓子卒受齊女樂郊又不致膳俎于大夫孔子遂行孟子言以為為肉者固不足道以為為無禮則亦未為深知孔子者蓋聖人於父母之國不欲顯其君相之失又不欲為無故而苟去故不以女樂去而以膳肉行其見幾明決而用意忠厚固非眾人所能識也然則孟子之所為豈髡之所能識哉○尹氏曰淳于髡未嘗知仁亦未嘗識賢也宜○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乎其言若是

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乎其言若是

小官矣○又云伯夷當紂之時居北海之濱以待天下之清故云此伯夷之無私心而今天理也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伯夷何心哉理亦自然也○不惡活君不辭小官都柳下惠也何以見其仁惠嘗曰爾為爾我為我爾焉能說我哉又孟子曰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惠之制行如此心豈有私哉理豈有私哉亦可見其仁也○五就湯五就桀者伊尹也尹何以見其仁尹之始就湯也聘而來欲以斯道覺斯民也及湯進之於桀又欲以所以事湯者事桀也至於數往返而桀不可化序相湯奉天命以伐桀而救民豈為利哉是其心亦公而於理無違矣○衍明云是二子者一以清為道是後名實者也一以在為道先名實者也道不同心之所趨一也亦非所論也○脈云道指其去就之迹趨指其去就之心

集註無私心而一存疑云無私心以心言念天理以事言楊氏曰伊尹大全胡密齋曰集註於子之中引楊氏說獨詳於伊尹者如夷惠不履就下履去其迹甚易明惟伊尹有去又有就其心未易識故詳之○百曾繆公一蒙引云為政者相國之任為臣則凡布列庶位者皆是○謹述云若入其疆土地蕪蕪遺老失賢培克在位則有讓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是故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五霸者樓諸侯以伐諸侯者也故曰五霸者二王之罪人也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趙氏曰五霸秦穆宋襄楚莊也三王夏禹商湯周文武也丁氏曰夏昆吾商大彭豳韋周齊桓晉文謂之五霸天子適諸侯曰巡狩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入其疆土地辟田野治養老尊賢後傑在位則有慶慶以地

心集註無私心而一存疑云無私心以心言念天理以事言楊氏曰伊尹大全胡密齋曰集註於子之中引楊氏說獨詳於伊尹者如夷惠不履就下履去其迹甚易明惟伊尹有去又有就其心未易識故詳之○百曾繆公一蒙引云為政者相國之任為臣則凡布列庶位者皆是○謹述云若入其疆土地蕪蕪遺老失賢培克在位則有讓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是故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五霸者樓諸侯以伐諸侯者也故曰五霸者二王之罪人也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趙氏曰五霸秦穆宋襄楚莊也三王夏禹商湯周文武也丁氏曰夏昆吾商大彭豳韋周齊桓晉文謂之五霸天子適諸侯曰巡狩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入其疆土地辟田野治養老尊賢後傑在位則有慶慶以地

集註無私心而一存疑云無私心以心言念天理以事言楊氏曰伊尹大全胡密齋曰集註於子之中引楊氏說獨詳於伊尹者如夷惠不履就下履去其迹甚易明惟伊尹有去又有就其心未易識故詳之○百曾繆公一蒙引云為政者相國之任為臣則凡布列庶位者皆是○謹述云若入其疆土地蕪蕪遺老失賢培克在位則有讓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是故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五霸者樓諸侯以伐諸侯者也故曰五霸者二王之罪人也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趙氏曰五霸秦穆宋襄楚莊也三王夏禹商湯周文武也丁氏曰夏昆吾商大彭豳韋周齊桓晉文謂之五霸天子適諸侯曰巡狩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入其疆土地辟田野治養老尊賢後傑在位則有慶慶以地

者一句一類事者已之所為功者人之所歸謂功名也○大全曰謳聲有曲折也歌長言也集註王
 豹衛人人物備考二十四王豹衛人張衡傳至豹以清謳流聲○三輔次錄曰王豹出自單門
 淇水名文林貫且云淇是水名即河西之地○大明一統志云淇水在今衛輝府淇縣縣屬齊人
 物考云係駒齊人高唐齊西一高唐齊西邑據齊莊公元年晉伐齊至高唐是也○在西也華周杞
 殖華○還音從載甲夜入明日先遇晉子重賂之使無死計請有盟華周對曰食其葉命
 亦君所惡也晉而受命日未中而棄之何以事君晉子親鼓而伐之獲杞梁首人行成齊侯歸遇杞
 梁之妻於郊梁戰死妻哭甚哀使免之辭曰殖之有罪何辱命焉若免於罪猶有先人之故虛在下
 妾不得與郊野齊侯使用者其室○大全曰劉向說死齊莊公政官杞梁與首戰梁遂闕殺二十七八
 而死妻聞而哭城為之陷而隅為之崩其妻哭之一通義曰程曰按左傳禮記皆無華周妻哭之
 事不過帶說華周德前篇稱禹稷過門不入耳○群談採餘七云齊大夫杞梁戰死於莒杞梁妻孟
 姜無字乃枕其夫之屍于城下而哭過者皆為流涕十日而城為之崩既葬曰吾何歸矣既無所歸
 以立吾節吾豈能更二心哉遂赴淄水而死○瑯琊代辭十七詳載杞梁妻之事○日錄焦漪園曰
 變國俗者國人化之皆為夫婦之義無分於死生也晦菴子云國俗化之皆善哭豈國人之夫皆死
 耶○曰孔子為上通義曰程曰膳音燔按註中字皆從肉或從火誤○蒙引云不脫冕而行言急也
 蓋冕非行旅服也○燃犀云稅與脫同見祭服之冠○大全輔慶源曰觀孟子引孔子之事以答淳
 于髡則孟子之去齊亦必有所為而不欲言之者矣集註見幾明決一蒙引云見幾明決自相子受
 女樂時已決於去矣用意忠厚則且遲遲托以膳肉不至去也右第六章章圖朱氏曰此章即出處
 去就而見仁賢之心仁以事言

○孟子曰五刑○脈云三罪各以功字形起自王道衰伯圖盛故談五霸則以為功之首以三王律以
 則為罪人談今日諸侯則誇富強以為盛以王霸臨之又為有罪談今日大夫侈功利之謀而為患
 以諸侯臨之又為有罪罪字且空說只言其為某之罪人其所以得罪處見下○燃犀云今之諸侯
 秦楚齊燕趙韓魏諸君也○之大夫七國諸臣也集註五霸齊桓○桓公文公已見前秦穆名任
 好成公之策宋襄名茲甫桓公子楚莊名侶穆王子○通義仁山金氏曰齊桓如霸中國尊周至攘
 夷狄晉文自宋襄公伯為楚所陵晉文公却楚尊王遂霸中國秦穆本霸西戎能成晉文之霸諸夏
 亦尊之宋襄繼齊桓之業以圖東略而南襲於楚楚莊世與中國爭霸至楚莊為最賢丁氏曰夏
 丁氏名公著唐蘇州人○萬姓統譜云丁公著字平子蘇州人舉明經授校書郎○通義金氏曰
 夏昆吾史記陸終之長子曰昆吾昆吾氏夏之時嘗為侯伯桀之時湯滅之虞虢曰名樊為已姓
 封昆吾即衛地商太彭史記陸終第三子曰彭祖彭祖氏殷之時嘗為侯伯虞虢曰名虢為彭姓封
 為太彭即彭成是也系韋堯後在商為侯伯周封堯後為唐以夏系韋之後其後又封於杜又曰趙
 氏說與邵康節同丁氏說本杜預春秋左傳註天子適諸國講述云巡狩二十一年一舉述職五年一
 周制也○燃犀巡狩巡行諸侯所守之國也天子巡行則狩講武故曰巡狩○又云以時朝見名
 曰述職述職述其治國之職事于天子也○蒙引云土地闕無閉曠之地也田野治無荒蕪之田也○
 養老者無凍餒之老也尊賢者知重有德也後傑在位者以用人不取捨趙之徒也此一句專
 指布列庶位以脩百職者不與尊賢相混○揚明云才倍一人曰後萬八曰傑在位是布列庶位
 ○蒙引云獨言土地荒蕪則田野不治兼之矣○慶以地或曰三王之世九州之內自先王建邦分
 土時便已星羅棋布無閑地則豈如何曰割土地荒蕪遺老失賢者之地以賞之曰三王之世命
 計素行威令素舉其四隣皆無有土地荒蕪者則又豈何如何曰孟子小云乎此其大略也集註誅其

不殺也既殺則有血不容不飲也○又云印本作饋書加於於特蓋讀其書而加於不殺特體之也然與東雅載書音不合本件置字亦未可曉大抵讀字差春秋大全亦作讀字蓋差也一本作權字為是矣作置字亦誤雍泉激水行明云旱則雍泉水則激水一意○蒙引云雍泉激水是兩事雍者以自利於已激者以嫁患於人下文專不利即所謂雍泉也病隣國即所謂激水也○雍泉與激水不同泉者其源也水者其流也○泉水若利於已國則雍激之以歸於內是為專不利也泉水若不利於已國則雍激之以歸於外是為病隣國也長君之惡揚明云罪小以謂細言罪大以好邪言○蒙引云逢君之惡所謂賊其君者也安得不為諸侯之罪人○大金輔氏曰長君之惡者無能而異備阿諛之人也逢君之惡者

世祿而不世官恐其未必賢也官事無攝當廣求賢才以充之不可以闕入廢事也取士必得必得其人也無專殺大夫有罪則請命于天子而後殺之也無曲防不得曲為隄防雍泉激水以專小利病鄰國也無過糴鄰國凶荒不得閉糴也無有封而不告者不得專封國邑而不告天子也

長君之惡其罪小逢君之惡其罪大今之大夫皆逢君之惡故曰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長上聲○君有過不能諫文順之者長君

才而傾險陰邪之人也

○魯欲使慎子為將軍

○魯欲使慎子為將軍○文林貫自云欲是未然詞○蒙引云慎子非史記所載慎到也到趙人學黃老之術嘗著書曰參傳不其其任進○人物備考二十四云慎子名到魯人與彭蒙用駢為友學墨學躬子食清菽屢術○孟子曰不百年眼云教民曰不其言依詁只重禮義說蓋立法當時所素習也民不知教便無親上死長之心必得有敵愾御侮之勇是謂民于死也故曰殃民○文林貫云不幸疑是愛民的君戰勝齊揚明云不待勞師之處○千百年眼云上言不教而戰是為殃民下言不戰使一戰而為殃民

之惡也君之過未萌而先意導之者逢君之惡也○林氏曰邵子有言治春秋者不先治五霸之功罪則事無統理而不得聖人之心春秋之間有功者未有大於五霸有過者亦未有大於五霸故五霸者功之首罪之魁也孟子此章之義其亦若此也與然五霸得罪於三王今之諸侯得罪於今之大夫宜得罪於今之諸侯則同時矣而諸侯非惟莫之罪也乃反以為為良臣而厚禮之不以為罪而反以為為功何○魯欲使慎子為將軍慎其謬哉

于理上且去，亦得。○象引云，然道不可是言，為不

可也。慎子勃然曰：然解云：此則字單承不，且說

慎子曰：勃然曰：然解云：此則字單承不，且說

慎子曰：勃然曰：然解云：此則字單承不，且說

慎子曰：勃然曰：然解云：此則字單承不，且說

慎子曰：勃然曰：然解云：此則字單承不，且說

慎子曰：勃然曰：然解云：此則字單承不，且說

慎子曰：勃然曰：然解云：此則字單承不，且說

慎子曰：勃然曰：然解云：此則字單承不，且說

慎子曰：勃然曰：然解云：此則字單承不，且說

臣魯孟子曰：不教民而用之，謂之殃民。

殃民者，不容於堯舜之世。教民者，教之也。禮義使知，入

也。用之，使之戰也。一戰勝齊，遂有南

陽。然且不可。取南陽也。故孟子言就使

慎子善戰有功，慎子勃然不悅曰：此

則滑盪所不識也。滑音骨。○滑曰：吾明

告子天子之地方千里，不足以

滑音骨。○滑曰：吾明告子以不可之故。○圖解云：方正也。千里指幾內之地。○衍明云：典籍云：宗廟者立國必先宗廟。宗廟之典籍即國家之典籍也。○脈云：宗廟曲籍典常制也。籍方冊也。諸侯祭於廟，會同之制受之天子。載之方冊藏之宗廟。故曰宗廟典籍。非以宗廟為祭祀而帶會同也。集註會同論諸侯進省稱朱註云：諸侯時見曰會。衆規曰同。○說約云：曩按通義詩自雲曰：集註時見曰會。衆規曰同。同禮禮殿見曰同。殿即衆也。殿殿為衆也。適來諱也。○又詳見守周禮春官太宰伯周公之封。○案

方百里與上下節方百里一様猶方里而非之方謂四方皆百里也。象引謂方正也未是正意在儉

字內集註有大勳勞禮記明堂位篇曰成王以周公為有勳勞於天下是以封周公於曲阜地方

七百里云今魯方百里燃

屏云今魯對始封言百里者五指五倍言便見違制

之甚意集註并查文選五

十一賈誼過秦論曰并吞

八荒徒取諸彼脈云徒

取句謂不至殃民而空取

南陽之地以益魯仁者不

為不徂循理而不違制正

應上殃民○象引云徒取

諸彼以與此自慎子言也

於百里公有大勳勞於天下而其封

也。今魯方百里者五子以為有王者

待諸侯諸侯之地方百里不百里不足

以守宗廟之典籍待諸侯謂待其朝覲

祭禮會同之常制也周公之封於魯為方百里

也地非不足而儉於百里太公之封於

齊也亦為方百里也地非不足也而儉

於百里公有大勳勞於天下而其封

也。今魯方百里者五子以為有王者

明戰國公臣功利之害

○百圭百五百圭云百圭

債管時之暴斂欲二十七而取之意亦矣矣但非聖人中正之法故孟子以貉道明之見其不可行於中國

○大全能勿軒曰按貨殖列傳自圭當魏文侯時李克務盡地力而自圭樂觀時變故人棄我取人取我薄飲食忍嗜欲與用事重僕同苦樂趨時若猛獸擊焉自之發曰吾治生猶孫兵用兵商軟行法智不足以權變男不足以斷決仁不能以取予強不能以有出雖欲學吾術者不告也蓋世言治生者祖自圭居積按史記自圭傳無居積之字范蠡傳云積居與時逐漢書音義曰逐時而逐其萬室之國圖解云燒室為萬室喻國用之繁一人陶喻二十取一曰民

貉五千百千眼鞅子曰黍者五穀之長孔無城郭官室則無管繼之費無宮廟祭祀之禮則無祿牲犬豕之費無諸侯因無諸侯交際之幣帛饗殮則無禮物之費無幣帛則有朝會饋賜無饗殮則少其勞是東周無大而百官小而無司則無虞祿之費又必多取所費之少豈當重者○圖解云黍谷各百似盧高木餘穗黑色實圓重五谷之長○又云幣凡絳羅貨物皆是帛是東周朝自饗殮日殮無交際之廢○又云故字承無城郭以下所費之省言今居中國一燃犀云去人倫即上應我事下句無君子即上應百官有司一句○脉云全重病中國陶以寡且一脉云前陶以寡分對稅法言此陶以寡對君子之言○燃犀云為國猶豈國君子包人倫說欲輕之於一圖解云輕是少子付道是付而稅○

也○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

白圭名丹周人也欲更稅法二十一分而取其一分林氏曰按史記白圭能薄飲食忍嗜欲與童僕同苦樂樂觀時變人棄我取人取我與以此居積致富其為此論蓋欲以其術施之國家也孟子曰子之道

貉道也貉音陌○貉北方夷狄之國各也萬室之國一

人陶則可乎曰不可器不足用也設喻以詰圭而圭亦知其不可也曰夫貉五穀不生惟

黍生之無城郭官室宗廟祭祀之禮無諸侯幣帛饗殮無百官有司故二十取

一而足也夫音扶○北方地寒不生五穀黍早熟故生之饗殮以飲之禮也今居中國去人倫無君子如

之何其可也無君臣祭祀交際之禮是去人倫無百官有司是無

君陶以寡且不可以為國况無君子

乎因其辭以折之欲輕之於堯舜之道者大貉

也

也

也

也

圖解云輕是少子付道是付而稅○

圖解云燒室為萬室喻國用之繁一人陶喻二十取一曰民

四十四

樂引云大貉小貉謂彼為大貉此為小貉也犬桀小桀亦然右第十章章圖通義朱氏曰此章明賦稅不交中正之謬

○白圭曰丹脈云白圭自誇治水愈於禹禹在歲功之速無俟四載之勞八年之久上稱○千百年眼具因之曰白圭以愈禹自負全在壅提激水上孟子破他壅水之術把禹來對較言禹抑洪水之災而重反招洪水之害前重順逆字後重利害字孟子曰子

○祈明云水之道字是道理以治水之常經言是故禹以蒙引云今吾子以隣國為壑利己以害人也○儀禮冠衣禮曰願吾子之教之也注吾子相親之辭也○文選西京賦曰請為吾子陳之注善曰鄭玄禮記註曰吾子相親之辭也○水逆行謂○燃犀云洪大也即禹時消天之水也○祈明云仁人暗指

小貉也欲重之於堯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什而稅堯舜之道也多則桀寡則貉今欲輕重之則是小貉小桀

○白圭曰丹之治水也愈於禹趙氏曰當時諸侯有小水白圭為之築堤壅而注之他國孟子曰子

過矣禹之治水水之道也順水之性也是故禹以四海為壑今吾子以鄰國為壑壑受

水逆行謂之泔水泔水者洪水也水處

○孟子曰君辨斷李湘洲曰君子不為小信又何所固執乎此又能權之意○圖解云亮是性地然詠乃抱執小信之謂非君子所宜有權渠欲將惡作去聲謂君子不為小信惡其執一不通者如此說甚便但書云亮采惠疇則亮字非古所無乃朱子闕考耳若作亮采之亮當是心上明明白自信得此理過略無纖介之疑者

也仁人之所惡也吾子過矣惡去聲○水逆行者下流壅塞故水逆流今乃壅水以害人則與洪水之災無異矣○孟子

子曰君子不亮惡乎執亮信也與諒同惡乎執言凡事苟且無所執持也

○魯欲使樂正子為政孟子曰吾聞之喜而不寐喜其道之得行

孫凡曰樂正子強乎曰否有知慮乎曰否多聞識乎曰否知去聲○此三者皆當世之所尚而樂正

○魯欲使樂燃犀解云樂正子魯人也欲使樂正子操為一國之政孟子曰吾聞之為魯喜而不寐而吾道行矣公孫丑曰蒙

引云樂正子強乎即今所謂有力也○脉云強是于政有擔當知慮是于政多圖謀多聞是于政多通達○講錄云強知慮多聞識只就世俗之所尚者說不可說太若夫好是聖賢之大勇人知太識見矣為政者又豈可無耶○講述云強是有力量者智慮是有心計者多聞識是廣見博聞者○其為人○蒙引云好善是乎言豈便足以治國耶○曰好善優人圖解云言心之量足以包涵宇宙即好便優非必用善乃優○存疑云好善則衆善咸集衆務必舉故曰優於天下○集註優有餘裕公孫丑下篇曰公都子以告云五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言雖治天下大全趙氏曰善取於已則有盡善最於人則無窮此其所以雖治天下猶有餘力也○論語學而篇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天荷好善○燃犀云荷是誠天荷

子力之所短故丑然則奚為喜而不寐
疑而歷問之
丑問曰其為人也好善也
好善也
曰好善優於天下而况魯國乎
優有餘裕也言雖治天下尚有餘力也
夫苟好善則四海之內皆將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
扶下同○輕易也言不以千里為難也
夫苟不好善則人將曰訑訑乎既已知之矣訑訑之聲

不好

圖解云不好善及論他人之指善人○蒙引云訑訑本不好善之人訑訑也予既以知之者人不樂就之而云然也○言其人訑訑然吾已知其為人矣訑之何為○正義云好言人之惡以為讒而意導言以為訑不擇是非而言以為訑○脉云人將曰人字是別人訑訑予既知之是別人窺見不好善者有第十三章章圖朱氏曰此章明為存心之要

迎之致敬

蒙引云迎之致敬迎字迎接也非出迎○圖解云致敬以心言有禮以儀節言○存疑云首節所在在道故以道為去就之正也○集註見行可之見于萬章下篇○集註雖未燃犀云次是次于以道去就者○際可之仕出子萬章下篇公仰視○大全曰史記孔子世家孔子反平衛入封遂伯玉家他日靈公問兵陳孔

音顏色距人於千里之外士止於千里之外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與讒諂面諛之人居國欲治可得乎
訑音移治去聲○訑訑自起其智不嗜善言之貌君子小人迭為消長直諫多聞之士遠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理勢然也○此章言為政不在於用一己之長而貴於有以來天下之善
陳子曰古之君子何如則仕
孟子曰所就三所去三
其日迎之致敬

子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與孔子語。見蜚鴻。仰視之色。不在孔子。孔子遂行。復如陳。朝不。蒙引云。朝不食夕。不食。饑餓。不能出門。是何故。有此困窮。蓋為其君不我。以耳。所謂孔子之厄於陳。蔡。少間。無上下之交。為此也。云行其道。與從其言。不同。行其道。如彼之道。明德也。吾行其明德之道。如彼之道。新民也。吾行其新民之道。彼以堯舜之道。望我。吾行堯舜之道。也。彼以湯武之事。望我。吾行湯武之事。也。此是行其道。若從其言。只是為他。因事納誨。如有所讓。讓之類。存疑云。二節所社在禮。故以禮為去就。仕之次也。集註。公養之仕。見于萬章下篇。君之於民。一萬章下篇。曰。君之於民也。固周之。

○孟子曰。舜。千百年。眼云。舜曰。發傳說以下。曰。舉君相之別也。發者。奮。自也。舉者。拔。自人。徐。啟。政原。言云。發者。奮。起。由於。曰。舉者。既。拔。出。於。人。○。然。犀。云。叔。增。板。也。鍾。未。梓。也。集。註。舜。耕。歷。山。史。記。五。帝。本。紀。舜。耕。歷。山。歷。山。之。人。皆。讓。舜。注。歷。山。在。河。東。三。一。卷。禮。書。經。舜。曲。百。舜。生。三。十。七。徵。禮。說。集。傳。嚴。大。物。備。考。云。傳。說。殷。之。傳。嚴。大。也。○。通。義。金。仁。山。曰。傳。本。堯。後。之。國。傳。嚴。在。黃。龍。之。間。名。為。傳。險。澗。水。壞。道。發。登。靡。刑。人。築。之。傳。說。箕。代。居。靡。之。役。居。靡。者。有。罪。連。及。未。滅。之。人。其。後。如。周。禮。罪。隸。漢。法。罰。作。後。世。官。徒。也。高。示。夢。得。良。藉。被。葛。帶。索。以。形。水。之。果。得。說。膠。鬲。曹。亂。人。物。考。云。膠。鬲。殷。之。賢。人。也。遭。皮。木。之。亂。鬲。取。魚。鹽。支。手。舉。之。於。股。○。蒙。引。云。按。前。篇。謂。徵。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鬲。皆。賢。人。也。相。

以有禮言將行其言也則就之禮貌未衰言弗行也則去之。所謂見行可之仕。是也。受女樂而其次雖未行其言也。不朝則去之矣。其次雖未行其言也。迎之致敬以有禮則就之。禮貌衰則去之。所謂際可之仕。若孔子於衛靈公是也。故與公遊於囿。公仰視蜚鴻。而後去。其下朝不食夕不食。飢餓不能出門戶。君聞之曰。吾大者不能行其道。文。

○孟子曰。舜。千百年。眼云。舜曰。發傳說以下。曰。舉君相之別也。發者。奮。自也。舉者。拔。自人。徐。啟。政原。言云。發者。奮。起。由於。曰。舉者。既。拔。出。於。人。○。然。犀。云。叔。增。板。也。鍾。未。梓。也。集。註。舜。耕。歷。山。史。記。五。帝。本。紀。舜。耕。歷。山。歷。山。之。人。皆。讓。舜。注。歷。山。在。河。東。三。一。卷。禮。書。經。舜。曲。百。舜。生。三。十。七。徵。禮。說。集。傳。嚴。大。物。備。考。云。傳。說。殷。之。傳。嚴。大。也。○。通。義。金。仁。山。曰。傳。本。堯。後。之。國。傳。嚴。在。黃。龍。之。間。名。為。傳。險。澗。水。壞。道。發。登。靡。刑。人。築。之。傳。說。箕。代。居。靡。之。役。居。靡。者。有。罪。連。及。未。滅。之。人。其。後。如。周。禮。罪。隸。漢。法。罰。作。後。世。官。徒。也。高。示。夢。得。良。藉。被。葛。帶。索。以。形。水。之。果。得。說。膠。鬲。曹。亂。人。物。考。云。膠。鬲。殷。之。賢。人。也。遭。皮。木。之。亂。鬲。取。魚。鹽。支。手。舉。之。於。股。○。蒙。引。云。按。前。篇。謂。徵。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鬲。皆。賢。人。也。相。

不能從其言也。使飢餓於我土地。吾恥之。周之亦可受也。免死而已矣。所謂公也。君之於民。固。有。周。之。之。義。况。此。又。有。悔。過。之。言。所。以。可。受。然。未。至。於。飢。餓。不。能。出。門。戶。則。猶。不。受。也。其。曰。免。死。而。已。則。其。所。受。亦。有。節。矣。○。孟。子。曰。舜。發。於。畎。畝。之。中。傳。說。舉。於。版。築。之。間。膠。鬲。舉。於。魚。鹽。之。中。管。夷。吾。舉。於。士。孫。叔。敖。舉。於。海。百。里。奚。舉。於。市。音。

與輔相之則膠鬲為紂之臣矣今曰膠鬲遭亂鬻取魚鹽文王舉之則又似一人從側微而起者豈紂無道棄賢或賢者自去受膠鬲於是乎復隱處取幣而文王舉用之耶或曰彼既為紂所任雖去何能能首惡取間邪蓋二人也曰范蠡曾為越臣矣終去之五湖而為大賈稱鴟夷子皮又按國語曰膠鬲與妲已比而亡商則本是一人先事紂後事周亦如伊尹之就桀就湯也國語註曰膠鬲殷賢臣自殷適周佐武王以亡殷則實一人也國語之言未必可信而其為一人則可知管仲囚於一通義金氏曰管仲本管叔之後氏管名夷字敬仲又魯管仲士刑官也管夷金氏齊師所案魯使獄吏囚之黜以予魯也孫叔敖隱一通義金氏曰孫叔敖楚為買之子為獵也孫叔其字敖楚官號也魯海蓋少孤而

隱於海濱也荀子曰孫叔敖期思之鄙人也注今文陽然蓋子謂舉海必有所據○人物考云孫叔敖一名焉獵又焉買之子楚之處士也少山游見兩頭蛇殺而埋之○叔敖陰德出于蒙求故天將降○豚云大任兼君相其心志數日正是賦畀中所備嘗者古者內有所憂也勞者外有所役也餓則飲食不足也空乏則財用不支也行以事言為以經營於心言行排亂其所為謂行出的事與心之謀相為違反事不如意十常八九云○蒙引云餓其體膚不言餓其腑臟而云體膚者人受餓則體膚消削其歸固在體膚也所以動心○蒙引云動心忍性成其德也增益其所不能成其材也○豚云動心是充廣道心忍性是節制心○心常動則活許多靈妙俱從動而出忍者堅忍也舍忍也剛銳盡為消磨

悅○舜耕歷山三十登庸說統本傳嚴武丁舉之膠鬲遭亂鬻取魚鹽文王舉之管仲囚於士官桓公舉以相國孫叔敖隱處海濱楚莊王舉之為令尹百里奚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

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

曾其所不能之任○降大任使是也空窮也乏絕也拂戾也言使之所為不遂多背戾也動心忍性謂諫

動其心○堅忍其性也然所謂性亦指氣稟食色而言耳程子曰若妄熟也須從這裏過

人恒過然後能改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喻

橫同○恒常也猶言大率也衡不順也作奮起也徵驗也喻曉也此又言中人之性常必有過然後能改蓋不能謹於平日故必事勢窮蹙以至困

於心橫於慮然後能奮發而興起不能燭於幾微故必事理暴著以至驗於人之色發於人之聲入則無法家

然後能警悟而通曉也

角盡為剝削云○大金朱子曰動其仁義禮智之心忍其聲色臭味之性○大

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拂與

此言國亦然也法家法度之然後

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樂音洛

之則知人之生全出於憂患而死孟子曰教

亦多術矣予不屑之教誨也若是亦教

誨之而已矣以其人為傲而拒絕之所

之性宜王之好貨好色之類是食色之性人恒過然脈云人恒過二節只是反覆申明增益世於

困窮之意與上節自是一意似不必指中人說○燃犀云天只作中人常人看○千百眼云人字

世臣二字就法家二字出

楊震四世五公皆正人也其法家乎乃人君所嚴憚者拂士只是輔弼左右之士此法家略次法家是世

謂不屑之教誨也其人若能感此退自脩省則是亦我教誨之也○尹氏曰言或抑或揚或與或不與各因其材而篤之無非教也

臣拂士是方仕者有親疎等卑之辨敵國外患也須做兩般看如得有武仲之

孟子卷之六終

曾郭武仲據防○文林貫且敵國是隣國之相角者外患是外夷之為禍患者○大全新安陳氏曰人主為國內有守法持正者規諫之外有敵國外患以警懼之則不敢縱肆而國可保否則驕縱而國亡矣然後知生延平補錄下云李先生曰凡頭危者慮深而後主居安者患生於所忽此人

之常情也○大全陳新安曰憂患未必便生然憂患則警戒而其慮深有生全之理結章前二句而後喻一截安樂未必便死然安樂則多怠肆而其志荒有死亡之理結入則無法家至國恒亡一節○又云張子西銘云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貧賤憂戚庸平汝成後一旬即此章之意前二句孟子

子亦未嘗言人能知此則慮憂患者固可生處安樂者亦不矣○蒙引云生死二字活看如國亡身危而名存雖不死亦死道也若舜發於畎畝傳於版築則自憂患而得生道矣六註以全字貼生字亡字貼死字尤有意石泉山語章圖朱氏曰此章明困窮患難為修身之機

○孟子曰教脈云字不必作孟子○揚明至了字泛言○蒙引云字初層之教誨者不教之教也○大全陳新安曰不履教非忍而絕之實將激而進之是亦多術中教誨之一術也孔子於孺悲孟子於滕更皆是集註因其材而中庸十七章曰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石泉山語章圖通義朱氏曰此章明施教之道

盡心章句上

集註

在四十六章通考勿軒熊氏曰前五章皆言性命之學盡心知性存心養性即學之要法也論古聖賢在大意餘皆講學修身齊家治國之事孟子曰盡心蒙引云所謂盡心者

蓋此心本來無一理之不自無一物之不認是盡識得許多道理無此心筆視方是盡心云云○存疑云盡心與存心不同盡者盡其中之所有也存則操之使不放耳盡心知性有先後知性知天無先後○盡心知性俱以成物者言知性若非成功亦不能盡心亦不能知天知性即大學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心之全体大用無不明知天即孔子五十七而

知天命○文林貫且云盡知字是究其妙的意思天是理之取從出即性也○大全朱子曰人之所以盡其心者以其知其性也也蓋盡心與存心不同存心

孟子卷之七

朱熹集註

盡心章句上

凡四十一 六章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

知天矣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眾理而應萬事者也性則心之所具之

理而天又理之所從以出者也人有是心莫非全體然不窮理則有所蔽而無以盡乎此心之量故能極其心之全體而無不盡者必其能窮夫理而無不知者也既知其理則其所從出亦不外是矣以大學之序言之知

即換存求成之事。是學者初用力處。盡心則窮理之至。廓然貫通之謂。所謂知性即窮理之事也。循是窮理方能知性。知性之盡則能盡其心矣。○大全勿齋程氏曰。至哉無息至明無蔽。其義精粗毫髮不遺。是曰盡性。性無不統。用無不周。充極其量。毫髮無疑。是曰盡心。盡心者人之大。全陳新安曰。心者神明之舍。具眾理之體也。應萬事。心之用也。大學章句。釋明德。或問釋致知之知字。此釋心字。大槩二處互相發明。○通義程氏復心曰。天以公其道理而言。集註。二語斷得心性天二者。可謂精密矣。窮天

性。則物格之謂盡。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存謂操而不捨。養謂順而不害。事則奉承而不違也。天以公其道理而言。集註。二語斷得心性天二者。可謂精密矣。窮天身以俟死。則事天以終身也。立命謂全其天之所賦。不以人為害之。○程子曰。心也。性也。天也。一理也。身理而言。謂之天。自稟受而言。謂之性。自存諸人而言。謂之心。張子曰。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思

動發也。事物未感。守其理而不失。是靜養也。心以知覺言。性以理言。○徐君臬曰。存其心。有得養性。心統性情。性即所具之理也。心是活物。易於存亡。故曰存性中之理。生生不息。故曰養性之云者。不斷其生理。而統其天機。使之日夜滋息也。即所謂養其良知良能也。詳中順而不害。順字稍不切。○燃犀解云。天既不外乎心性。故事天不外乎存心。養性其用心也。惟存其心而不使之放逸。內以養其心。所具之性不至于特云。則日用莫非帝則。而動靜徹于鑒視。不必別求事天。此則所以事天也。○大全朱子曰。先存心而後養性。存得存了之心。盡方養得仁之性。存得君臣之心。盡方養得義之性。存之。養之。即是事心。性即是天。故曰所以事天也。○揚明云。厥壽乃氣化之不齊。不貳不以分其心性。○存疑云。是知天事天之極功也。故能立命。○大全朱子曰。厥壽不貳。不以死生為吾心之欣戚也。不貳是不疑。若一日未死。一日要是當。百年未死。百年要是當。這便是立命。既不以疑壽貳其心。又須存身以俟。方始能立命。不以外壽動心。向亂做又不可。死壽不貳。便是知性。知天之力。修身以俟。便是存心。養性之功。立命一句。更用通下章看。此與西銘都相貫穿。○命之短長。○大全陳新安曰。命之短長。此命字。以氣言。立命。此命字。兼理與氣言。以人為害。○大全輔氏曰。猶私以賊理縱欲。以傷生。皆所謂以人為害之也。自理而言。○蒙引云。自理而言。謂之天。天者理之本体也。故下句云。自稟受言。自有諸人言。存諸人。是以稟受以後時言也。由太虛有。○大全朱子曰。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此是總說。○虛實。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此就人上說。四句本只是一箇太虛。漸細分說得。密耳。由太虛有天之名。便是四句之總。而不難乎四者之言。由氣化有道之名。氣化者。那陰陽造化金木水火土皆是。太虛便是太極圖上面一圓圈。氣化便是陰陽動合。虛與氣有性之名。有這氣。便有這理。理在這裏。若無此氣。這理在甚處。安頓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知覺又是那氣之虛處。理明視聽作爲運用。皆是知覺。又曰。有是物。則有是理。

性。則物格之謂盡。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存謂操而不捨。養謂順而不害。事則奉承而不違也。天以公其道理而言。集註。二語斷得心性天二者。可謂精密矣。窮天身以俟死。則事天以終身也。立命謂全其天之所賦。不以人為害之。○程子曰。心也。性也。天也。一理也。身理而言。謂之天。自稟受而言。謂之性。自存諸人而言。謂之心。張子曰。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思

死者一疏正義云。柱。足。械也。桎。手。械也。今成。獄。匣。手。足者也。案。孔子云。人有。三。死。而非。命。飲食。不節。勞。逸。過度。是。病。其。殺。之。者。也。居。下。位。而。上。誣。其。君。皆。怨。無。辜。是。刑。其。殺。之。也。以。必。犯。衆。以。弱。侮。強。是。兵。其。殺。之。者。也。又。云。人。有。三。死。而。不。死。者。有。溺。而。死。者。○存。疑。云。莫。之。致。而。至。者。正。命。也。有。以。致。之。者。非。正。命。也。盡。其。道。而。死。莫。之。致。也。桎。梏。而。死。有。以。致。之。也。殊。壽。不。二。修身。以。俟。之。則。所。以。順。受。乎。其。正。也。比。干。之。剖。心。文。王。之。受。里。孔。孟。之。不。遇。是。謂。盡。道。而。死。數。聖。人。亦。惟。順。受。之。爾。若。四。凶。之。受。罪。少。正。亦。之。被。誅。乃。是。自。有。以。致。之。所。謂。桎。梏。而。死。不。可。謂。之。正。命。也。○程。梏。所以。一。天。全。曰。桎。梏。實。是。械。也。

下。命。謂。正。命。巖。牆。牆。之。將。覆。者。知。正。命。則。不。處。危。地。以。取。覆。壓。之。禍。盡。其。道。則。所。值。之。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此。章。與。上。章。至。者。桎。梏。死。者。非。正。命。也。○此。章。與。上。章。言。犯。罪。而。死。與。立。巖。牆。之。下。者。同。皆。人。所。取。非。天。所。為。也。○蓋。一。時。之。言。所。以。發。其。未。句。未。盡。之。意。○孟子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者。也。○在我者。謂。仁。義。禮。智。凡。性。之。所。有。者。求。之。有。舍。上。聲。○

此。章。勉。人。安。受。天。命。之。正。命。以。氣。言。○字。西。子。曰。求。一。然。岸。云。求。是。隨。處。體。認。隨。時。涵。養。一。則。學。重。有。隨。求。得。隨。舍。失。意。○求。之。有。道。一。蒙。引。云。求。之。有。道。問。以。道。而。求。者。如。何。曰。如。學。而。求。師。病。而。求。醫。人。君。之。求。賢。才。之。類。此。非。妄。求。也。乃。有。道。之。求。也。但。是。以。道。求。即。是。求。在。我。者。程。是。求。在。外。者。即。是。妄。求。○文。林。貫。目。云。道。是。當。然。的。理。命。是。自。然。的。數。存。疑。云。此。見。人。當。致。力。於。其。取。可。求。不。必。勞。心。於。其。不。可。得。也。○通。義。仁。山。金。氏。曰。而。是。求。字。皆。作。一。讀。其。上。二。句。皆。古。語。常。言。孟。子。指。其。所。求。者。斷。之。○律。註。為。仁。由。已。論。語。顏。淵。篇。為。仁。由。已。而。由。人。乎。哉。實。在。天。同。云。死。生。有。命。實。在。天。如。不。可。求。一。述。而。篇。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

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有。道。言。不。可。妄。求。有。命。則。不。可。必。得。在。外。者。謂。富。貴。利。達。凡。外。物。皆。是。○趙。氏。曰。言。為。仁。由。已。富。貴。在。天。如。不。可。求。從。吾。所。好。○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此。言。理。之。本。然。也。大。則。君。臣。父。子。小。則。事。物。細。微。其。當。然。之。理。無。一。不。具。於。性。分。之。內。也。○身。而。誠。樂。莫。大。焉。○誠。實。也。言。及。諸。身。好。色。之。實。然。則。其。行。之。不。待。勉。強。而。無。不。利。矣。其。為。樂。孰。大。於。是。○

如不可求從吾所好
○章圖朱氏曰此章明
內外輕重之等

○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
○陳白沙云君子之心萬
○袁了凡曰此章本中庸來
○孟子曰行而不知其
○孟子曰行而不知其
○孟子曰行而不知其

怨而行求仁莫近焉
也反身而誠則仁矣
猶有私意之隔而理未純也
事勉強推己及人庶幾心公
仁不遠也
吾身體之而實則道在我而樂有
餘行之以怨則私不容而仁可得

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
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眾也
者識之精言方行之而不能明其所
尚然既習矣而猶不識其所以然所

○孟子曰行而不知其
○孟子曰行而不知其
○孟子曰行而不知其

以無恥無恥之恥無恥矣
恥是能改行從善之人
身無復有恥辱之累矣
○孟子曰
失之則入於禽獸
故所繫為甚大
為機變之巧者無

所用恥焉
以為得計故無所
用其愧恥之心也
不恥不若人何若

○孟子曰行而不知其
○孟子曰行而不知其
○孟子曰行而不知其

首書曰書集注

孟子

洗日行以玩日者一而呈
露日者全体筆微日者道
是奪性之道來以人言○
講述五行習以真言著象
以理言○蒙引云著象之
字俱重○講說辨斷徐自
溟曰俗皆以行其習便是
由道也而不著不察捨是
不知道也○予謂由行而至
習左見其終身由於斯道
之中至習之後而不察則
終身無復有知之期○又
丘毛伯曰行者放述而出
習者行之不已也○著淺而
察深○蒙字還作人眾不作
道眾○蒙言方行之大
全陳新安曰天下事物有當然之則必有所以然之故行而不明當然之則習而不察所以然之故
此為九人言也○易曰百姓日用而不知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於在人無貴也學者則不當然矣○
予斯言其亦憫在人而不無益於學者○
有第○章圖通義朱氏曰此章勉人知進而為敬之辭

人有但無恥一事不如人則事事不如
有如人之事其義亦通○或問人有
恥不能之心如何程子曰恥其不能
而為之可也恥其不能而掩藏之不可也○孟子曰古之
賢士好善而忘勢古之賢士何獨不然
樂其道而忘人之勢故王公不致敬盡
禮則不得亟見之見且猶不得亟而况
得而臣之乎○好去聲樂音洛亟去吏反
○言君當屈已以下賢士

○孟子曰人○然解云此章書人字重者重與不可二字○下句正不可無恥四個恥字一機者
以恥覺恥所謂無為其不為也無恥矣猶云內省不疚不患于志也○脈云此章欲人存羞惡之良
心首恥字與第三恥以心言第一恥字指事末恥指恥辱之累○
○孟子曰恥○千百年眼陳憲生曰戰國時可恥之人一其乞糶濟人也其縱橫捭闔為機變
之巧儀容蓄是也然乞塔之恥人或知之機變之事彼人且自謂得計而不知恥此章似特為儀術
輩發為機變之○然犀云機變之巧四字形容人情極透者為字便見與真心相反用字所字俱
可玩既自以為得計即有心沒慮用得着他自有恥而不自用言不可反○
云機變變詐指奸心詐行而言云云孟子當時益指儀秦孫臏之徒○講述云巧是變詐總名變詐
是巧之實也機是借字以狀巧變者之術械是繫繫手足刑具巧變之人多用機心暗長械繫使人
籠絡于階階之中而不覺所謂機變之巧也云云○不恥不若○揚明云恥字有一夫二若字作及字
看○蒙引○無恥一事不如人則不顧義理之正而無所不為矣何若人有○趙岐註云不恥不
如古之聖賢有知聖賢之名也○文林貫目云一人字指聖賢之人言○通義朱氏公遷曰此身
其固有之心而言無恥之恥則無恥所以勸也不恥不若人則不若人所以戒也二者正相反表裏
註或曰不恥○大全陳新安曰前說以不恥為無恥不知後說之明順其意蓋曰恥不如人則漸能
如人不耻其不如人則何能如人之有○章圖史氏曰前說指機變之人而言後說則泛言人不可
以無恥之意前說痛切後說較緩○
○孟子曰古○蒙引曰古之賢士指堯舜湯武古之賢士蓋指伊呂○徒○文林貫目云善是賢人

○孟子曰古○蒙引曰古之賢士指堯舜湯武古之賢士蓋指伊呂○徒○文林貫目云善是賢人

道德。勢。復。賢。王。的。爵。位。○
然。犀。玉。言。古。以。假。今。之。不
然。也。好。象。象。也。○揚。明。云。
然。指。所。好。所。忘。言。○然。犀
云。其。道。是。已。之。舍。人。勢。是
王。公。之。爵。位。樂。已。道。而。忘
君。之。勢。深。知。自。重。也。○蒙
引。云。文。敏。以。心。言。盡。以。以
禮。貌。儀。物。言。有。內。外。之。別

○孟子謂宋○人物備考
二十四云宋姓句踐名未
詳何國人云云人知之亦
○燃犀云人指當時君說
知是用他遊說之語○又云不知是不用他遊說之語○圖解云人指當時諸侯○脉云不知就
遊說之行不行上看重不知遊說之語○圖解云人指當時諸侯○脉云不知就
謂不真學人爵之樂不獨于外物之誘者無欲也自得即內重無

此章明上下交際之道
右第八章章圖朱都陽曰
○孟子謂宋○人物備考
二十四云宋姓句踐名未
詳何國人云云人知之亦
○燃犀云人指當時君說
知是用他遊說之語○又云不知是不用他遊說之語○圖解云人指當時諸侯○脉云不知就
遊說之行不行上看重不知遊說之語○圖解云人指當時諸侯○脉云不知就
謂不真學人爵之樂不獨于外物之誘者無欲也自得即內重無

○孟子謂宋○人物備考
二十四云宋姓句踐名未
詳何國人云云人知之亦
○燃犀云人指當時君說
知是用他遊說之語○又云不知是不用他遊說之語○圖解云人指當時諸侯○脉云不知就
遊說之行不行上看重不知遊說之語○圖解云人指當時諸侯○脉云不知就
謂不真學人爵之樂不獨于外物之誘者無欲也自得即內重無

○孟子謂宋○人物備考
二十四云宋姓句踐名未
詳何國人云云人知之亦
○燃犀云人指當時君說
知是用他遊說之語○又云不知是不用他遊說之語○圖解云人指當時諸侯○脉云不知就
遊說之行不行上看重不知遊說之語○圖解云人指當時諸侯○脉云不知就
謂不真學人爵之樂不獨于外物之誘者無欲也自得即內重無

○孟子謂宋○人物備考
二十四云宋姓句踐名未
詳何國人云云人知之亦
○燃犀云人指當時君說
知是用他遊說之語○又云不知是不用他遊說之語○圖解云人指當時諸侯○脉云不知就
遊說之行不行上看重不知遊說之語○圖解云人指當時諸侯○脉云不知就
謂不真學人爵之樂不獨于外物之誘者無欲也自得即內重無

○孟子謂宋○人物備考
二十四云宋姓句踐名未
詳何國人云云人知之亦
○燃犀云人指當時君說
知是用他遊說之語○又云不知是不用他遊說之語○圖解云人指當時諸侯○脉云不知就
遊說之行不行上看重不知遊說之語○圖解云人指當時諸侯○脉云不知就
謂不真學人爵之樂不獨于外物之誘者無欲也自得即內重無

○孟子謂宋○人物備考
二十四云宋姓句踐名未
詳何國人云云人知之亦
○燃犀云人指當時君說
知是用他遊說之語○又云不知是不用他遊說之語○圖解云人指當時諸侯○脉云不知就
遊說之行不行上看重不知遊說之語○圖解云人指當時諸侯○脉云不知就
謂不真學人爵之樂不獨于外物之誘者無欲也自得即內重無

○孟子謂宋○人物備考
二十四云宋姓句踐名未
詳何國人云云人知之亦
○燃犀云人指當時君說
知是用他遊說之語○又云不知是不用他遊說之語○圖解云人指當時諸侯○脉云不知就
遊說之行不行上看重不知遊說之語○圖解云人指當時諸侯○脉云不知就
謂不真學人爵之樂不獨于外物之誘者無欲也自得即內重無

○孟子謂宋○人物備考
二十四云宋姓句踐名未
詳何國人云云人知之亦
○燃犀云人指當時君說
知是用他遊說之語○又云不知是不用他遊說之語○圖解云人指當時諸侯○脉云不知就
遊說之行不行上看重不知遊說之語○圖解云人指當時諸侯○脉云不知就
謂不真學人爵之樂不獨于外物之誘者無欲也自得即內重無

○孟子謂宋○人物備考
二十四云宋姓句踐名未
詳何國人云云人知之亦
○燃犀云人指當時君說
知是用他遊說之語○又云不知是不用他遊說之語○圖解云人指當時諸侯○脉云不知就
遊說之行不行上看重不知遊說之語○圖解云人指當時諸侯○脉云不知就
謂不真學人爵之樂不獨于外物之誘者無欲也自得即內重無

○孟子謂宋○人物備考
二十四云宋姓句踐名未
詳何國人云云人知之亦
○燃犀云人指當時君說
知是用他遊說之語○又云不知是不用他遊說之語○圖解云人指當時諸侯○脉云不知就
遊說之行不行上看重不知遊說之語○圖解云人指當時諸侯○脉云不知就
謂不真學人爵之樂不獨于外物之誘者無欲也自得即內重無

○孟子謂宋○人物備考
二十四云宋姓句踐名未
詳何國人云云人知之亦
○燃犀云人指當時君說
知是用他遊說之語○又云不知是不用他遊說之語○圖解云人指當時諸侯○脉云不知就
遊說之行不行上看重不知遊說之語○圖解云人指當時諸侯○脉云不知就
謂不真學人爵之樂不獨于外物之誘者無欲也自得即內重無

○孟子謂宋○人物備考
二十四云宋姓句踐名未
詳何國人云云人知之亦
○燃犀云人指當時君說
知是用他遊說之語○又云不知是不用他遊說之語○圖解云人指當時諸侯○脉云不知就
遊說之行不行上看重不知遊說之語○圖解云人指當時諸侯○脉云不知就
謂不真學人爵之樂不獨于外物之誘者無欲也自得即內重無

○孟子謂宋○人物備考
二十四云宋姓句踐名未
詳何國人云云人知之亦
○燃犀云人指當時君說
知是用他遊說之語○又云不知是不用他遊說之語○圖解云人指當時諸侯○脉云不知就
遊說之行不行上看重不知遊說之語○圖解云人指當時諸侯○脉云不知就
謂不真學人爵之樂不獨于外物之誘者無欲也自得即內重無

不在道而求利者勢若相反而
實則相成蓋亦各盡其道而已

孟子謂宋句踐曰子好遊乎吾語子遊

句音鉤好語比有去聲○人知之亦囂

囂人不知亦囂囂得無欲之貌曰何

如斯可以囂囂矣曰尊德樂義則可以

囂囂矣樂音洛○德謂所得之善尊之

榮義謂所守之正樂之則有以故士

自安而不拘乎外物之誘矣

窮不失義達不離道故民不失望焉

富貴而淫此尊德樂義見於行事之實也窮不失義故士

得已焉達不離道故民不失望焉

失已也民不失望言人素望其

人得志澤加於民不得志脩身見於世

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

名實之顯著也此又言士得已民不

可救之時是為修身見字
已含望字意○辨斷云徐
玄扈曰見于世非表暴也
珠藏澤自媚王親山令輝
是已○此文言士上大
全陳新安曰得志兼善此
民不失望之實不得志獨
善此士得已之實也內重
而外山大全胡氏曰內重
是德義外輕是窮達嚴亦
外輕重之外者既不失其
本性之善故窮亦善達亦
善但達則能使民皆歸於
善窮則此身自不失其善
耳○右第廿章章圖鄱陽朱
氏曰此章因游說之人而
言出處去就之義

○孟子曰待上蒙引云當特汝墳遺化處與漢俗兼皆待文王而興者獨言文王者正以南
國化盛也○圖解云智過百人者謂之豪過千人者謂之傑○脈云此章是繁言天下人當當德以

無性而不善○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

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

夫音扶○興者感動奮發之意凡民庸常之人也豪傑有過人之才智者也蓋降衷秉彝人所同得惟上智之資無物欲之蔽為能無待於教而自能感發以有為也○孟子曰附之以韓魏之家如其自視歆然則過人遠矣○附益也韓魏晉卿富家也歆然不自滿之意尹氏曰言有過人之識則不以富

家如其自視歆然則過人遠矣○附益也韓魏晉卿富家也歆然不自滿之意尹氏曰言有過人之識則不以富

豪傑自期也○集註降衷書經南書湯詒篇云上帝降衷于下民○集註詩大雅蒸民之篇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彜好是懿德○右第廿章章圖通義朱氏曰此章因人為善之心而見公中殊

○孟子曰附上蒙引云附之以韓魏之家此言常人之性往往為富貴駭動而不能自持也感嘆之

貴為事○孟子曰以佚道使民雖勞不

怨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

使民謂本欲佚之也播穀乘屋之類是也以生道殺民謂本欲生之也除害去惡之類是也蓋不得已而為其所當為則雖拂民之欲而民不怨其不然者○孟子曰霸者之民驩虞如

也王者之民皞皞如也

皞胡老反○驩虞有所造為而然豈能久也耕田鑿井帝力

○孟子曰以上然屋云保

見賢者之器識

日此章即處富貴之道而

道使民非是播敷乘屋之事如築城後軍之類調度有方休息有時簡閱村徭惟恐有傷皆依道也
 集註以依道使一蒙引云一說以逸道使民勞者此人逸者亦此人也以生道殺民則死者不可復
 生矣是殺者在此人而生者非此人也但所殺者易所生者難其殺之實以生道殺之其生道歸於
 衆也固不必同又有說在後○一說如與民伐罪豈不是欲生斯人然鋒刃之下不免有死者雖殺
 之而實以生道殺之也然民雖死敵何怨之有此一句孔子易傳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但難民
 忘其死不必謂死此人以生衆人○詩經爾風七月篇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
 穀除害去惡一蒙引云除害去惡亦有分如禹之抑洪水周公之兼東狄驅猛獸良說得除害非去
 惡也如舜之於三苗格之於蒼湯武之於桀紂文王之於崇密罰去惡也通言除害亦何但此對去
 惡言則有樂若止一惡人之孤立無黨援者言取而置之法耳何用殺入而後可除之故以此去
 惡是與師動衆以去之者也此與朱子小註不合○杜靜菴筆記云重在不得已三字上播敷乘屋
 除害去惡要者之類二字不必太泥百爾一蒙引章圖通義朱氏曰此章明仁心為治之效
 ○孟子曰霸圖解云驩虞驩驩就氣象言猶景象也驩虞是冰上之惠而悅其惠○存疑云驩虞
 感上之恩也霸者有心於民威故其民感之驩驩忘上之恩也王者無心於民威故其民忘之○大
 全陳新安曰一如字似有憐憫如蹴踏如之如語助辭也霸者之民感上之恩而驩虞如霸功淺近易
 悅故也王者之民忘上之德驩驩如王道廣大深遠而無迹故也集註耕田鑿井一大全曰帝王通
 曆帝堯之時有老人擊壤於路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擊壤而飲耕田而食帝力於我何哉道
 子譽書經太禹謨開導道以手百姓之譽履之而不存疑云殺之刑也利之養也民日遷善教也
 不怨不庸不知為之驩驩也○揚明云利是王者養民○文林貫目云一之字指民言○又一云為
 作教字省集註庸功也天全周禮曰民功曰庸魯氏豐氏名稷字相之四明人○排韻云豐稷

宋朝為殿中侍御史大夫司諫因民之所論語卷日篇云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
 費乎天君子所燃云云君子是王者過指刑政教之所經化就民之不變說○甲第五上下指君
 子德業說○文林貫目云小補是說伯者小○直解云此神化上下天地之間天之所覆王者
 亦覆之地之所載王者亦載之天地神化流到此君
 子神化亦流到此是為神
 化同流非配合也此其參
 贊之○鄭孩如日錄云水
 化為水一化無迹有心可
 測為物無心不測為神王
 者自不存箇形迹故民亦
 困於其中而不知若伯者
 施德威威外面表暴標揚
 過而不化內面一箇情識
 存而不神故民知恩知德
 王者神化直與天地一般
 天地春過公夏夏過了秋
 秋過冬冬已往形迹消融
 一些不留而其沖漠默運

何有於我如天之自然乃王者之政
 楊氏曰所以致人驩虞必有違道干
 譽之事若王者則如天亦
 不令人喜亦不令人怒
 殺之而不
 怨利之而不庸民日遷善而不知為之
 者此所謂驩驩如也庸功也豐氏曰因
 民之所惡而去之非有心於殺之也
 何怨之有因民之所利而利之非有
 心於利之也何庸之有輔其性之自
 然使自得之故民日遷
 善而不知誰之所為也夫君子所過
 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豈曰

無朕不可以有心窺測所
謂天地無心而造化是也
使天地有心則亦物不神
矣利之不庸節自民被王
者神化言神化即以王者
施於民言推王者神化故
民神也
存疑云言身所經歷不
必真個身親經歷但風聲
教化之所被便是如舜之
耕史記五帝紀曰舜耕
歷山歷山之人皆讓畔漁
雷澤雷澤之人皆讓居陶
河濱河濱器器有不若
也
生所居成敗一年成
邑三年成都歷山在河東
岳澤夏交列今居濟陰河濱治陰定陶西
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德業之盛蒙引云註德業之盛德也存神業也過化○大全
韓氏曰德以其得於己者而言業以其見於事者而言圖後錄書十九耶備傳云合元包也

品類 前漢志曰大極元氣合三為一謂三才未分也而為一也甄也者陶人旋轉之輪也言大極
造化品物如陶匠之成象品者也石第十三章章圖通義朱氏曰此章因論至勤之民俗而見王者
之功業

○孟子曰仁一千百年眼
云仁言只感發於一時仁
聲必浸灌於平日其又難
不同仁言皆出自上之口
仁聲出自下之口其虛實
又不同○又云張甫若曰
仁聲如帝力何有之歌是
也不只是稱頌之聲○大
全輔氏曰仁言如書所載
訓詁誓命之類是也仁聲
如邠人聞大主為仁人但
夷太公聞文王善養老之
類是也
篇曰今有仁心仁聞而民
不被其澤云云善政不如
善教云此章言善政教勿

小補之哉

夫音扶○君子聖人之通稱
即人無不化如舜之耕歷山而田者
遂睢陶河濱而器不苦窳也所存者
神心所存主處便神效不測如孔子
之立斯立道斯行綏斯來動斯和莫
知其所以然而然也是其德業之盛
乃與天地之化同運並行舉一世而
甄陶之非如霸者但小小補塞其罅
漏而已此則王道之所以為大而學
者所當
○孟子曰仁言不如仁聲之
入人深也
程子曰仁言謂以仁厚之言
加於民仁聲謂仁聞謂有仁

之實而為眾所稱道者也此尤見
仁德之昭著故其感人尤深也
政謂法度禁令
所以制其外也
教謂道德齊禮
所以格其心也
善政民畏之善教民
愛之善政得民財善教得民心
得民財者百姓
足而君無不足也得民心者百姓
者不遺其親不後其君也
○孟子曰

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
而知者其良知也
良者本然之善也程
子曰良知良能皆無

平治天下惟有政教兩端發之為言播之為聲善政善教正是行言仁聲的事跡○孫准海近語云仁言

仁聲是虛實之辨善政善教是本末之辨民畏之所

以止能得其財民愛之所

善教如此則仁言不知在聲入人之深又可見

道德齊禮論語為政篇云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善政民畏存疑云

民愛之其效淺得民心其效深○百姓足而論語顏淵篇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不足○

所由乃山於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天不係於人

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長上聲下

同○孩提二二三歲之間知孩笑可提抱者也愛親敬長所謂良知良能者也

也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

也言親親敬長雖一人之私然達之天下無不同者所以為仁義也

○孟子曰舜之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

與鹿豕遊其所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

不待思慮而自有見是本來至善之良知孩提之童圖甲谷攷賈誼傳云孩提有戲師古曰孩小兒也提謂提撕之也王荅傳云孩提之子師古曰嬰兒始孩人所提挈故曰孩提也孩者小兒笑也一說領下曰孩小兒將學語時能領故曰孩○蒙引云及其長世長字對孩提言謂稱長也○

親仁也○大全潛室陳氏曰此章無推此及彼之意所謂達乃達道達德之達言人心所同然也親親仁之發敬長義之發仁義之道無他人心之所同然耳○存疑云達之天下猶云通之天下○大全朱子曰無他達之天下只說達之天下無別道理○存疑云達之天下猶云通之天下○大

心之外又曰眾人皆有愛親之心則親親即是仁眾人皆有敬兄之心則敬兄即是義

○頭木石居○文林晉自云居以靜言遊以動言幾希是差不多意及其聞○大全張南軒曰所謂善言善行者豈有外於舜之性哉惟窮之心純乎天理故聞善言見善行不待勉強而自趨沛然

若決江河之莫禦也○講述云聞善言見善行決江河非聞而急聽見而急行之謂只狀聖心感通二

悟神速便是○說應感就是行存疑云聞善言即悟而用其言之善見善行即悟而用其行之善愚

意應感雖有行意却是後二層事未可著實入講○蒙引云決江河謂江河之決也非入決之也○集註謂耕歷山見于前至虛至明上講述云至虛至明以心言萬理畢具以理言人心有十分私欲便入一分天理惟虛則一欲不留惟明則一欲不蔽所以天理渾然完具凡外固所言所行之理皆

裡面所具之理故隨所見聞相契合感之即應無所滯礙若江河之水信管得滿決沛然孰能禦之○一有感觸○大全陳新安曰善言善行皆具感觸我者聞而急聽見而急行之若決江河沛然

莫御為其應之甚速而無不通者矣○存疑云此章聖人樂善之識○孟子曰無上揚明云無為是登之使不得行云云又云無欲是禁之使不思念云云如此則能完

心休無餘事矣○褚元泉廣解云無為無欲俱主心言不於分屬內外看來欲為雖有內外而其所

以不為不欲者此心主之也須犯心字做主說○大
 全華陽范氏曰君子所當
 為者義也所不可為者不
 義也所不欲者善也所不
 可欲者不善也不為不義
 則所為皆善不欲不善則
 所欲皆善君子之道止於
 如此而已矣傳註擴充其
 羞孟子公孫丑上篇曰
 惻隱之心仁之端也云云
 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
 而克之矣義不可勝盡
 心下篇曰人能克無穿踰
 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右
 第十七章圖通義朱氏
 曰此章勉人擴充羞惡之心
 ○孟子曰人講述云德慧術
 智巧○存疑云在心之理謂
 之德慧聰也德慧者德之聰
 有以心專幾于未然後處事
 之方謂之術智

幾希及其聞善見一善行若決江
 河沛然莫之能禦也行去聲○居深山
 謂耕歷山時也蓋
 聖人之心至虛至明渾然之中萬理
 畢具有感觸則其應甚速而無所
 不通非孟子造道之
 深不能形容至此也○孟子曰無為
 其所不為無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
 李氏曰有所不為不欲人皆有是心
 也至於私意萌而不能以禮義制
 之則為所不為欲所不欲者多矣能
 反是心則所謂擴充其羞惡之心者

可也術智者其術之巧有以金事理之當然○圖解云恒太率患疾疾之火之病借言備言險阻
 註德之慧術上大全曰慧聰警也○又輔慶源曰德之慧謂慧德也與昏止相反術之智謂智術也
 與愚正相反疾疾則非真是病故曰猶來患也人惟有疾患疎動其仁義禮智之心堅忍其食色臭
 味之性故能增益其所不
 能而有夫德慧術知也動
 心忍性上孟子告子下篇
 曰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
 所不能獨孤臣一蒙引云
 獨孤臣孽子孤臣如漢賈
 誼出為長沙王傅而所學
 益進世故益熟故文帝曰
 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為過
 之今不及也孽子如晉文
 公為公子出亡在外久之
 而歸遂霸諸侯楚王室蔡
 王曰晉侯在外十九年險
 阻艱難備嘗之矣民之情
 偽盡知之矣○文林貫目
 云孤臣是賤斥的遠臣○

而義不可勝用矣○孟子曰人之有
 故曰如此而已矣
 德慧術知者恒存乎疾疾知去聲疾丑
 反○德慧
 者德之慧術知者術之知疾疾猶災
 患也言人必有疾疾則能動心忍性
 增益其所不能也獨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
 其慮患也深故達孤臣遠臣孽子庶子
 皆不得於君親而常
 有疾疾者也達謂達於事○孟子曰
 有事君人者事是君則為容悅者也阿
 狗

揚明云夷子曰何休注
公羊以為等賤于猶樹之
有學生矣卷之八章
圖朱氏曰此章明困窮
難為裕省之幾

○孟子曰有山豚云不日
臣而日事君人玩人字
有卑其品意為容悅為者
專論為此身之意容見君容
悅是君悅之這等八知
有君不知有社稷阿狗逢
迎無所不至也一說悅字
照下悅字一樣者謂務為
容身快意之計亦有理○
揚明云人字便是卑其品
○文林貫旨云者字指事
君的人說○又云容是阿狗以取君之悅也集註阿狗以為山大全輔氏
曰阿狗為容謂長君之惡以求容其身者逢迎為悅謂逢君之惡以求君之悅者鄙夫論語陽貨篇
子曰鄙夫與事君也與我來註云鄙夫庸愚陋劣之稱阿狗之山滕文公下篇曰以順為正者其

婦之道也有安社稷揚明云社稷臣職君保民者○蒙引云以安社稷為悅此為悅字正義上句
為容悅字故不註云猶小人之務悅其君不必說安社稷為悅亦不必說自家心中以此為悅集註
於我者有戲則自睨焉乎
天而不得為天民矣惟其
全盡天理始得為天民而
與左民不同云云○揚明
云可字重者○文林貫自
云達可行是道有可行之
人云集註沒世不見山中
庸十一章云君子依乎中
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唯
聖者能之如伊呂之山大
全陳新安曰伊耕莘呂
澗之時可當天民之名也
不遇湯文則沒世不中必
矣此提天民主其不輕出
而言非以伊呂等後來出
當大任而言也有大人者

以為容逢迎以為悅此
鄙夫之事安婦之道也
有安社稷臣
者以安社稷為悅者也言大臣之計安
務悅其君眷眷有天民者達可行於
於此而不忘也

天下而後行之者也
之民故謂之天民必其道可行於天
下然後行之不然則寧沒世不見知
而不悔不肯小用其道以徇於人也
張子曰必功覆斯民然後出如伊呂力
徒有大人者止已而物正者也德盛

而上下化之所謂見龍在田天下文
明者○此章言人品不同略有四等
容悅佞臣不足言安社稷則忠矣然
猶國之士也天民則非一國之士
矣然猶有意也無意無必惟其
所在而物無不化惟聖者能之○孟
子曰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
樂音洽上與皆
去聲下煎同
父母俱存兄弟無故
樂也此人所深願而不可必得
仰不愧於天俯不作於人
樂也程子曰人能克己則

則是全以位為樂正與王天下不與存之意相悖失孟子之意矣此所謂樂全在定四海之民一句觀集註其道大行無一夫不被其澤之言可見此樂與前所謂得英才教育之樂皆是及物之樂特曰窮達而所及有異非此淺而彼深也

君子所性也講述云分者分也人性是天所分者也義禮知智講述云根于根字重有如樹木根深枝葉自然榮茂四德完具於心充積深厚百感外物不能搖奪是謂根心○蒙引云辨書備數四體謂頭身手足未知何所本又曰云兩手兩足也此說則面自己明說了此只是手足○大全朱子曰四體不言而喻是四體不待命令而自如此如手容恭不待自家教也恭而手容自然恭足容重不待自家教也重而足容自然重無不順大全陳新安曰順謂順其則也

洛下同○地闢民聚澤可遠施○故君子欲之然未足以為樂也○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所性不存焉

其道大行無一夫不被其澤故君子樂之然其所得於天者則不在也

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

不損焉分定故也

窮達而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

其生色也晬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

體四體不言而喻

通義仁山金氏曰北海伯夷孤竹之國在遼西今文縣中國去北海甚遠太率只以遼碣之間為北海東海史記太公望呂尚者東海上人或曰呂尚處士隱海濱故宜生閔天招之尚亦曰吾聞西伯賢又善養老盍往焉○圖解云天下沒說○又云仁人凡抱德而幽潛者比皆是君為己之所歸○大全陳新安曰仁人指伯夷太公前篇以為太老此以為不人達尊三齒德居其二天老以齒言仁人以德言也○蒙引云新安陳氏以不人為指伯夷大公非也謂當得仁人也或曰不指文王亦不必指

通義仁山金氏曰北海伯夷孤竹之國在遼西今文縣中國去北海甚遠太率只以遼碣之間為北海東海史記太公望呂尚者東海上人或曰呂尚處士隱海濱故宜生閔天招之尚亦曰吾聞西伯賢又善養老盍往焉○圖解云天下沒說○又云仁人凡抱德而幽潛者比皆是君為己之所歸○大全陳新安曰仁人指伯夷太公前篇以為太老此以為不人達尊三齒德居其二天老以齒言仁人以德言也○蒙引云新安陳氏以不人為指伯夷大公非也謂當得仁人也或曰不指文王亦不必指

分與所欲所樂不同此乃言其蘊也仁義禮智性之四德也根本也生發見也晬然清和潤澤之貌盎豐厚盈溢之意施於四體謂見於動作威儀之間也喻曉也四體不言而喻言四體不待吾言而自能曉吾意也蓋氣稟清明無物欲之累則性之四德根本於心其積之盛則發而著見於外者不待言而無不順也程子曰晬面盎背皆積盛致然四體不言而喻惟

有德者能之○此章言君子固欲其道之大行然其所得於天者則不以

道之大行然其所得於天者則不以

道之大行然其所得於天者則不以

道之大行然其所得於天者則不以

道之大行然其所得於天者則不以

道之大行然其所得於天者則不以

道之大行然其所得於天者則不以

當時只是余文主事而及

論道道理如此愚說可依

夫國君好仁天下無敵焉

則南朝說是禮記見前篇

出十畝委上篇五畝之宅

通義趙氏惠曰孟子言

五畝之宅者三梁惠王上

首尾言之此首篇之首尾

也王七篇又言而語加詳

此一書之首尾也孟子養

奉王道不越乎此寓意深

矣文林貫貫曰云時指暮

春孕字之時言千百年

眼云五字百字定舊制度

不徒養一時之老者便可

使世世老者取足於其中

所謂西伯通義許白雲曰此章王意在文王之政有國者所當法不主言老之去就原曰云

上節是文王之政此節是養老之法即屬於是故之中者也賈宗慄言要云此之謂也正與所謂

謂字相應言伯夷大公就之養正謂此制田里教樹畜導妻子使養養老之謂也此所以風聞東海

北海而仁人如相與太公者歸之豈私恩小惠可要結哉集註樹謂耕桑通義吳氏程曰樹謂種

是而有所加損也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

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

西伯善養老者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

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

養老者天下有善養老則仁人以爲已

歸矣辟去聲下同大他蓋反○已已五畝

之宅樹牆下以桑匹婦蠶之則老者足

以衣帛矣五母雞一母彘無失其時老

者足以無矣肉矣百畝之田匹夫耕之

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衣去聲○此八文

養母雞五母彘二也餘見前篇所謂西伯善養老者

制其田里教之樹畜導其妻子使養其

老五十非帛不煖七十非肉不飽不煖

不飽謂之凍餒文王之民無凍餒之老

○孟子曰易蒙引云易

其田疇者不違豐時使民

得盡力於農畝也與薄稅

飲俱在在上人說食之以

時蒙引云食以時如魚

不盈天人不得食數罟不

入海池以至粟實木孰者

教以勿採之類用以禮如

雞豚狗彘之畜以養老者

非祭祀賓客之需不也

宰禮記云聖人是有德

有位者禮記禮義生於

後漢書三十九王符傳禮

義生於富足盜竊起於貧

窮民無常產梁惠王上

篇曰無恒產因無恒心云

有恒產者有恒心

無恒產者無恒心

無恒心者無恒心

無恒心者無恒心

無恒心者無恒心

無恒心者無恒心

朱註云恒常也 右第二十章章圖朱氏曰此章明王者富民之效必世後仁是教民之效焉有不仁是富民之效

○孟子曰孔子講述之登東山泰山不是實事只是借來形容聖人所處地位之高 樂善猶仁不可離矣上篇孔子曰仁不可為眾也夫國君好仁天下無敵○大全潛室陳氏曰仁不可為眾言仁者難為眾看有幾多人眾來到仁者前則皆使不得如大山之前難為山大海之前難為水 觀水有術甲第六術是方法○蒙引云是就聖人所造地位說下文全學者必以其漸方能至謂至聖人地位也 淵源存疑云淵源流源通之自急猛急也 流水之為一揚明云物字當水字看○然厚云君子學者通稱志就心上說 淵源所積者厚蒙引云所積者厚如中庸其次致曲則

者此之謂也

田謂百畝之田里謂五畝也趙氏曰善養老者教導之使可也養其老耳非家賜而人益之也

孟子曰易其田疇薄其稅斂民可使富

也易斂皆去聲○易治也疇耕治之田也食之以時用之

以禮財不可勝用也 勝音升○教民節儉則財用足也

民非水火不生活昏暮叩人之門戶求

水火無弗與者至足矣聖人治天下使

能存誠文章外見則如所謂誠則形著明者也如是則駸駸然入於聖人之域而不自覺其至矣若無篤實工夫天所積未到期何由得成章又何以能漸進到聖人地位○李貞菴達說云註文章外見解成章所積者厚是本其所以成章也成章以前還有工夫足於此而○大全輔氏曰如自有諸已之謂信至於大而化之謂聖自志學至於從心不踰矩其間次第皆是足於此而通於彼須實存之方知其味非妄想虛空者所能測識也 右第二十四章章圖朱都陽曰此章贊發聖人之道而以用功次第言

有救粟如水火救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

焉於虔反○水火民之所急也尹氏曰言禮義生於富足民無常產則無常心矣○孟子曰

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大山而小天下

故觀於海者難為水遊於聖人之門者

難為言 此言聖人之道大也東山蓋魯城東之高山而太山則又高矣

此言所處益高則其視下益小所見既大則其小者不足觀也難為水難

○孟子曰雞鳴而起指人初醒眼時日十二時作為皆明於此善後此始惡亦從發復之下陽也頌之下陰也○蒙

揚明云執一者揚子子莫言○蒙引云舉一而廢百者多辭也言所執者寡而所失者多百字對三而生也○通義朱都陽曰子莫執中與聖人之中不離聖人隨事即理而有自然之中子莫則膠於一定以為中所以然者以其無權故也若有權以稱之則得事理自然之中矣

若未接物如何為善程子曰只主於敬便是為善○孟子曰楊子取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為我之為去聲○揚子名朱取者僅足之意取為我者僅足於為我而已不及為人也列子稱其言曰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是也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放上聲○摩突其頂也放至也子莫執中執中為近之執中無權猶執一也子莫魯人

下篇曰顏子富亂世居於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其其憂顏子不改其樂孔子賢之鄉鄰有闔

也知楊墨之失中也故度於二者之間而執其中近道也權稱錘也所以稱物之輕重而取中也執中而無權則膠於一定之中而不知變是亦執一而已矣程子曰中字最難識須是默識心通且試言一廳則中失為中一家則廳非中而堂為中一國則堂非中而國之中為中推此類可見矣又曰中不可執也識得則事事物物皆有自然之中不待安排安插義則不所惡執一者為其賊道也舉一而廢百也

○孟子曰饑一存疑五其者不耳以為其也故曰未得飲食之正○大全朱子曰饑渴善其知味之性則飲食雖不甘亦以為其利欲善其仁義之性則所為雖不亦以為其可

○孟子曰饑一存疑五其者不耳以為其也故曰未得飲食之正○大全朱子曰饑渴善其知味之性則飲食雖不甘亦以為其利欲善其仁義之性則所為雖不亦以為其可

腹為饑一知新日錄徐岩泉曰程說以飢渴害口腹貧賤害心志添出貧賤二字作兩項比擬此何說也飢渴就貧賤中一節言說到心害究其極也疏嗟嗟來無非其食其飲之故此非心害而何若說貧賤方

善心志則其食且飲者不為害心志耶末二句大意謂豈惟口腹有害人心亦從此皆有害矣故本文止說人能無以飢渴之害為心害不可認作兩項為此擬之詞大誤○按袁了凡亦如此說人能無以心揚明云人字之說能以心之其處盡洗滌不為害○存疑云此曰飢渴之害指貧賤○燃犀云人字之說無以飢渴之害為心害者謂不以口腹害心志也○人指聖賢的人言○燃犀云云憂不及入就心体之起論○孟子曰柳下惠引云此章以微頭闢幽為至蓋人皆知惠之和而不知惠之和而不流○又云言其所守之介雖三公之位不恤易也○介字就惠所守言分辨意只是不苟○燃犀云介者辨得明守

得確之謂如易所稱介于石是也易者極也得三公而失一介是以三公位換去其介也柳下惠則上不然○通義白雲許氏曰柳下惠不羞汙君不卑小官祖視裸裎焉能况我知也至於不怨不憫三黜而不改其道介也人惟知其和而不知其介故孟子表而出之○大全注氏曰伯夷饑于首陽伊尹祿以天下不顧皆能不以三公易其介獨稱柳下惠何也以惠之和雖於不介故也○介有分辨○大全輔氏曰介有分辨意則與界限之界同人各各有限甚分明不可踰越○又陳新安曰介有剛介介特廉介之意惟其有分辨所以能如此亦如廉本訓廉唯其廉隅分辨所以清廉廉潔也○進不隱賢○公孫丑上篇曰柳下惠不羞汙君不卑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既窮而不憫云云

時中皆舉而廢百者也○此章言道之所貴者中中之所貴者權楊氏曰禹稷二過其門而不入苟不當其可則與墨子無異顏子在陋巷不改其樂苟不當其可則與楊氏無異子莫執為我兼愛之中而無權鄉鄰有鬪而不知閉戶同室有鬪而不知救之是亦猶執一耳故孟子以為賊道禹稷顏回易地則皆然以其有權也不然則是亦楊墨而已矣○孟子曰飢者其食渴者其飲是未得飲食之正也飢渴害之也豈惟口腹有飢渴

之害人心亦皆有害故於飲食不暇擇而失其正味人心為貧賤所害故於富貴不暇擇而失其正理人能無以飢渴之害為心害則不及人不為憂矣人能不以其貧賤之故而○孟子曰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意柳下惠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不怨既窮不憫直道事人至於三黜是其介也○此章言柳下惠和而不流與孔子夷齊不念舊惡意正相類皆聖賢微

道事人論語微子篇柳下惠為士師三黜人曰

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君若枉而不一黜枉道而事人何益夫父母之邦和而不流中庸十章曰君子

和而不流云云孔子論夷夷叔齊不念舊惡然是用布微頭闡幽一章圖吳伯章曰微頭闡幽出易係辭傳語謂事之頭者微之必

人之所共知故也理之幽者闡之以人之所不知故也○大全陳新安曰微頭闡幽四字出杜預春秋傳序本以言孔子作春秋之意於顯明者則微之幽昧者則闡之集註以為孔孟之論夷齊柳下惠亦得此意蓋夷齊之清惠之和此其顯而易覺者夷齊之不念舊惡惠之介此其幽而難見者今則微其顯而闡其幽聖賢之至公至明如此○蒙引云此只是闡幽何以見其微顯蓋人皆知其和介之

林其和而獨稱其介便顯者微顯者闡幽而互見也新說說是百冠二十八章章圖通

鄭陽曰此章辨論人物而見和者之節

○孟子曰有仁千百年眼云張天相曰此章有兩說用教學術事功言近純以心學言較好○蒙引云有為者可變德學事功說不可專主為學○講述下有為蒙引其為學為治時說專主為學亦通

○然犀解云有為指為學用功言集註八尺曰包大全陳新安曰集註於謂夫子之居數仞下云七尺曰包愚按周書為山九仞孔安國云八尺曰包鄭玄云七尺曰包集註兩存其說與蔡氏傳從孔說愚按之周禮匠人為溝洫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廣一尋深一仞謂之澮蓋其為溝洫澮是加一倍之數等八尺也洫亦八尺也度衡廣則計之以尺是澮之廣與深各一丈六尺也以此觀之則孔說為是鄭說恐非○爾雅云四尺謂之仞倍仞謂之乘

○通義吳氏程曰顏師古註漢書以八尺為是與說文合當從之臣侍講名希哲字原明河南人○伊洛淵源錄第七臣侍講傳有之卒全而隆出于中庸十一章百冠之九章章圖不都陽曰此章勉人進學之辭

○孟子曰堯性之是自然能盡仁義之道之字但指道言身之是修德於身也○大全程子曰身之是身也身之也假之者身不修而假借之也○燃犀云性之身之在下假字說俱見誠的意思三之字不必定有所指云云○又云假之假道德之名上取帝王之事非其有也○通義許白雲曰性之者謂得於天者氣質清明義理純樸而終身行之不思而得不勉而中不假修治者也身之者謂氣質微有不

同而自脩其身體道而行自思勉以至於不思不勉者也至於五霸則假尊天子在同胞為名而實欲自行其威富其國入於此道亦不自知其實非仁義又假而不

辨幽湯霍林曰又假便是

辨幽湯霍林曰又假便是

辨幽湯霍林曰又假便是

頭闡幽之意也

○孟子曰有為者辟若掘井

掘井九仞而不及泉猶為棄井也辟讀作譬

軻音及與匈同○八尺曰仞言鑿井雖深然未及泉而止猶為自棄其井也○呂侍講曰仁不如堯孝不如舜學不如孔子終未入於聖人之域終未至於天道未免為半

○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堯舜

天性渾全不假脩習湯武修身體道以復其性五霸則假借仁義之名以

天性渾全不假脩習湯武修身體道以復其性五霸則假借仁義之名以

天性渾全不假脩習湯武修身體道以復其性五霸則假借仁義之名以

天性渾全不假脩習湯武修身體道以復其性五霸則假借仁義之名以

天性渾全不假脩習湯武修身體道以復其性五霸則假借仁義之名以

天性渾全不假脩習湯武修身體道以復其性五霸則假借仁義之名以

天性渾全不假脩習湯武修身體道以復其性五霸則假借仁義之名以

天性渾全不假脩習湯武修身體道以復其性五霸則假借仁義之名以

天性渾全不假脩習湯武修身體道以復其性五霸則假借仁義之名以

天性渾全不假脩習湯武修身體道以復其性五霸則假借仁義之名以

天性渾全不假脩習湯武修身體道以復其性五霸則假借仁義之名以

天性渾全不假脩習湯武修身體道以復其性五霸則假借仁義之名以

不歸非謂不歸于真言其
假之久而安也初猶知非
真有其父則謂其奔湯武亦
不過如此併不自知其非
真有其父○蒙引云惡知非
霸自不知也○大全朱子
曰惡知一字為五霸說如
云五霸自不知也五霸又
假而不歸安知其亦非已
有也傳註傳說○大全趙
師卿註及其成功中庸
二十章曰或安而行之或
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
及其成功一也功烈如彼
○公孫丑上篇曰管仲得
君如彼其專也行乎國政
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卑也

求濟其貪久假而不歸惡知其非有
欲之私耳惡平聲○歸還也。有實有也。言竊其
名以終身而不自知其非真。有或曰。
蓋歎世人莫覺其偽者亦通。舊說久
假不歸即為真。有則誤矣。○尹氏曰。
性之者與道一也。身之者履之也。及
其成功則一也。五霸則假之而已。是
以功烈如彼。○公孫丑曰伊尹曰予不
狎于不順放太甲于桐。民大悅。太甲賢
又及之。民大悅。予不狎于不順。太甲篇
○公孫丑曰。講述云。予是伊尹自謂不順。指太甲。予不狎于不順。謂予不欲君見于不順義理之
嗣君也。○通義詳自雲曰。不狎不順。有二義。伊尹謂我見桀。不順。今又謂見太甲。不順。予就桀。謂太

甲一人言及之。此一義也。或言伊尹見太甲。用行事。曰。予不令於理。我不欲君慣見此不順理之事。乃就
太甲一人言及之。又一義也。○然畢云。桐。桐官湯墓地。放是。遵諒陰之制。使其思湯而改悟也。○文林
貫曰。云放是。放置桐。是桐宮。楚湯的所在。圖解見前篇見于魚章上篇。賢者之為。圖解云。賢者
沒論。不指伊尹。○揚明示
不敗。亦及說。不指太甲。○
通義趙氏。惠曰。孟子論伊
夷之清。柳下惠之利。則皆
言其有。隘與不恭之弊。於
伊尹之仕。既三言及之。而獨
不言其弊。蓋所謂有伊尹
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
莫後者。即此仕之弊也。不與
夷惠之弊同論。而及於此
發之也。其慮天下後世遠
矣。○又許白雲曰。王文憲
謂伊尹放太甲。用善。用權。者
也。孟子明其事。而言曰。有
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
志。則莫善。用權者也。倘使

甲所為不順義。賢者之為人臣也。其
理也。餘見前篇。君不賢則固可放與。與。平。孟子曰。有伊
君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莫也。伊尹
公天下以為心。而無一毫之私者。也。○公孫丑曰。詩曰。
不素餐兮。君子之不耕而食。何也。孟子
曰。君子居是國也。其君用之。則安富尊
榮。其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不素餐兮。

孟子居於彼則必在伊尹之事業○大全覺軒蔡氏曰孟子此兩語不惟見伊尹之心如青天白日而百世之下亦臣亂賊亦無所逃其罪矣味則可之辭亦見處變權可之意而非正法也右第三十一章章圖通義朱氏曰此章明个臣處變之權

○公孫丑曰文林貫自云君子是定者之人○然犀解云用之只是用其言如告文公行井田之類○講述云其君用之不是用其身只是用其言也○弟從之對○文林貫曰文用是用其言安是國家寧謐對危字看當是貨財充裕對貧字看當是爵位等隆對卑者○傷明云安是國脈安固當是國用充足尊是臣民具瞻榮是中外無侮孝弟忠信是事父從兄之間有實心實行

更之語既見于滕文公上下篇今更之右第三十二章章圖通義朱氏曰此章明聖賢謝受之義○王子墊問○然犀解云士指也子一流人非及指遊說之士也○講述云士為四民之首既不肯為農工商賈之事士為草莽之臣又不得為公卿大夫之事故王子以何事為問亦不辨而食之意也集註齊王之人物備考二十四云王子墊齊王之子也云云字○尚志慮未入曰心所欲為之謂志尚謂高非隱居高尚之謂謂身雖卑微志則高大夫者行木入之道已有欲為意向不當為小人之事其所欲為定出其上是謂尚志○大全朱子曰此志字與交在觀其志之志同未規於所行方見其志存也集註志者心之中心之所謂也字毛詩小序之字高同其志易書上九云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孰大於是卷七丹反○詩魏國風伐檀之素餐此與告陳相彭更之意同

○王子墊問曰士

何事墊丁念反○墊齊王之子也上有所事而士居其間獨無所事故王子問之也

孟子曰尚志尚高尚也志者心之所之也士既未得行公卿大夫之道又不當為農工商賈之業則高尚其志而已

曰何謂尚志曰仁義而已矣殺一無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

之非義也居惡在仁是也路惡在義是也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惡平聲○非仁非義之事雖小不為而所居所由無不在於仁義此士所以尚其志也大人謂公卿大夫言士雖未得大人之位而其志如此則大人之事體用已全若小人之事則固非所當為也

○孟子曰仲子小義

與之齊國而弗受人貨信之是舍簞食

豆羹之義也人莫大焉親戚君臣上

更之語既見于滕文公上下篇今更之右第三十二章章圖通義朱氏曰此章明聖賢謝受之義○王子墊問○然犀解云士指也子一流人非及指遊說之士也○講述云士為四民之首既不肯為農工商賈之事士為草莽之臣又不得為公卿大夫之事故王子以何事為問亦不辨而食之意也集註齊王之人物備考二十四云王子墊齊王之子也云云字○尚志慮未入曰心所欲為之謂志尚謂高非隱居高尚之謂謂身雖卑微志則高大夫者行木入之道已有欲為意向不當為小人之事其所欲為定出其上是謂尚志○大全朱子曰此志字與交在觀其志之志同未規於所行方見其志存也集註志者心之中心之所謂也字毛詩小序之字高同其志易書上九云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仁由義存疑云君以心之所存言路以身之所行言○揚明云太人如皇帝王者是○圖解余慶之曰大人之事如伊尹之任是也小人之事則並耕而食矣與朋一章意相承孟子自道也○國富強成風無罪取非在皆當世遊士途君之惡民賊而為良臣者孟子思以仁義濟世不得志故曰尚志易云不事王侯高尚其志子曰不事王侯志可則也即此意○仁用謂義有所歸○仁用謂義有所歸○仁用謂義有所歸

下以其小者信其大者奚可哉舍音捨
 ○仲子陳仲子也言仲子設若非義而與之齊國必不肯受齊人皆信其賢然此但小廉耳其辟兄離母不食君祿無人道之大倫非莫大焉豈可食音嗣
 以小康信其大節○桃應問曰舜為天子臯陶為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桃應
 孟子弟子也其意以為舜雖受父而不可以私害公臯陶雖執法而不可以刑天子之父故設此問以觀聖賢用心之所極非以為真有此事也

人倫使之必盡其道則非盡性而樂猶理者不能故孟子言此以曉齊人使之勿迷於小而必欲其大耳○杜靜臺筆記云是舍簞食言舜之義非謂其矯情上受也對無人倫言則此誠為我之小者爾入莫大焉○圖解云言人更有那作人一人倫一親戚指佛兒離母一君臣上下指不食君祿連入莫大焉作一句讀勿添罪字○辟兄離母一滕文公下篇曰仲子齊之世家也兄戴蓋若萬鍾以兄之祿為不義之祿而不食也以兄之室為不義之室而不居也辟兄離母處於於陵云云
 ○桃應問曰人物備考云桃應未詳○終尾解云桃應孟子弟子事定無考問是設問○萬姓統譜云桃應孟子時人孟子曰執一講述云耕之而已說謂執法說謂執言雖然執言即執法也曰夫舜惡一講述云夫有所受一說謂受之於天一說謂受之於堯一說謂言之今依受于天說○蒙引云不必拘說受之於堯總是一國法便有所受而為上斷者所當世守雖君命小得而廢也此於論大理則不可易曰圖解云大全注氏曰竊為而逃畏大故也詐然之樂樂天故也孟子之對不後世為人世子之道而已以天子之父殺人且不可食况其兄者乎以天下之大且可棄况其小者乎○文林貫旨云海濱是極言其逃之遠意○講述云此章之論不可強通者多矣只是設問以論聖賢之心如總註所云○史記循吏傳云石奢者楚昭王相也賢廉止無所阿避行縣道有殺人者相追之乃其父也縱其父而還自擊殺殺人言之王曰殺人者罪也父也夫以父立政不孝也廢法非忠也臣罪當死王曰追而不及不覺其罪子其治事矣石奢曰小私其父非孝也不奉王法非忠也王赦其罪上惠也伏誅而死忠也遂不受命自刎而死○邵宇註曰君子之論善惡謂竊負而逃愛為天子然且可為而奪獨不可爭雖天下歸一爭則有其度樂矣○孟子嘗言一離婁上篇為孟子曰天下大悅而將歸已視天下皆已歸已歸已歸已也惟是為然惟順於父一萬章上

篇曰天下之上悅之人之所欲也云云貴為天子而不足以解憂入悅之好色富貴無足以解憂者惟順於父道可以解憂天理之

極也大全胡雲峯曰阜但知有天子之法天理也君臣人倫之至也樂但知有

父天理也父子人倫之至也○蒙引云天理亦人倫在天為理在人為倫○離

妻上篇孟子曰規矩方員之至也取人人倫之至也

朱氏曰此章明處事之大節

○孟子自范一燃犀解云聖見便見有發氣象入鼻處○脉云聖見即聖見其氣也○文林貫首云見其容貌詞氣大異于人有感于心○揚明云居就者處之崇也○移氣乃氣象變異發就移養之謂也○孟子曰體態孟子曰

孟子曰執之而已矣

法而已不知有天

子之然則舜不禁與與平聲○曰夫

舜惡得而禁之天有所受之也夫音扶

○言事幽之法有所傳受非所敢然私雖天子之命亦不得而廢之也

則舜如之何問也曰舜視棄天下猶棄

敝屣也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

然樂而忘天下○蹤音徒訪與欣同○蹤音

○孟子自范一燃犀解云聖見便見有發氣象入鼻處○脉云聖見即聖見其氣也○文林貫首云見其容貌詞氣大異于人有感于心○揚明云居就者處之崇也○移氣乃氣象變異發就移養之謂也○孟子曰體態孟子曰

夫綿作人浚之子與朱子為友朱子嘗稱學者稱為南軒先生○又詳見于淵源續錄第四○鄭志完之傳在言行錄後集十三○圖解云既嘆而復言非何文○又云又加于孟子曰三字勿忽始善之彷彿有道氣象故又覺而感嘆殊深及即而執之又惜其不畜移不能廢其居故又曰天下廣居

要得輕觀王子氣精神全在况字廣居照註仁字為况况字乎字有形容不出意王子宮室○蒙引云

宮通一家言室其宮之間房也○交專指衣裳服通言氣履房經之類是也○

燃犀云多大槩也同言日用所養之同非謂制度華

矣同也○講述云與久同非謂宮室制度之同也○只

是人居宮室彼亦居宮室之類○燃犀云若彼指氣體

之異言見前篇出于滕文公下篇辭然見於

辭然以下之八字已出上

乎夫非盡人之子與

范音扶與平聲○

子二十一章 魯君之宋

揚明云指交鄰修好言○
燧犀云呼于埳澤是至門
而有所辨召非呼守門者
○盧未人曰引魯君車以

証下子魯君以聲言王子
以氣体言總是居多所移
此無他二句作孟子言勿
作守者言○大金問孟

先言居移氣養移体後却
只言居宋子曰有是居則
有是養居公卿有公卿底

奉養居貧賤有貧賤底奉
養言居則養在其中○
○言章圖宋都陽日
此寄勉人為仁之辭

○口食一揚明云食祿養也弗愛不用稍以待之豕交但有養養之意不敬不以誠心重人獸
○脉云食祿食也愛者或聞其名而羨之或哀其窮而收之但是外面禮文未有養
○則則曹德樂道極其崇重而不敬慢也養大馬尚知愛惜豕則養之而已故分設○蒙引云

為犬馬之屬大馬有為人
之所愛者如西旅獻豕伯禽求犬於秦者皆以百兩金請易之而不與初
生之犬能救主張然之犬能報殺皆可愛者至於馬則愛之者尤多周穆王之於八駿武帝之於天
馬及大宛名馬至用兵殺數萬人而得之齊京公所愛馬病死至殺殺養馬者非晏子之諫不敬此
類甚多是人於犬馬愛
之非豕之比也○
○揚明云恭敬是敬賢是
心○
○詩小
雅鹿鳴篇曰美筐是將人
之好我示我周行朱傳云
美奉也筐所以盛幣帛者
也將行也奉幣而行幣帛
云云○
○通義
白雲曰恭敬者之恭敬以
發於心者言恭敬而無實
恭敬以幣帛言○大金趙
卿曰實謂愛敬也○蒙
引云君子不可虛拘言君
子不可得而虛拘也虛字
從通字生云云○揚明

之位。養奉養也。言人之居處所繫甚
大。王子亦人子耳。特以所居不同故
所養不同。而其
氣體有異也。孟子曰

子宮室車馬衣服多與人同而王子若
彼者其居使之然也况居天下之廣居
者乎

吾君也何其聲之似我君也此無他居
者乎

孟子曰食而弗愛豕交之也愛而不敬獸
畜之也

者幣之未將者也

○孟子

之居處所繫甚大。王子亦人子耳。特以所居不同故所養不同。而其氣體有異也。孟子曰

子宮室車馬衣服多與人同而王子若彼者其居使之然也况居天下之廣居者乎

吾君也何其聲之似我君也此無他居者乎

孟子曰食而弗愛豕交之也愛而不敬獸畜之也

者幣之未將者也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不可短也。○豚之喪也。父母之喪。宜王欲短喪。無人心矣。丑乃教以爲期。此與於不仁之甚者也。○親喪不可短。而曰爲期。猶兄也。豈所以教哉。圖子曰。是上然。犀云。是指猶愈之言。○孔子曰。子論語。陽貨篇。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王子有之。庶子母死。是生母死。爲既除之。公子君之庶子也。○縗七緇。及赤黃色。○通義云。緇。深紅。○縗。紵。及章。圖云。純也。節衣縮食。曰純。上聲。曰是欲終。

月之喪。公孫丑曰。若此者。何如也。爲去聲。○陳氏曰。王子所生之母死。厭於嫡母。而不敢終喪。其傳爲講於王。欲使。得行數月之喪也。時又適有此事。五問如此者。是非何如。按儀禮。公子爲其母練冠。麻衣。練緣。既葬。除之。疑當時此禮已廢。或既葬而未忍。即除。故講之。曰。是欲終之。而不可得也。雖加一日。愈於已。謂夫莫之禁。而弗爲者也。夫扶。○言王子欲終喪。而不可得。其傳爲講。雖止。得加一日。猶勝不加。我前

爲謂夫莫之禁。而弗爲者也。夫扶。○言王子欲終喪。而不可得。其傳爲講。雖止。得加一日。猶勝不加。我前

○圖解云。謂大指。我謂明以齊王無所禁制。而自不也。是爲終喪之說。○天經地義。孝經文。右第三十九章。章圖通義。朱氏曰。此章明喪禮之等級。○圖解云。君子是繼在國來之君子。所以教。謂教之術也。○文林貫旨。五者。字指所教之道。說集註。因人品高下。大全輔氏曰。如時雨化之。高者成德。連財其。次也。答問。下者也。私淑艾。有歸時。而相去或遠。不同時。而其生也。後不能及。理受業者也。有如時雨。○豚云。時雨之化。是天資高。學力到。他自家已有。梧頭。但畧一照醒。便如草木。少得時雨。不覺油然而化。遂化就君子。身上說。五者。字俱指教言。○大全朱子曰。時雨化者。不先不後。適當其時而已。集註。若孔子之。大全朱子曰。他地位已到。因而發

日君子之所以教者五。下文五者。蓋因去遠近先。後之不同。有如時雨化之者。時雨及也。草木之生。播種。封植。人力也。至而未能自化。所以少者。雨露之滋耳。及此時而雨之。則其化速矣。教人之效。亦猶是也。若孔子之於顏曾。是已。有成德者。有達財者。財與材同。此各因其所長。而教之者也。成

之如孔子告顏子以四勿
告曾子以三貴所謂時用
化之者有成德者山脈云
德是心術正的人尤是
有才能的人二項亦都是
學力上來成者涵育重陶
使之去其私累入於純氣
也達於此後開導未就理
者使之就理未通變者使
之通變也 ○大全朱
子曰成就其德則天資
純粹者通達其材材是未
資明敏者集註如孔子之
通義金仁山曰冉雍未
仁闕子篤之孝夫子成其
在德行之科所謂成德也
子路好勇夫子達之禮義子貢頡頏夫子達之以性道此所以成其材也○大全胡氏曰孔門四科
顏曾冉閔皆以德行稱益子貢集註則以未子之於冉閔為成德而顏曾為增雨化之何也蓋自
顏曾以下皆在夫子教之之中而顏曾五獨得夫子化之妙也有答問者云答問是資學子俱

德如孔子之於冉閔達
財如孔子之於由賜
問而答之若孔子之於
之於樊遲問章也有私淑艾者艾音
私竊也淑善也艾治也人或不能及
門受業但聞君子之道於人而竊以
善治其身是亦君子教誨之所及若
孔孟之於陳亢其之是也孟子亦曰
予未得為孔子徒
也予私淑諸人也此五者君子之所
以教也聖賢施教各因其材小以
孫丑曰道則高矣美矣宜若登天然似
子路好勇夫子達之禮義子貢頡頏夫子達之以性道此所以成其材也○大全胡氏曰孔門四科
顏曾冉閔皆以德行稱益子貢集註則以未子之於冉閔為成德而顏曾為增雨化之何也蓋自
顏曾以下皆在夫子教之之中而顏曾五獨得夫子化之妙也有答問者云答問是資學子俱

劣無德可成無材可達只就所問答之以發其見之所求也集註若孔子之於大全輔氏曰樊遲
之粗鄙萬章之淺率孔孟皆必候其問而後施教之是也有私淑艾者講述云私淑艾或時相後地
相遠不能及門受業但聞君子之道于公矜以金以治其身則雖非君子親教亦君子之道所成就是
亦教也集註若孔子之於通義金氏曰九因于貢伯魚而聞夫子之道之因徐之上而聞而子之命此
所謂通相傳授者也孟子之私淑於人則又在雨化成德之間者矣○陳亢因于貢伯魚而聞孔子
之道詳見論語學而篇及季氏篇裏子因徐子聞孟子之命已見于論滕文公上篇今裏之孟子亦
曰一事見于兩處下篇此五者君一然屋云五者定指上教集註因其材中庸十七章曰天之生
物必因其材而篤焉石渠音屬朱鄭陽曰此音聖賢施教之道

○公孫丑曰集註李彭山曰高矣美矣登天然○然屋云登天又
形容難及○文林貫目云彼指學者說孟子曰大梁引云此一句是起下文君子引而不發云云
○圖解云繩以糾木使直墨以制木使正看引而圖解云引導以正學正法○大全朱子曰引
而不發謂漸啓其端而不竟其說譬如謂義理昭著如有物之隱然於心自之問集註得之妙蒙
引云得之之妙如曾子所得之一貫顏子所得之卓爾此說所謂中道而立無過不及之所托固非
可以易言然亦天理之當然而已故曰非難非易也能者從之如顏子有四勿之功曾子有力行之
力則得之矣○諸說辨斷易崔林曰中道而可立是就道體而言在目前不是說非難非易捨來
見得道在目前之間原不是難的只在能者能領悟得來便是不符感而自可及也到得別處君子
也道有定體大全陳新安曰道有定體謂中道而立教有成法謂繩墨較準用者不可抗之使高
高者不可敗之使卑由言道有定體也雖謂有不能與者謂引而不發雖堅石不可與者謂繩如也
孰玩味之有無窮之妙○章圖東嘉史氏曰道有定體學不可抗高不可與三句是正公孫丑所言

之失教有成法議不能顯
然不能滅三句是明孟子

繩黑教率不可改變之旨
與君子引而不發以下四

句之意輔成當日惟其道
有定体故教有成法愚亦

日惟其果不可抗高不可
敗故語不能顯默不能藏

蓋知道之有定体則知耶
之不可抗高之不可敗矣

知教之有成法則知語之
不能顯默之不能藏矣

此章聖賢施教之道
○孟子曰天賜楊明云殉

身謂道不離身以身殉道
揚明云謂道既難行則身必退而身不離道

妻與其家大夫謀以殉葬
子充曰以殉葬非礼也雖然則彼疾道養者孰若妻與幸德已則吾欲已不得已則吾欲以二子者

之為之也於是辨果用天問以道大全華陽范氏曰君子道世之范則身顯而道行得志澤加於民故以道從身遺世之亂則身隱而道不行不得志修身見於世故以身從道以道殉乎人者陳代所謂枉尺而直尋也古之聖賢以道殉身伊尹周公是也以身殉道孔子孟子是也云云○存疑云

當將仕者皆以道殉人者
也故發此言○文林貫旨

云以道殉人是杜道求合
的意思○微言雋濤國日

殉道殉身是以已為主也
殉人是以人為主而依附

之也己為主進退權在我
人為主盛辱之權在人

以順為正者妾婦之道也
○公都子曰楊明云所

不可及也何不使彼為可幾及而日孳

孳也幾音孟子曰大匠不為拙工改廢

繩墨豈不為拙射變其教率為去聲教

者之不可易之法不容自取以徇學

能也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中道

而立能者從之引引弓也發發矢也躍

文教率而言君子教人但授以學之

之法而不告以得之之妙如射者之

引弓而不發矣然其所不告者已如

踊躍而見於前矣中者無過不及之

謂中道而立言其非難非易能者從

之言言學者當自勉也○此章言道有

定體教有成法中不可抗高○孟子

不可敗語不取顯默不能藏

曰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

殉道殉如殉葬之殉以死隨物之名也

退以死相從木而以道殉乎人者也

以道殉人○公都子曰滕更之在門

首章高子書表注

孟子七

三十一

貫七日云若在聖人猶言當

以禮相待也意思(蒙引)

云多更所謂若在所禮者

意亦在於貴與賢也

滕更滕君一人物備者二

十四云滕更滕君之弟也

學於孟子云云(孟子曰扶

圖解云賢謂已賢于諸

子非血氣較不能長是弟

子中年最長(大全陳新

安曰挾者兼有而待之之

稱勳勞已嘗有功於師

故謂已與師有相好樣此

以來學諸師待以異意而

教之皆所不當答(大全

張南軒曰受道者以虛心

為本則能受有所挾則私

一故不容也使能思所以

日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

也若在所禮而不答何也更平聲○趙

君之弟來 孟子曰挾賢而問挾賢而

問挾長而問挾有勳勞而問挾故而問

皆所不答也滕更有二焉長上聲○趙

貴挾賢也尹氏曰有所挾則受道之

心不專所以不答也○此言君子雖

誨人不倦又忠○孟子曰於不可已

而已者無所不已於所厚者薄無所不

薄也○已止也○不可止謂所不得不為者

之也○所厚所當厚者也○此言不及者

斃其進銳者其退速○進銳者用心太

退速○二者之弊理勢必然雖過

不及之不同然卒同歸於廢弛○

孟子曰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於

民也仁之而弗親親而仁民仁民而

愛物○謂禽獸草木○愛謂取之有時用

之有節○程子曰仁推已及人如老

吾老以及人之老於民則可於物則

不可○統而言之則皆仁分而言之則

○孟子曰於(蒙引云於不可已而已者以處事言於所厚者薄以待人言○甲第五云不可已謂常

倫理之大事○燃犀云不可已指事之大者凡關於細常倫理是○大全朱子曰厚薄是以家對

國言之文曰所厚謂父子兄弟骨肉之恩理之所當然而人之不能已者進銳者(蒙引云其進

銳者以裕為言○圖解錢

希聲曰按劉向云川以委

追故能遠山以峻進故能

高學以漸清故能進人以

涵泳故能豪傑氏之學手

事無所不已于情無所不

薄以頓悟為聖果以階級

為權乘與聖道及俗儒宗

信所由供(百四十四) 章圖通義朱氏曰此章論

衆人專為之弊 ○孟子曰君(存疑云此

章言君子之施仁有等級

而不混也(是下混下是

有等○微言方文伯曰親

與愛統是一個仁但有厚

薄之分

而已

而已

而已

而已

而已

而已

而已

而已

而已

而已

而已

而已

而已

而已

而已

而已

而已

而已

蔡燭是血肉塗地意驅其所愛也存疑云惠王本意不是驅子弟死地但兵被殺似驅之耳○大全曰即所謂東敗於齊長子死焉者此承前篇上大全胡雲雲曰承所厚者遺親親仁民仁者無不愛而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具一家之內而推出外以及天下不仁之禍由疏遠親以土地之故及其民以民之故及其子土地親民亦為疏也下句難言由外及內故變言由疏遠親○大全輔慶源曰仁人之恩自內以及外者自本而推之故雖無所不愛而輕重等差蓋不可紊也不仁之禍由疏遠親者得然而從流者也惟其徇欲而從流故橫放逆施莫之紀極也始也糜爛其民而殘賊其子氣終不至殺身之禍後不也

夫不能三年之喪而總小功之察放飯流斂而問無齒決是之謂不知務飯晚及斂自仲夏及○三年之喪服之重者也總麻三月小功五月服之輕者也察致詳也放飯大飯流斂長斂不敬之大者也齒決齧斷乾肉不敬之小者也問講求之意○此章言君子之於道識其全體則心不狹知所先後則事有序豐氏曰智不急於先務雖徧知人之所知徧能人之所能徒弊精神而無益於天下之治矣仁不急於親賢雖有仁民愛物之心小人

○孟子曰春上蒙引云春秋是指春秋經非指春秋時也故註云春秋每書諸侯戰伐之事云如召陵之戰大全曰春秋信公四年齊侯伐楚楚屈完來盟于召陵○左傳信公四年春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楚屈完來盟于召陵○左傳信公四年春齊侯以諸侯之師侵吾地也何故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君曰王侯九伯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賜我先君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海南至穆陵北至于無棣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王成王之孫南巡行成陳而溺周人諱而不赴諸侯不知其故故問之對曰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給昭王之不復其問請水漬昭王時漢非楚竟故不受罪征者上伐○徵言徐女扈曰上伐下不必天子親伐只是必由天子之命使征伐身天子出春秋不作矣○蒙引云征者上伐下也征伐自天子出也諸侯自天子命方伯以討之無有諸侯伐諸侯者春秋征戰皆不寫王命以諸侯伐諸侯此所以無義戰也○圖解云上是天子下是諸侯征是天子伐諸侯之名○又云敵國謂名分相敵之國非視敵國實是諸侯安得相征○衍明云敵國以分相敵言右第二章章圖朱都陽曰此章明征伐之義

○孟子曰盡上厥崖云盡信是泥詞而深信書不單指書經是較事之書書是○蒙引云此書學不必然指書經是載事之辭皆書也○代醉編韓子云孟子盡信書則不如無書書是空可無也當作無為書為治也言不如不讀五於武成上厥崖云武成武王紀事之書要簡策三三策有伐紂施仁說○大全張子曰不以文室辭不以辭室書此教人讀詩法也於武成取三策而已此教人讀書法也○講述云於武成取三策無所指註云奉天伐暴及政施仁亦三策而已此教人讀書法也○不可信者多故下文舉漂杵曰言以實事○人無敵上言周與商云仁者雖曰無敵然亦無兵不血及支理但紂眾如秋飛廉等煽虐害害不戰而下誰謂周師善戰歌後舞如履無入之境故故武

城之計俱其寔錄孟子因戰國殺机方熾動以古人之書為在矣又慮後世不察武王弔伐之心而殘賊以是亦以漂種藉口也故曰盡信書不如無書情武也亦以全武也○又徐傲弦曰獨言武成者蓋湯之伐桀猶止于放若黃鐵之乘大白之懸當時武王之心已不能自於西山之二子洛邑之頑民矣而又以過辭文之天下後世或疑收野之舉非應天順人者故表而出之○蒙引云何其血之流耗也梓春材也兵問安得有春梓曰此正兵中所宜用也古人凡行兵兵人須各持斧鉞板杵之屬為營壘備也又有羅鍋之類行以為羅羅以為鍋○通義許自雲曰書中一典三謀之類皆聖哲之言一定而不可易者若其餘戰事之辭或有過稱者蓋子此言非謂書中之言皆不盡信但謂其辭時或有害於義者

爾讀書之人不可不以此附義義可也○梓春材也通義吳氏程曰春梓搗糧築壘所用血流漂杵通義吳氏程曰漂杵相友浮也顏氏曰其血可以浮杵言殺人多也程謂此特甚言之耳如漢書袁熙灑山豈誠有是邪設是言通義具氏程曰設是言謂假設是言以寄意非果於不信也○通義

圖朱氏曰此章明征伐之義而見讀書之法○孟子曰有上圖解云是述當時人自見之詞猶前篇我能為君約與國戰必克之類○大全曰以帝王之世律之則罪人也○國君好仁○然犀云上言此言國君者臣道君以戰陳故也仁則安天下不嗜殺人之人無敵要見不待戰陳意是敬動之語○蒙引云夫國君好仁天下無敵焉何以見之如湯南面而征北狄怨東面而征西夷怨口矣為我孰有敵之者

在位無由下達聰明日蔽於上而惡政日加於下此血子所謂不知務也

盡心章句下 凡三十 八章

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不仁者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

孫丑曰何謂也梁惠王以土地之故糜爛其民而戰之大敗將復之恐不能勝

故驅其所愛子弟以殉之是之謂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

梁惠王以下孟子使之戰關糜爛其血肉也復之復戰也子弟謂天子中也以土地之故及其民以民之故及其子皆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此承前篇之末三章之意言仁人之恩自內及外不仁之禍由疏逮親○孟子曰

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

春秋諸侯戰伐之事必加譏貶以著其擅興之罪無有以為合於義而誣之者

孟子曰

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

春秋諸侯戰伐之事必加譏貶以著其擅興之罪無有以為合於義而誣之者

孟子曰

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

春秋諸侯戰伐之事必加譏貶以著其擅興之罪無有以為合於義而誣之者

孟子曰

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

春秋諸侯戰伐之事必加譏貶以著其擅興之罪無有以為合於義而誣之者

孟子曰

在位無由下達聰明日蔽於上而惡政日加於下此血子所謂不知務也

盡心章句下 凡三十 八章

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不仁者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

孫丑曰何謂也梁惠王以土地之故糜爛其民而戰之大敗將復之恐不能勝

故驅其所愛子弟以殉之是之謂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

梁惠王以下孟子使之戰關糜爛其血肉也復之復戰也子弟謂天子中也以土地之故及其民以民之故及其子皆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此承前篇之末三章之意言仁人之恩自內及外不仁之禍由疏逮親○孟子曰

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

春秋諸侯戰伐之事必加譏貶以著其擅興之罪無有以為合於義而誣之者

孟子曰

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

春秋諸侯戰伐之事必加譏貶以著其擅興之罪無有以為合於義而誣之者

孟子曰

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

春秋諸侯戰伐之事必加譏貶以著其擅興之罪無有以為合於義而誣之者

孟子曰

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

春秋諸侯戰伐之事必加譏貶以著其擅興之罪無有以為合於義而誣之者

孟子曰

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

春秋諸侯戰伐之事必加譏貶以著其擅興之罪無有以為合於義而誣之者

孟子曰

又如武王之代殷也蓋約之民自無有敵之者故能以寡勝衆如此○又云不日南而征北國然東面征西國然而必且西夷北狄者大狄在四遠之地要荒之外尚恐其我後則近者可知古人立言之法多類此集註解見前篇用滕文公下篇國王之伐一衍明云革車者以皮革裹車也我輜車傳云執射執御者曰虎賁○講述云革車輜車之車載輿械財貨衣裝者虎賁乃一兩之長而總百人者也○革車書序作衣車註云兵車百夫長近載輿兩車步卒千一人○揚明云虎賁勇士稱也若虎賁獸言其猛也皆百夫長也集註不書序作百書者有安國尚書也○通義金仁山曰史記亦作七書序不可信王曰無畏通義金氏曰前章疑武成難信此章繼武王伐殷疑武成所以懲戰國多

但就中彼善於此者則有征者上伐之如召陵之師之類是也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程子曰載事之辭容有重辭而已而也推執於辭則時或有吾於武成害於義不如無書之愈也武成周書篇名武王伐紂歸而記事之書也策竹簡也取其二三策之言其餘不可盡信也程子曰取其奉天伐暴

殺之暴孔湯武所以示後世居民之仁章不同歸於救世而已○蒙引云崩不是崩墜只是非而向下之意言其扣頭如獸角之下觸也○又云宋子謂武王不效湯者其所指固非一端然以此章觀之亦見得武王不如湯處在湯則曰南面而征北狄怨東面而征西夷怨曰奚為而後我湯兵未至而民已先信其為救民伐罪之師而求敵百姓矣初不顧一詞之告諭而後民始安之所謂歸市者不止耕耨不變是少信得湯過若武王則猶須云無畏寧爾也於是民始若崩厥角蓋言民雖同歸於無敵然亦不無後多征之為言圖解云已者民各指其國君之不仁者也○直解云承上文說所謂仁人無敵于天下者其故何哉蓋征之為言以已之正而正人之不正者也如君伯無道成湯則以大義正之商紂

仁人無敵於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杵春之意及政施仁之法而已或作或作繭繡也武成言武王伐紂紂之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孟子言此則其不可信者然書本意乃謂商人自相殺非謂武王殺之也孟子子之說是言懼後世之孟子曰有曰我善為陳我善為戰大罪也陳去聲國君好仁天下無敵焉制在位曰陳交兵曰戰

不仁武王則以不義取之
于時百姓為暴君所虐
不聊生左欲有人以仁義
之師來正已之國也故未
至而望若雲霓既至而喜
若時雨如商民之延頸以
待周武之執紼以迎有不
後兵威之如而自服矣焉
則戰為爭然則今臣不以
湯武望其君而但以戰陳
之事邀功惑眾使上下均
受其殃其罪真不容于死
矣用人者可不以之為鑒
也哉朱氏曰此章明征伐之義
○孟子曰梓匠圖解云梓
匠是木工輪輿是車工○蒙引云梓匠輪輿神人蓋就山取木者故以木名之匠人則制木使成器
者故以工名輪人車所重在輪故別為一工與人除輪之外凡車中事件皆其所制○諸說辨斷後
若臬曰規矩迹也巧神也迹可傳神不可傳也云○大全陳新安曰即循規矩熟後自得之妙末

好去

南面而征北狄怨東面而征西

夷怨曰奚為後我此引湯之事以武王

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去

聲賁音奔○又以武王之事明之也

王曰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

角稽首書泰誓文與此小異孟子之意

來伐紂本為安寧汝非敵商之百姓

也於是商人稽首至地如崩之崩也

有舍規矩而可以得巧者上達即下學之覺悟處未有舍下學而徑可以上達者但巧與上達
教者所能致力耳未嘗以為出於規矩與下學之外也莊周所論大全曰莊子天道篇桓桓公
讀書於堂上輪扁斲輪斲輪於堂下釋桓桓而問桓桓曰敢問公之所讀者何言
耶公曰聖人之言也曰聖
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
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
魄晉谷食曰天桓公曰寡
人讀書輪人安得識者有
說則可無說則死輪扁曰
臣也以臣之事觀之斲輪
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
不入不久亦不疾得之於手
而應之於心口不能言有
數存焉於其間臣不能以
喻臣之子臣之妻亦不能
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
而老斲輪古之人與晉谷
其不可傳也死矣然則君
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

征之為言止也各欲正己也焉用戰於

屢反○民為暴君所虐皆

梓匠輪輿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尹

日規矩法度可也言者能也巧則在其人

雖大匠亦未如之何也已蓋下學可

以言傳上達必由心悟莊○孟子曰

舜之飯糗茹草也若將終身焉及其為

天子也被袵衣鼓琴一女果若固有之

夫曰此章論施教之道而為勉進學者之辭

○孟子曰舜之家引云草

蔬菜也故蔬菜之類字皆從草頭草者其總名蔬菜即草之可食者也然以其皆草也故此謂之草○衍明云若將終身若固才一旬極重○通義朱都陽曰有天下不與者是不為外物所役若將終身若固才一之者是不為外物所遷餒跪飲水樂在其中者是不為外物所累安土敦仁聖之至也此皆即其心之所安而言之傳

所性亦定一大全輔氏曰所性謂天所予我之性亦定謂雖大行不加雖窮居不損也夫身富貴感皆外物之儻來寄也聖人盡性故湛然無所欣戚於其間隨遇而安不以物動已也無預於已不以已隨物也○盡心上篇曰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分定故也

飯。上聲。糗。去久反。茹。音汝。殄。之忍反。

果。說文作裸。烏果反。○飯。食也。糗。乾

糲也。茹。亦食也。殄。畫衣也。二女。堯二

女也。果。女侍也。言聖人之心不以貧

賤而有慕於外。不以富貴而有動於

中。隨遇而安。無預於已。所性分定故

也。○孟子曰吾今而後知殺人親之

重也。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

人亦殺其兄。然則非自殺之也。一聞耳

間去聲。○言吾今而後知者必有有所

為而感發也。一聞者我往彼來間一

人耳其實與自害其親無異也。范氏

曰。知此則愛敬人之親人亦愛敬其

親。○孟子曰古之為關也將以禦暴

非。今之為關也將以為暴。入。○范

氏曰古之耕者什一。後世或收太半

之稅。此以賦歛為暴也。文王之囿與

民同之。齊宣王之囿為阱。國中此以

園囿為暴也。後世為暴不止於隴若

使孟子用於諸侯必行文王之政。○孟

政。凡此之類皆不終日而改也。○孟

子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使人不以

子

之為關也。○孟子曰古之為關也將以禦暴

非。今之為關也將以為暴。入。○范

氏曰古之耕者什一。後世或收太半

之稅。此以賦歛為暴也。文王之囿與

民同之。齊宣王之囿為阱。國中此以

園囿為暴也。後世為暴不止於隴若

使孟子用於諸侯必行文王之政。○孟

政。凡此之類皆不終日而改也。○孟

子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使人不以

子

之為關也。○孟子曰古之為關也將以禦暴

非。今之為關也將以為暴。入。○范

氏曰古之耕者什一。後世或收太半

之稅。此以賦歛為暴也。文王之囿與

民同之。齊宣王之囿為阱。國中此以

園囿為暴也。後世為暴不止於隴若

使孟子用於諸侯必行文王之政。○孟

政。凡此之類皆不終日而改也。○孟

子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使人不以

子

在圖朱氏曰此章聖人輕視外物之心

○孟子曰吾辨簡湯濯於白親指其兄○蒙引云德言假手於人耳其實是其親故孟子之言如此

○揚明云非自殺而致人

殺之特丁轉換間耳○

云。一聞耳猶俗云隔一

手耳即假手於人意○文

林貫直云一聞如云以

丁人之模樣在第七言草

圖朱氏曰此章論施報之

道而致微戒之辭文曰孔

子以德報怨自報之者言

政其意也仁厚孟子此

章自施之者言政其法

也嚴峻

○孟子曰古之揚明云

指先古說關是道路之關

○之為關也

○

○

○

○

○

○

○

戰國通義卷之九

戰國通義卷之九
○孟子曰：「齊宣王問曰：『天子之制，諸侯之制，大夫之制，士人之制，各不同。』」
○孟子曰：「天子之制，諸侯之制，大夫之制，士人之制，各不同。天子之制，諸侯之制，大夫之制，士人之制，各不同。天子之制，諸侯之制，大夫之制，士人之制，各不同。」

道不能行於妻孥身不行道者以行言

使入不可以道者以事言之不能行者令不行也

孟子曰周

于利者凶年不能殺周于德者邪世不

能亂周足也言積之

人能讓千乘之國苟非其人簞食豆羹

見於色好乘食比音去聲見音現

之國然若本非能輕常貴之人則於

得失之小者反不覺其真情之發見

○孟子曰身講述云道字涉論躬行道理下道字重

○孟子曰身講述云道字涉論躬行道理下道字重

○孟子曰身講述云道字涉論躬行道理下道字重

○孟子曰身講述云道字涉論躬行道理下道字重

○孟子曰身講述云道字涉論躬行道理下道字重

○孟子曰身講述云道字涉論躬行道理下道字重

○孟子曰身講述云道字涉論躬行道理下道字重

○孟子曰身講述云道字涉論躬行道理下道字重

○孟子曰身講述云道字涉論躬行道理下道字重

○孟子曰身講述云道字涉論躬行道理下道字重

戰國通義卷之九

戰國通義卷之九
○孟子曰：「齊宣王問曰：『天子之制，諸侯之制，大夫之制，士人之制，各不同。』」
○孟子曰：「天子之制，諸侯之制，大夫之制，士人之制，各不同。天子之制，諸侯之制，大夫之制，士人之制，各不同。」

○孟子曰身講述云道字涉論躬行道理下道字重

文合猶虎增其威勢有勇

十四章章圖通義朱氏曰此章明君民私復輕重之

等

○孟子曰聖文林貫育

云是字指百世之師也

是德之流於後世者

是至思而無分於人

是清氣而不取於物

是至柔而無德的人

○大

全朱子曰孟子於

之詳列雖以為聖之清和

然其嘗病其隘與不恭且

以其道不歸於孔子而不

願學也及其下且發為地

論乃以百世之師歸之而

孔子反不與焉蓋孔子道大德中而無迹故學之者沒身鑽仰而不怠

孔子反不與焉蓋孔子道大德中而無迹故學之者沒身鑽仰而不怠

孔子反不與焉蓋孔子道大德中而無迹故學之者沒身鑽仰而不怠

孔子反不與焉蓋孔子道大德中而無迹故學之者沒身鑽仰而不怠

孔子反不與焉蓋孔子道大德中而無迹故學之者沒身鑽仰而不怠

孔子反不與焉蓋孔子道大德中而無迹故學之者沒身鑽仰而不怠

孔子反不與焉蓋孔子道大德中而無迹故學之者沒身鑽仰而不怠

孔子反不與焉蓋孔子道大德中而無迹故學之者沒身鑽仰而不怠

孔子反不與焉蓋孔子道大德中而無迹故學之者沒身鑽仰而不怠

孔子反不與焉蓋孔子道大德中而無迹故學之者沒身鑽仰而不怠

孔子反不與焉蓋孔子道大德中而無迹故學之者沒身鑽仰而不怠

孔子反不與焉蓋孔子道大德中而無迹故學之者沒身鑽仰而不怠

孔子反不與焉蓋孔子道大德中而無迹故學之者沒身鑽仰而不怠

孔子反不與焉蓋孔子道大德中而無迹故學之者沒身鑽仰而不怠

孔子反不與焉蓋孔子道大德中而無迹故學之者沒身鑽仰而不怠

孔子反不與焉蓋孔子道大德中而無迹故學之者沒身鑽仰而不怠

孔子反不與焉蓋孔子道大德中而無迹故學之者沒身鑽仰而不怠

孔子反不與焉蓋孔子道大德中而無迹故學之者沒身鑽仰而不怠

孔子反不與焉蓋孔子道大德中而無迹故學之者沒身鑽仰而不怠

孔子反不與焉蓋孔子道大德中而無迹故學之者沒身鑽仰而不怠

孔子反不與焉蓋孔子道大德中而無迹故學之者沒身鑽仰而不怠

孔子反不與焉蓋孔子道大德中而無迹故學之者沒身鑽仰而不怠

孔子反不與焉蓋孔子道大德中而無迹故學之者沒身鑽仰而不怠

孔子反不與焉蓋孔子道大德中而無迹故學之者沒身鑽仰而不怠

孔子反不與焉蓋孔子道大德中而無迹故學之者沒身鑽仰而不怠

孔子反不與焉蓋孔子道大德中而無迹故學之者沒身鑽仰而不怠

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

薄夫敦鄙夫寬奮乎百世之上句百世

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非聖人而能若

是乎而况於親炙之者乎

○孟子曰仁也者人也

合而言之道也

以仁之理合於人之身而言之乃所

謂道者也程子曰中庸所謂率性之

謂道者也程子曰中庸所謂率性之

謂道是也○或曰外國本人也之下

有義也者宜也禮也者履也智也者

知也信也者實也凡二十一字今按如

此則理極分明然未詳其是否也

○孟子曰孔子之去魯曰遲遲吾行也

去父母國之道也去齊接淅而行去他

國之道也

○孟子曰君子之厄於陳

蔡之間無上下之交也

○貉稽曰稽大不理於口

與交也

與交也

與交也

與交也

與交也

文合猶虎增其威勢有勇

十四章章圖通義朱氏曰此章明君民私復輕重之

等

○孟子曰聖文林貫育

云是字指百世之師也

是德之流於後世者

是至思而無分於人

是清氣而不取於物

是至柔而無德的人

○大

全朱子曰孟子於

之詳列雖以為聖之清和

然其嘗病其隘與不恭且

以其道不歸於孔子而不

願學也及其下且發為地

論乃以百世之師歸之而

孔子反不與焉蓋孔子道大德中而無迹故學之者沒身鑽仰而不怠

孔子反不與焉蓋孔子道大德中而無迹故學之者沒身鑽仰而不怠

孔子反不與焉蓋孔子道大德中而無迹故學之者沒身鑽仰而不怠

孔子反不與焉蓋孔子道大德中而無迹故學之者沒身鑽仰而不怠

孔子反不與焉蓋孔子道大德中而無迹故學之者沒身鑽仰而不怠

孔子反不與焉蓋孔子道大德中而無迹故學之者沒身鑽仰而不怠

孔子反不與焉蓋孔子道大德中而無迹故學之者沒身鑽仰而不怠

孔子反不與焉蓋孔子道大德中而無迹故學之者沒身鑽仰而不怠

孔子反不與焉蓋孔子道大德中而無迹故學之者沒身鑽仰而不怠

孔子反不與焉蓋孔子道大德中而無迹故學之者沒身鑽仰而不怠

孔子反不與焉蓋孔子道大德中而無迹故學之者沒身鑽仰而不怠

孔子反不與焉蓋孔子道大德中而無迹故學之者沒身鑽仰而不怠

孔子反不與焉蓋孔子道大德中而無迹故學之者沒身鑽仰而不怠

孔子反不與焉蓋孔子道大德中而無迹故學之者沒身鑽仰而不怠

孔子反不與焉蓋孔子道大德中而無迹故學之者沒身鑽仰而不怠

孔子反不與焉蓋孔子道大德中而無迹故學之者沒身鑽仰而不怠

孔子反不與焉蓋孔子道大德中而無迹故學之者沒身鑽仰而不怠

孔子反不與焉蓋孔子道大德中而無迹故學之者沒身鑽仰而不怠

孔子反不與焉蓋孔子道大德中而無迹故學之者沒身鑽仰而不怠

孔子反不與焉蓋孔子道大德中而無迹故學之者沒身鑽仰而不怠

孔子反不與焉蓋孔子道大德中而無迹故學之者沒身鑽仰而不怠

孔子反不與焉蓋孔子道大德中而無迹故學之者沒身鑽仰而不怠

孔子反不與焉蓋孔子道大德中而無迹故學之者沒身鑽仰而不怠

孔子反不與焉蓋孔子道大德中而無迹故學之者沒身鑽仰而不怠

孔子反不與焉蓋孔子道大德中而無迹故學之者沒身鑽仰而不怠

孔子反不與焉蓋孔子道大德中而無迹故學之者沒身鑽仰而不怠

謂如此則理極分明何耶
蓋惟曰仁也者人也即繼
之曰合而意之道也此所
以為孟子議論也若兼義
者且也云云而論之道也
則有荷意味石第...
章圖通義朱氏曰此章見
仁為吾身大運而體仁即
為孝悌之道

○孟子曰孔子家引云去
父母國之道及去他國之
道也二句具孟子釋之之
詞集注直出已見萬章下
條集注直出已見萬章下
陽曰此章明去就之義
○孟子曰君上揚明言
以絕糧言○圖解云上下指陳蔡君臣言無交是君不用賢臣不薦賢○講述云危於陳蔡是絕糧
時事無上下之交只是君臣不知待賢之禮有第十八章章圖通義朱氏曰此章推原孔子當危之故
○終極百哲上圖解云大即甚也有分辨曰無好反無分辨妄加言議是謂不理于口○家引云理

賴也不賴於口言壞於眾口也為人所壞則不足賴矣若賴得他則不為所壞矣不理之意當如此
看○脈云此章言士貴自脩○漢書無俚○大全曰前漢季布格臣者誠重其死夫婢妾賤人
感慙而自殺非能助也其畫無俚之至耳曹灼曰揚雄方言曰俚也○孟子曰無一
林貫首云無傷如言無害
一版○家引云言為士者
益多為眾口所訛則勉之
不理於口猶未嘗也然出
一大字亦可見勉之未為
王也此士字指文王孔子
之流舉文王孔子所以見
其無傷也○哀丁凡曰按
禮正義是心言士為人亦
憎惡故於此多口若作增
益之增則以下多字重疊
矣○六全陳新安曰為士
者往往見權於此多口如
語之屢增於人○詩云憂心
○存疑云兩引詩是實○晉
大不理於口之言○氏註

首書品書集注

爾○趙氏曰貉姓稽名為眾口所訛
理賴也今按漢書無俚方言亦訛賴

孟子曰無傷也士憎茲多口趙氏曰為

為眾口所訛按此則憎當從
上今本皆從心蓋傳寫之誤詩云憂

心悄悄慍于群小孔子也肆不殄厥慍

亦不限厥問文王也詩邶風相舟及大

憂貌慍怒也本言衛之仁人見怒於
群小孟子以為孔子之事可以當之

肆發語辭限墜也問聲問也本言大
王事具夷雖不能殄絕其慍怒亦不

自墜其聲問之美孟子以為文王之
事可以當之○尹氏曰言人顧自處

如何盡其在
我者而已

○孟子曰賢者以其昭

昭使人昭昭今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昭昭
明也昏昏闇也尹氏曰大學之道在
自昭明德而施於天下國家其有不

順者
寡矣○孟子謂高子曰山徑之蹊間

句
介然用之而成路為間不用則茅

塞之矣今茅塞子之心矣介音戛○徑

小
路也蹊人

徑

孟子

四十一

人顧自處如何是補其意
○大全許東陽曰此章言
文王孔子雖有聖人之德亦
不免為衆口所訾訾而其
所以處之如此然人雖勞
之終不能損其名孟子
意謂雖有衆口訾訾但
當自脩其德而已集註肆
發論章圖曰詩傳曰肆
遂也承上起下之辭○大
全張南軒曰肆猶言遂也
承上起下之辭右第十九
章章圖通義朱氏曰此章
明毀言無損自脩之實又
曰旋義

行處也介然倏然之騶也。用由也。略
大路也。為間。少頃也。茅塞。茅草生而
塞之也。言理義之心
不可少。有間斷也。
高子曰。禹之
聲。尚文王之聲。之樂。過於文王之樂。
孟子曰。何以言之。曰。追蠡。音禮。○豐
氏曰。追。鐘紐也。周禮所謂旋。蟲是也。
蠡者。蠹木蟲也。言禹時鐘在者。鐘紐
如蟲齧而欲絕。蓋用之者多。而文王
之鐘。不然是以知禹之樂。過於文王
之樂。曰。是奚足哉。城門之軌。兩馬之
力。與。與。平聲。○豐氏曰。奚。足。言此何足
以知之也。軌。車轍迹也。兩馬。一車
所駕也。城中之途。容九軌。車可散行。
故其轍迹淺。城門。惟容一車。車皆由
之。故其轍迹深。蓋日久。車多所致。非
一車兩馬之力能使之然也。言禹在
文王前千餘年。故鐘久而紐絕。文王
之鐘。則未久而紐全。不可以此而議
優劣也。○此章文義本不可曉。舊說
相承如此。而豐氏差明白。故今存之。
亦未。知其
齊饑。陳臻曰。國人皆以
夫子將復為發棠。殆不可復。復。枝又反。
○先時齊

○孟子謂高子。辨斷張兩若曰。介然。是分別之意。非倏然也。山徑。人足罕到。豈能倏而或路。還是說
成之之難。惟成其難。而塞其易。方有警惕人意。○文林貫首云。茅塞。影射欲說。○大全陳新安
曰。學問漸進。則理義日開。學問纒止。則理義日窒。習物欲皆塞理義之心之芽也。學問廢弛。聲
之芽又生。而塞之之心。矣。高
子為。人如前篇論。非後章
論。為文王樂。其固陋。室塞
可見。○大全許氏曰。山間
之小徑。倏然有人行。而不
斷。即成大路。少頃無人行。
則茅長。而遂塞之。學問之
道。亦有間斷。私欲便生。而
塞天理之路矣。右第二十
章。章圖通義朱氏曰。此
章明本心當加存養之功。
○高子曰。禹。脈云。聲。淺
指眾樂。孟子曰。何。燃犀
云。謂何所據。而言。集註追
鐘紐也。代。醉編。二。云。
焦弱侯曰。高子謂禹之聲

孟子謂高子。辨斷張兩若曰。介然。是分別之意。非倏然也。山徑。人足罕到。豈能倏而或路。還是說
成之之難。惟成其難。而塞其易。方有警惕人意。○文林貫首云。茅塞。影射欲說。○大全陳新安
曰。學問漸進。則理義日開。學問纒止。則理義日窒。習物欲皆塞理義之心之芽也。學問廢弛。聲
之芽又生。而塞之之心。矣。高
子為。人如前篇論。非後章
論。為文王樂。其固陋。室塞
可見。○大全許氏曰。山間
之小徑。倏然有人行。而不
斷。即成大路。少頃無人行。
則茅長。而遂塞之。學問之
道。亦有間斷。私欲便生。而
塞天理之路矣。右第二十
章。章圖通義朱氏曰。此
章明本心當加存養之功。
○高子曰。禹。脈云。聲。淺
指眾樂。孟子曰。何。燃犀
云。謂何所據。而言。集註追
鐘紐也。代。醉編。二。云。
焦弱侯曰。高子謂禹之聲

尚文王之聲蓋無以聲言未辨其為何樂而曲且獨以鐘解之今考追家鐘字都回切音推追家其音蓋取彫琢之義而字書以為治王也周禮有追師掌衡筭衡筭皆王飾注追猶治也夏后氏之冠曰毋追音牟堆注謂追猶堆也以其形之又加手為推而追推同義揚子所謂推提仁義是也通觀字書並無以追為鐘紐者豈氏特據考工記有鐘縣謂之旋旋虫謂之幹又因蟲虫遂附會以為鐘紐即周禮之旋虫穿鑿甚矣細詳其義當為追擊之追無疑又按鐘有西義一良脂切音黎即飄東方朔以蠶測海者是也一盧戈切音螺即海中大螺公輸般見蠶出頭者以足書之其家終日閉戶不出是也一曾果切音裸即亦亦左傳為其不疾疫蠶是也一蘆落切音禮說文重蠶木中是也若此蠶字當從盧

國當饑孟子勸王發棠邑之倉以賑貧窮至此又饑陳臻問言齊人望孟子予復勸王發棠而又孟子曰是為馮婦也晉人有馮婦者善搏虎卒為善士則之野有眾逐虎虎負隅莫之敢撻望見馮婦趨而迎之馮婦攘臂下車眾皆悅之其為士者笑之手執曰搏卒為善也之適也負依也山曲曰隅撻觸也笑之笑其不知止也疑此時齊王已

啓切為音及蓋高子以禹之樂用之者多故凡鐘擊之處率皆推殘欲絕有如蠶望圍之形蓋追者有提也豕鍾者其形似也而文王之樂不缺是以知禹之獨尚也此蓋未察世有遠近之故故宣孟子以城門之軌明之○大全趙氏曰按周禮考工記鐘縣謂之旋旋蟲謂之幹蓋縣鐘之紐也其形如環環有盤旋之義於旋之上為鐘形以飾之自漢以來鐘旋之上以銅篆作蹲熊及盤龍獸各辟邪有旋蟲之類也自是後定一圖解云是字指追家鐘而言何足以定禹樂之優也○通義吳氏程曰按車制每車駕一馬騶二馬城門不能容四馬故常脫騶註城中之途一大全曰周禮多官下匠人營國方九里旁三兩國中九經九緯經涂九軌國中城內也經緯謂涂也經緯之涂皆方九軌注八尺為軌廣九軌積

不能用力孟子而孟子亦將去矣故其言如此○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命焉君子不謂性也程子曰五者之欲性其願則是命也不可謂我性之所有而求必得之也愚按不能皆如其願不止為貧賤蓋雖富貴之極亦仁之有品節限制則是亦有命也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

也。存心二十章章圖通

義曰此章論與文王之樂文曰疑義

○齊錢陳鍊子圖解云以

字作望字者通義曰為

去聲○文林貫旨云殆是

疑詞○大全華陽范氏曰

孟子在賓師之位友以仁

義說齊王幸而聽其言故

發齊邑之粟然而不行主

政孟子言終不令及用饑

孟子遂不復言度其不可

言也○孟子曰是脈云是

字指勸王發粟自為馮婦

見不為君子也此句且虛

以下詳馮婦之事方見不知止意會上淺看公去其角力之習撰臂下車捕為他雄心復露之態悅

暗影國人味只見得我不可為愛人意輕為空意重○圖解云趨却者求助意喻國人望勸發粟○

袁了凡刪正云欲以卒為君子則之作句下為學士者安之正與王則之相應亦有理○韻會云前漢

也智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

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程子曰仁義禮智天道在

入則賦於命者所稟有厚薄清濁然而性善可學而盡故不謂之命也張

子曰晏嬰智矣而不知仲尼是非命邪愚按所稟者厚而清則其仁之於

父子也至義之於君臣也盡禮之於

賓主也恭智之於賢否也哲聖人之

於天道也無不脗合而純亦不已焉

者當作否人衍字更詳之○愚聞之

師曰此二條者皆性之所而有而命於

鄉陽傳攘袂猶今人言按臂孟子馮婦攘臂下車右第二十三章章圖朱都陽曰此章明聖賢

出處去就之義

○孟子曰口一存疑云此性即食色性也之性蓋稟稟之性也命兼理義以氣言則貧賤不能如其

願以理言則富貴不能過其則是皆所謂命也不謂性是以理御氣以理制欲也○蒙引云孟子雖

不言氣稟之性亦未嘗言不如有氣稟之性其所以千句萬句只是性善有於是伸此抑彼耳○大全

朱子曰此性字指氣質而言此命字合理與氣而言五者之欲固是人性然有命分既不可謂我性

之所有而必求得之又不可謂我分所以得而必極其欲如貧賤不能如願此固分也富貴之極可

以無所不為然亦有限制裁節又當安之於理如紉之酒池肉林却是富貴之極而不知限節若以

其分言之固無不可為但道理却恁地不得今人只說得一邊不知合而論之未嘗不問也○文林

貫旨云君子是至命的人不謂惟是安命的意思○杜靜臺筆記云命字專指理言註中不能替如

貫旨云義以教人理言禮以養之理言智以指之理言言字不暇在內聖人以神化之理言命即道心這

性字以理之足於已者言○蒙引云兩箇性字不同兩箇命字亦不同上性字以氣言下性字以理

言上命字以外與理言下命字以氣稟與所值言○又云上性字是人心下性字是道心上命字指

於此遂不知未了此當作兩般看各就其事大全曰前重在命後重在性伸此而抑上蒙引云伸此抑彼有二款一說世之人以前五者為性雖有不得而必欲求之故孟子抑之以後五者為命有不至則不復致力故孟子伸之此大全小註之說說則良是伸命而抑性後良是伸性而抑命故先云伸此而後云抑彼若依大全則當云抑彼而伸此有蒙引二十四章章圖通義朱都陽曰此章見性命相資而有以理御氣之功又曰性物之性以氣稟食色言有命之命以理義言命也之命以氣稟言有性之性事以理言

○活生不害 講述云通章以善字為玉信即善之實美即金之全大即善之發聖即善之化神即

聖也 活生姓不山人物備考二十四云活生不害齊人曰可欲之揚明云可欲善金乃性中兼存且且此嗜之真所謂欲德也○蒙引可欲從傍人說謂他人見其可欲也○大全朱子曰可欲是貪息好別人以為可欲是說這人可愛也只是渾全箇好人其為人處心造事行已接物皆可以欲而不可惡則可謂之善人矣 姚學庵疑問曰可欲之謂善詳解其為入也可欲而不可惡則可謂善人矣 覺末是言吾性中本有可欲者在吾心只有可欲一念更無邪惡之念渾然於其間如敬修可願一般是之謂善○大全輔慶源曰先儒多以可欲為己之欲如書所謂敬修其所願之意獨集註不然可欲是別人以為可欲蓋若以為己之欲則說得太輕且人之欲有善惡之不同故也有諸

天者也。然世之人以前五者為性。雖有不得而必欲求之。以後五者為命。一有不至則不復致力。故孟子各就其重處言之。以伸此而抑彼也。張子所謂養則付命於天。道則責成於己。其言約而盡矣。○活生不害問曰樂正子何人也。孟子曰善人也。信人也。趙氏曰活生姓不山人物備考二十四云活生不害齊人曰可欲之揚明云可欲善金乃性中兼存且且此嗜之真所謂欲德也○蒙引可欲從傍人說謂他人見其可欲也○大全朱子曰可欲是貪息好別人以為可欲是說這人可愛也只是渾全箇好人其為人處心造事行已接物皆可以欲而不可惡則可謂之善人矣 姚學庵疑問曰可欲之謂善詳解其為入也可欲而不可惡則可謂善人矣 覺末是言吾性中本有可欲者在吾心只有可欲一念更無邪惡之念渾然於其間如敬修可願一般是之謂善○大全輔慶源曰先儒多以可欲為己之欲如書所謂敬修其所願之意獨集註不然可欲是別人以為可欲蓋若以為己之欲則說得太輕且人之欲有善惡之不同故也有諸

已之——蒙引云有諸

已者善實有諸已而

非若存若亡也信即

實也○然犀解云信

即善之無虛假處

所謂善也○大全輔氏曰善

固多端故集註言凡所謂

善以該之如惡惡臭如好

好色則表裏誠實無二毫

勉强假托之意也○大學

傳六章只如惡惡臭如好

好色云云云仁無惡論語里

仁篇云子曰苟志於仁矣

無惡也○充實之謂一行明

云充實之二字平說非充

之以至于實○脉云充

實根有諸已來言益具有是善方行不也至於本而精實不淨虛靈凝粹不見瑕疵曰美充實

字勿平說充實而有——千百年眼云以尾餘積之雖如五山無由有光輝若積珠玉小積即有小光

輝人積即有大光輝今善則聚玉也故曰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講述云光輝根充實來充實是

謂信凡所謂善皆實有之如惡惡臭如

曰志在無惡之謂善

誠善於身之謂信

其善至於充滿而積實則

美在其中而無待於外矣

充實而有

光輝之謂大

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美

事業則德業至

大而化之之謂聖而

能化使其大者泯然無復可見之迹

則不思不勉從容中道而非人力之

所能為矣張子曰大可為也

化不可為也在熟之而已矣

聖而不

可知之之謂神

程子曰聖不可知

聖人之上又有

樂正子之中四之

和順積中美在其中光輝是英華發外暢四肢發事業大兼內外一說矣以內言大以外言即是光

輝是也○和順積中——和順以下之九字出了禮記樂記之篇侯在其中一美在以下之十三字

易坤卦文言之語因而化之——燃犀云化者化其大之迹也定返于虛光返于暗若水之融于日而

金之融於火也聖人以全

體至極言勿用生安字○

蒙引云化字與不可知不

化且我而言謂不勉不思也

不可知以入而言其測其

所以然也○通義饒氏曰

生知安行是性之聖大

而化之是反之聖聖而

不可——蒙引云聖而不可知

更者神字而神不至聖外
畢竟如聖一等即與尹孔
子可託孔子曰窮神知化
過此以往未之或知是聖
人之上固自有二等神人
也若聖神果是一等則孟
子亦不該言四之下的名
見矣

樂正子二 大全曰
問樂正子以金名矣而以
饋啜從子教先館舍後長
者何也朱子曰言在二者
之中則其餘於善而不足
於信矣○焮屋云是說正
子為金信中人非謂金有
餘而信不足

正一 大全陳新安曰樂正
子資質純粹略似顏子故橫渠引此立論居之安資一離婁下篇孟子曰君子深養之以道欲其自
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云馴致易坤卦初六象曰馴致其道至堅冰也本義云
馴順習也○綱目第十集覽曰馴松倫反以漸而致曰馴致上下一理一象引云上下一理謂自可

欲之善尤至於聖神之境至善之域也地有不同理無二致所謂天道一而已矣人性皆善也擴充
公孫丑上擴而充之

○孟子曰逃一 微言五兩逃字最有意味逃正是悟機○象引云受是儒者受之不兼楊之受墨也
○文林貫日云斯受即奔
奮取新的意思今之與楊
山圖解云今謂當世小儒
也辨是各其已往之失
並開也揚明云並是揚
豚之欄入筮喻其來歸○
通義吳氏程曰筮音立闌
牢也或從草誤○何孟春
錄冬序錄云今與揚墨辨
者如追放豚既入其筮又
從招之筮蓋香自正之類
異各豚之所其既放之得
所又召之其筮消邪說者
也今注以筮為欄也非招
也○日經也今作買或作

氏曰自可欲之善至於聖而不可知
之神上下一理擴充而至於神則不
可得而
○孟子曰逃墨必歸於楊逃
名矣

楊必歸於儒歸斯受之而已矣
情楊氏太簡而近實故其反正之漸
大略如此歸斯受之者憫其陷溺之
久而取其悔
悟之新也
今之與楊墨辯者如追
放豚既入其筮又從而招之
放豚放逸
也欄也招買也羈其足也言彼既來
歸而又追召其既往之失也○此章

見聖賢之於
來歸待之甚恕
距之嚴故人知彼說
之為邪待之恕故人知此道
之可反仁之至義之盡也
○孟子

曰有布縷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君
子用其一緩其二用其三而民有殍用
其三而父子離

征賦之法歲有常數然
之於秋力役取之於冬當各以其時
若并取之則民力有所不堪矣今兩
稅三限之法亦此意也尹氏曰言
民為邦本取之無度則其國危矣○

征賦之法歲有常數然
之於秋力役取之於冬當各以其時
若并取之則民力有所不堪矣今兩
稅三限之法亦此意也尹氏曰言
民為邦本取之無度則其國危矣○

征賦之法歲有常數然
之於秋力役取之於冬當各以其時
若并取之則民力有所不堪矣今兩
稅三限之法亦此意也尹氏曰言
民為邦本取之無度則其國危矣○

征賦之法歲有常數然
之於秋力役取之於冬當各以其時
若并取之則民力有所不堪矣今兩
稅三限之法亦此意也尹氏曰言
民為邦本取之無度則其國危矣○

征賦之法歲有常數然
之於秋力役取之於冬當各以其時
若并取之則民力有所不堪矣今兩
稅三限之法亦此意也尹氏曰言
民為邦本取之無度則其國危矣○

征賦之法歲有常數然
之於秋力役取之於冬當各以其時
若并取之則民力有所不堪矣今兩
稅三限之法亦此意也尹氏曰言
民為邦本取之無度則其國危矣○

征賦之法歲有常數然
之於秋力役取之於冬當各以其時
若并取之則民力有所不堪矣今兩
稅三限之法亦此意也尹氏曰言
民為邦本取之無度則其國危矣○

既相亦省作續○通義見民程曰音音賦又去聲啓也

羈其足通義見民程曰羈

今在作羈係也石之至義

見于前禮記之語也

此章見聖賢義按異端歸

正之心

○孟子曰有然犀云布

獲五畝之宅所出征是取

一百姓蠶織之利以為用如

今之絲給麻苧是已

之征又云粟米是百畝之

田所出征是取百姓每田

大之利以為用如今之夏

稅秋糧是已乃徵之征又

云力役是八口之家所出征是取百姓每丁夫之力以為用如今之田賦是已凡此皆正賦也

君子用其講述云緩者非不取也待時至而後取也○然犀云緩字須有斟酌視時之先後事之

緩急民之肥瘠而為之所以民從容辨納也○大全陳新安曰用其二時併用一端世用其三

孟子曰諸侯之寶三土地人民政事寶

珠玉者殃必及身尹氏曰言寶得其寶者安寶失其寶者危

○益成括仕於齊孟子曰死矣益成括

益成括見殺門人問曰夫子何以知其

將自殺曰其為人也小有才未聞君子

之大道也則足以殺其軀而已矣益成括

名也恃才妄作所以取禍徐氏曰君子

之道其常而已括有死之道焉設使

時併三者也

今兩稅三限本唐德宗時楊炎所立至朱子時又用之故稱

云三限夏稅盡六月秋稅盡十月月漲三時也○又云三限未詳想也只夏秋冬之限如布織限以

夏正粟米限以秋分力役之征限以冬完此意也不然取意畧同其實所取不止此三者○講述

云兩稅謂夏秋二稅三限蒙引謂唐楊炎之法夏稅盡六月秋稅盡十月月漲三時也○疑謂宋法

夏稅盡十月月漲夏秋多三時秋稅至明年十一月月漲秋多春三時二說未知孰是民為邦本書經五

子之歌曰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民惟艱本固邦寧有第二十七章章圖朱鄒陽曰此章論征

稅之法

○孟子曰諸然犀解寶是珍重以可致禍而免災故寶之○歷云此章見人君當慎所寶之寶

字有寶愛珍重之意易曰人君之大寶曰德上地所以載此位者人民所以守此位者政事所以治

此位者政事所以寶寶珠玉則必輕政事無所以寶固其土地則國壞國壞則身壞故曰殃必及身○

大全陳新安曰諸侯寶人而善政事以治之則有人有土而常為吾寶矣有第二十八章章圖通

義朱氏曰此章明治國之大經

○然犀云是初在時○又云此戒本下之愆才者不出于氣而有限道涵于性而無窮

才本自小道本大然才不害事也身則為害矣况所存又小德和乎故足以殺身○又云本足權

謀術數之類有則為害○衍明云大道廣說○文林貫貫云大道是仁義忠信之道集註益成姓

括人物備考二十四云益成姓括名未詳何國人有第二十九章章圖通義朱鄒陽曰此章也費

知人之明人曰由也不得其死是孔子知人之明死矣益成括是孟子知人之明

○圖解云之勝非為解鬼時○又云館人守館之人集註上官別官通義具氏程

曰別官即離官舊說上為樓也或云地名國問之日歷年云或又是字人非失履人○圖解云

後者指辭命子曰子以自是

來頭是指從者來字竊意

與下之來者不拒及詳中

苟向道而來之來字皆同

蓋不慮竊履來節是以向

道之心而來矣○講述云

館人即上宮主人或人非

館人子以為竊履來者疑

以為竊履來者以為來學

今依存疑說○蒙引云往

者是向道之不善也來者

是今日向善而來也

門人取其一通義吳式程

曰門人說見滕文公首章

按宋子晚年以此書為

子自者則此等處皆未及

○孟子曰人○摘訓云所不忍不

矣○惻隱羞惡○告子上有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

幸而獲免○孟子

○孟子之滕館於上

宮者業履於牖上館人求之弗得也

者蓋館人所作置之牖上而失之也

或問之曰若是乎從者之慶也曰子以

是為竊履來與曰殆非也夫子之設科

也往者不追來者不拒苟以是心至斯

受之而已矣

○章圖朱氏曰此章聖賢設教之心

○人能有無○衍明云

與充有別充者充滿於此也達者足此而通於彼之充得盡然後謂之達○原云無害於人皆有其所

無害於人即有所不為特點出心字說以本體上○大全陳新安曰達如導水自賦滄達之川自川達

之海充如水堯海而充滿於其中也惟達而後能充如獲而充之意不能充無○文林貫直云受

爾汝之實是亦察察之類

○微言徐有泉曰充無受

爾汝之實和曰心而且實

蓋無害於人之心固屬畏人

知一變而無受爾汝之實

是本心在焉所蓋無更無下

毫虛假所以為實○又

王觀清曰無所往而不為

義就是義不可勝用意○

大全陳新安曰宋子此條

乃用難語之說難集註不

同蓋謂惡爾汝之名是惡

人之輕也也反身而為其

可輕之行是能充其無受

爾汝之實也人能充其無

無受爾汝之實行則所為

為達之於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

不忍達之於其所忍義也

惻隱羞惡之心

人皆有所不忍故其

不忍有所不忍不為此仁義之端也然

以氣質之偏物欲之蔽則於他事或

為達之於其所為義也

○孟子曰人皆有所

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

不忍達之於其所忍義也

無往非我安意我敢明白

○通義金仁山曰橫朱于

自謂註中不分明者謂書

說作誠實解也當從朱子

語錄之說夫爾汝者人所

輕賤之名也受人輕賤之

名我固耻之但能反身而

充其無受輕賤之實則其

所為者無往而不為義也

則為學訓作為之為臣未

可以上文林貫直五七○只

是平常的○衍明云飽皆

是心上不光明繼不光明

便是不義故曰察處之類

○存疑云以言飽之者為

謙言以探人意思也以不

言飽之者故意不言以探人

意思也曰宋可以言而言者

不覺言之言也所謂飽言也

○謙述云以

言飽人者寓好惡于便後以

不言飽人者匿機身于隱默

皆心術曖昧使人不測是亦

察處之類也○此以生言猶論

靜色厲內莊謂當時大人言

也○大全

有不能者但推所能達之

於所不能則無非仁義矣

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

人能充無

穿踰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

勝平聲

也穿穿穴踰踰皆為盜之事也

能推所不忍以達於所忍則能

滿其無欲害人之心而無不仁

矣能推其所不為以達於所為

則能滿其無穿踰之心而無不

義矣

人能充無受爾汝之實無

不義矣

所往而不為義也

此申說上文充無穿

踰之心之意也蓋爾

汝人所輕賤之稱人雖或有所

貪味隱忍而甘受之者然其中

心必有慚忿而不肯受之之實

人能即此而推之使其充滿無

所虧缺則無適而非義矣

朱子曰飽是鈎致之意如本不必說自家却強說幾句要感動人要

去悅入是以言飽之也如以當與他記却不說須故為難要

使他來問我是以不言飽之也不真心而私意如此便是察

處之類裏面是如此外面却不如此外面地裏面却不怨地○

大全胡雲峯曰孟子首篇曰善推其所為致齊王即其不忍之心而

推之也未篇曰達日充欲人皆即其有所不忍不為

之心而達之充之也擴此心之用無心違道則謂之

達滿此心之量無少欠缺則謂之充集註論此達與

充二字而推之一字凡五及之達者推之始充者推

之終也不推不能達不達不能充集註可謂能發孟

子終始教入之本旨矣凡儒云孟子平生工夫受用

處只在善推其所為一句爾非朱子孰能知之哉

第三十章章圖通義朱

人能充無

穿踰之心而

義不可勝用

也

人能充無

受爾汝之實

無不義矣

所往而不為

義也

此申說上文

充無穿踰之

心之意也

蓋爾汝人所

輕賤之稱人

雖或有所貪

味隱忍而甘

受之者然其

中心必有慚

忿而不肯受

之之實人能

即此而推之

使其充滿無

氏曰此章教人擴充仁義之心

○孟子曰言近而指遠者善

近而指遠求之經傳如有孺子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夫人自侮而後人侮之家必自毀而後人毀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其理皆見於言外

如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也則士窮見節義世亂識忠臣之理皆見於言外矣又如巨觚不觚觚哉觚哉則米器而天下之物莫不皆然矣又如頽淵之論御馬輪扁之論斲輪皆目前近事而發無限理趣又如云洒掃應對上便可至精義入神道理曾點言浴沂風雩之樂便有萬物各得其所氣象此類甚多皆非於言者所能到也○圖解云不下帶極形容其至近

於面則傲下於帶則憂頌則姦君子之守○燃犀云守其不下帶之道不泛用其精神○文林質言云脩其身是誠意正心以自脩其身天下平是明明德於天下人人各修其身的意思○大全張南軒曰所謂指遠者固存乎近所謂施博者固存乎平約也

穿窬之心也

○孟子曰言近而指遠者善

言也守約而施博者善道也君子之言

也不下帶而道存焉○古人視

上乃目前常見至近之處也舉目前之近事而至理存焉所以為言近而指遠

君子之守脩其身而天下平○謂守約而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

所求於人者重而所以自任者輕○舍音

古人視不下帶極形容其至近

於面則傲下於帶則憂頌則姦君子之守○燃犀云守其不下帶之道不泛用其精神○文林質言云脩其身是誠意正心以自脩其身天下平是明明德於天下人人各修其身的意思○大全張南軒曰所謂指遠者固存乎近所謂施博者固存乎平約也

在身中事在目前者身而至理初不外是也脩身而天下平守約而施博也脩身則本立由是而家齊國治天下平皆其所推耳○病舍其○衍明云人病之

二字作句○燃犀云人病之病舍其○衍明云人病之

今人通病已田指身人田指天下○大全張南軒曰舍其田而芸人之田者不治其身而治人雖也不求在己者而責諸人其自任亦輕矣蓋不知一事為天下之本故也○右第三十二

章章圖通義朱氏曰此章明君子之言行

也湯武反之也○性者欲得全於天無所汚壞不假脩為聖之至也

也程子曰性之反之古未有此語蓋自孟子發之呂氏曰無意而安行性也

也○有意利行而至於無意復性者也堯舜不失其性湯武善反○動容周旋其性及其成功則一也

中禮者盛德之至也哭死而哀非為生者也經德不回非以干祿也言語必信

者也經德不回非以干祿也言語必信

○孟子曰堯「圖解云性者與性之不同之指道言者指人言堯舜乃是天性渾全的聖人○衍明云性者與性之俱是一意但之字以道言者字以人言○通義朱氏曰此以德性言聖人身之兼用功而言反之舉成功而言惟其能身之所以能反之也又曰此性字以天理自然而言非指性而言也乃所以性其性也但性之性者是性其性誠明之性是性其誠指其人而言曰性者自其率性而言曰性之「集註」性者得全「通義程氏復心曰此言生知者也氣稟清明故其所得天理無所污壞既無污壞則自然不假脩為此乃聖人之極致也反之者脩「又云此言學知者其初氣稟不能無蔽必賴人力脩為克去其偏而復其全則與聖人無異矣安行性也大全朱子曰臣氏說性也性下合添之者一字「動容

非以正行也中。為。行。並去聲。○細微曲折無不中禮。乃其盛德之至。自然而中。而非有意於中也。經常也。回。曲也。三者亦皆自然而然。非有意而為之也。皆聖人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法者天理之當然者也。君子行法。而吉凶禍福有所不計。蓋雖未至於自然而已。非有所為而為矣。此反之之事。董子所謂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正此意也。○程子曰。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行法以俟命者。朝聞道夕死可矣之意也。呂氏曰。法由此立。命由此

周旋「圖解云動容舉身而言所該者廣周旋即動容中之細微曲折「哭死而哀」蒙引云人之哭死而哀多是為生者非為死者便是小誠○圖解云非用情於生者而推愛于死者。少其天性之慈自然為死而興哀也○蒙引云經德常行也常行「循乎直道正理而無所回曲非欲以求關於人而主權利也君子行法「揚明云君子及指反之者法謂日用動靜所謂心身身律也○蒙引云法正指君仁臣敬父慈子孝之類○大全朱子曰行法以俟命三代以降惟董子嘗言之而諸君忠武侯言於其君有曰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預覩也釋子語其門人有曰今容貌心端言語心正非欲獨善其身以求知於人但天理當然亦自循之而已矣此三言者所指雖殊要皆

出聖人也行法以俟命君子也○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說音說。藐音眇。○趙氏曰大人當時尊貴者也。藐輕之也。巍巍富貴高顯之貌。藐焉而不畏之則志堂高數仞。椽題意舒展言語得盡也數仞我得志弗為也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我得志弗為也般樂飲酒驅騁田獵後車千乘我得志弗為也在彼者皆

如張張一髮年孔子門人
衛人一字子開事見左傳
昭公聞宗廟其將往用之
仲尼出之○代醉編七云
論語琴張左傳亦有琴張
王應麟曰論語注謂子張
金鼓琴奇發一笑○事
見莊子六全曰莊子大宗
師嘗與琴張子桑子及子琴
張相與友子桑死未葬
孔子聞之使子貢往往事
焉或編曲或鼓琴相和而
歌曰嗟來桑子也而巳反
其真而我猶為之絀於言
反子貢趨而進曰敢問臨
喪而歌禮也二人相視而
笑曰是惡言也知禮意季武子魯大夫季孫叔也事見檀弓大全曰記檀弓下季武子寢疾及其喪
也魯擊柝而歌事見論語見先進篇牧皮宋諱人物考曰牧皮黃帝臣力牧之後孔子門人與琴
張首言為友曰古之人一圖解云古之人是形容其前無古人意非上企慕古人○講述云夷乎也

子死曾皙倚其門而歌事見檀弓又
言志異乎三子者之撰事見論語牧
皮未○何以謂之狂也萬章
曰其志嘐
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
掩焉者也○大言大也重言古之人見其
動輒稱之不一稱而已也夷平也掩
覆也言平考其行則不能覆其言也
程子曰曾皙言志而夫子與之蓋與
聖人之志同便是堯舜氣象也特行
有不掩焉耳
此所謂狂也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

承古之人來緣他認得高且以日用常行道理平平考之其行亦未如其言也○申錫泉
云夷考者以其動輒稱古人之言與其作為處比並看則不能掩覆其言也○千百餘年眼云夷乎也
夷考其行謂考其平日之行也時解以行不掩謂是行不踐言人不濟事不掩是踈疎朗朗底模樣
此正見他簡處據其意不
○世宜其飾智以驚愚
及平考其行彼一些遮掩
以自蓋是一言一行便可
想狂者之胸次便是入道
基址勿作不掩言說狂者
又不一燃犀云得是多得
○蒙引云此又承上文言
云此之狂者又其次也○
講述云是又其次是在中
道之次也○說上言不可
必得故思其次是次于狂
者但在猶食品難於高下
究竟有成又是似不可為
狂之次○孔子曰過文林
貫且云門是墻外的大門

質不潔之士而與之是微也是又其次
也此因上文所引遂解所以思得微者
之意狂者有志者也微者有守者也有志
者能進於道有守者不
不失其身質潔也孔子曰過我門
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鄉原乎
鄉原德之賊也曰何如斯可謂之鄉原
矣鄉原非有識者原與愿同荀子原慝
字皆讀作愿謂謹愿之人也故鄉原
所謂愿人謂之鄉原孔子以其似德
而非德故以為德之賊過門不入而

室是堂室○李文山傳翼

曰孔子曰四句是孟子述

孔子言荀子原慤

大全曰荀子榮辱篇孝悌

原慤以敦此其事業○又

云富國篇其臣主百吏汙

者皆化而偷悖者先化而

原慤者先化而慤是明主

之功也○又正論篇上端

誠則下原慤矣上公正則

下易直矣踴踴涼涼

解云踴踴是立已嚴峻涼

涼是待人疎薄生斯世也

又云此是孟子度鄉原

之意而代之言非鄉原是

有是言也○又公善是要

人許其長厚○存疑云生斯世也為斯世也言不可與人異也此便同流合汙處萬章曰公論

顏會鹽韻說文關堅也宮中闕閣門者廣韻勇無勢精明者今謂之官人或作奄周禮奄人○大

全曰周禮春官宗桃奄人遠廟且桃奄如今之宦者桃他獨及萬章曰公論

不恨之以其不見親就為幸深惡而

痛絕之也萬章又引孔子之言而問

也曰何以是嗶嗶也言不顧行行不

顧言則曰古之人古之人行何為踴踴

涼涼生斯世也為斯世也善斯可矣闕

然媚於世也者是鄉原也行去聲踴其

○踴踴獨行不進之貌涼涼薄也不

見親厚於人也鄉原譏在者曰何用

如此嗶嗶然行不掩其言而徒每事

必稱吾人耶又譏媚者曰何必如此

出於一鄉一鄉皆稱原人焉則是無所往而不為謹原之人孔子以為德之賊何哉○蒙引云無所

往而不為原人謂人皆暴而效之也○文林貫自云皆稱如言通稱意曰非之無一圖解云非是本

既說他不是無舉非真無可舉又因掩護之巧耳刺是細舉之而攻擊他無利非真無可刺只蓋藏

之密耳○文林貫自云非

是大緊說他不是舉是提

的意思刺是擊刺乃細舉

他不是而責之無舉無刺

是因他彌縫之巧文飾之

周故耳○蒙引云非輕刺

重云○微言徐微故曰非

之刺之人心好惡之真也

無可舉無可刺鄉原机械

汗濁世同流同汙是自在

于達人之和光而曲為悅

仰調停之術○文林貫自

云於是存心忠信是誠實

的意思行制行廉潔是不

苟取○蒙引云自以為是

也同乎流俗合乎汙世居之似忠信行

曰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

孔子以為德之賊何哉原亦謹厚之稱

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為原人

如奄人之奄閉藏之意也媚求悅於

人也孟子言此深自閉藏以

求親媚於世是鄉原之行也萬章曰

孔子以為德之賊何哉原亦謹厚之稱

而孔子以為德

之賊故萬

章疑之

曰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

也同乎流俗合乎汙世居之似忠信行

也

也

也

一句最重猶所謂色取仁而行違以居之不疑也○大全張南軒曰此數句極鄉原之情狀非之無刺之無刺言其善自矯飾流俗能同汙世能合言其無所執守也以忠信廉潔曰似則非其矣衆皆悅之則所以卒為鄉原而不可及也堯舜之道大中至正天理之存乎人心者也此所謂善也若鄉原所謂善斯可矣則此於一己之私竊善之似而已異端之於正道如黑與白本不足以賊德惟道之不明世俗之見易以惑溺故以為德之賊也

之似廉潔衆皆悅之自以為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曰德之賊也
呂侍講曰言此等之人欲非之則無可舉欲刺之則無可刺也流俗者風俗頹靡如水之下流衆莫不然也汙濁也非忠信而似忠信非廉潔而似廉潔孔子曰惡似而非者惡莠恐其亂苗也惡佞恐其亂義也惡利口恐其亂信也惡鄭聲恐其亂樂也惡紫恐其亂朱也惡鄉

不肖相賊也一般故亂信亂德字據此即中道勿說忠信廉潔等語孟子語不肖入孔子口氣中惡與惡字緊緊呼應惡之所以惡之亂者賊亂其辨之意○大全輔慶源曰佞有口才能辨說故以為不肖之稱惟其能言則其說多似我而實不然故以為惡也義巧言之人徒此口而初無誠實故以為不肖信鄉原既義在者故不在又譏彼者故不獲衆皆悅之故人皆以為善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有似狗中道而實非此聖人所以惡其亂德而深惡之據論語所載亦與此不同雖有詳略然其惡似而非之意則一也

君子反經而已矣
年眼云君子字是有性張世道之責者堯而在上則為堯舜窮而在下則為孔子不可車主在彼者言失孟子自任之意○圖解云經即堯舜所傳之常道○蒙引云經即上文所謂德

原恐其亂德也
惡去聲莠音有○孟子莠似苗之草也佞才智之稱其言似義而非義也利口多言而不實者也鄭聲淫樂也樂正樂也紫間色朱正色也鄉原不狂不狃人皆以為善有似乎中道而實非也

君子反經而已矣
也故恐其亂德

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
復反也經常也萬世不易之常道也興興起於善也邪慝如鄉原之屬是也世衰道微大經不正故人人得為異說以濟其私而邪慝並起不可勝正君

註中所謂中道也○大全
胡雲峯曰此章言經世而
下章則以聖人相傳之說
繼之不無意也集註邪惡
如鄉上大全陳新安曰邪
惡不止是鄉原如楊墨皆
是以此章言則指鄉原故
云鄉原之屬是非明白
通義長氏程曰回互委曲
掩覆也是非以下八字皆
所以助正字且見不容邪
惡之意原原三十七章章
圖通義朱氏曰此章美狂
狷之志節而明鄉原之心
術

○孟子曰由上脈云此章
首二節歷敘道統末節當自任節○然屋五見知是自見行心而知若禹有執中之命皇陶有興
禮之謀聞知是自聞于心而知即湯聖放日躋之傳○文林貫言云見知是親領其傳的意思聞知
是傳聞於後而得知其道意○通義金山曰邵子經世書見會之末以運經世之一之末歲

子於此亦復其常道而已。常道既復則民興於善。而是非明白。無所回互。雖有邪惡不足以惑之矣。○尹氏曰君子取夫狂狷者蓋以狂者志大。而可與進道。狷者有所不為。而可與有為也。所惡於鄉原。而欲痛絕之者。為其似是而非。惑入之深也。絕之之術無他焉。亦曰反經而已矣。○孟

子曰由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歲。若禹皋陶則見而知之。若湯則聞而知之。曰五百歲。而聖人出。大道之常。然亦有遲速不能正。五百年。故言有餘也。

在甲辰而帝堯即位。二聖相授。至經世之亥。百四十歲而交中會以運經世之二少子成在甲子禹攝之八年。五至經世之三之卯歲在己未。凡四百五十二年。而成湯有天下。下至以運經世之四之亥歲在癸亥。凡六百三十九年。又王為西伯。以運經世之五至。以運經世之六之未庚戌之歲。凡五百八十七年。而孔子生。又七十一年庚申。獲麟。至壬戌之歲。孔子卒。至以運經世之七之寅乙丑之歲。益軻至梁上。夫孔子卒。凡一百四十三年。若伊尹一然屋云伊有一德之訓。萊有建中之哉。皆自見自知。君文王則一又云觀緝熙敬止之學。知道在文。集註萊朱湯賢上人物備考二十。四云萊朱即仲虺。一名仲傀。又名仲鬻。奚仲之後也。或曰即仲上大全胡雲峯曰舜言精二而後協于克。伊尹能發之堯言執中而後建中于民。仲虺能發之百勇曰智。曰禮曰義。中庸三達德。孟子四端已散見於仲虺詩中矣。吾以是知萊朱即仲虺也。○又陳新安曰萊朱與伊尹並稱。而經傳不他見。仲虺作詩。弘大精微。仁義禮智信皆開端言之。而德且新。一言又首唱之。湯盤銘伊尹感有一德。皆因而述之。伊尹相湯。應為左相同時。他誰與之班者萊朱即仲虺也。必矣。君太公望一然屋云呂有敬義之戒。散有翫教之迪。皆以心為見。○大全或曰尚父鷹揚之士也。散宜生於經傳不多見。亦以為見文王之道而知之者。何也。雲峯胡氏曰敬勝意義勝欲之類非大公孰發受書曰茲迪教教則彝倫之教。散宜生蓋有助焉。集註散宜生上人物備考二十四云散宜生周之賢臣也。子貢曰文上論語張子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其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由孔子而上通考趙氏曰自孔子之生。雖不可知。然哀公十六年孔子卒。又十年而悼公立。凡四十四年。元公二十一年。穆公三十三年。共公二十二年。康公九年。景公二十九年。共一百六十四年。而魯平公繼立。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百有餘歲。則孟子必生於穆公之末。共公之初。以魯平公之祥。見孟子。而臧倉沮之梁惠王見之。而稱曰更其年。先後於

孟子卷之七

五十七

穆氏之問，亦可見矣。○講述云：此為孟子卒章與堯曰為論語終篇同意，俱是以道統自任。○圖解云：聖人指孔子，然而無有。○明云：末二句，上爾字以見知言，下爾字以聞知言。○千百年眼云：然而無有二句，此孟子一片憂勤惕勵之心，蓋既已私淑而又恐其不得與于斯文道統遂絕也。作自任者，吾不謂然。○圖解云：爾字指見知聞知說。○燃犀云：爾字勿泥，見知聞知只云倘此時無有知者，行如殺之脉。○文林貫直云：二爾字俱作如此字看。○通義許白雲曰：爾如是也，指見知聞知者而言。此章大意謂古五百年必有聖人興在當時必有見而知之者，在後世必有聞而知之者。今去孔子之世僅百年，而顏曾輩已亡，已無有如是見而知之者，恐此後遂無有如是聞而知之者。蓋孟子惜前聖憂後世也。

尹氏曰：知謂由其道也。由湯至於文王五百有餘歲，若伊尹、萊朱則見而知之，若文王則聞而知之。趙氏曰：萊朱，湯賢臣，或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若太公望、散宜生則見而知之，若孔子則聞而知之。散素直友。○散氏，宜生名。文王賢臣也。子頊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入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此所

之心真坊感入而孟子自任道統之意亦不容讓謙矣。又曰：然而無有乎爾，非謂在孔子時無見而知之者，正謂孟子時去聖人之世雖遠，而當時見知者亡矣。須將此一節作一貫看，乃見意。○神會而心，大全胡雲巖書白集註神會得四字有深意，蓋為聞而知之者也。孟子所謂見而知聞而知者，知其道也。知其道者，知其心也。時有先後之異，心無先後之問，萬古一理。千聖一心，世遠而心之神明相接，迹異而心之天理相孚，默而識之，不言而信，此其為神會而心得之者歟。○禮宋神宗曆號河南程顥見于前。○濬公文彥上排韻云：文彥博字寬夫，疑簡端重歷事四朝云云。又云：契丹使來聘，揖見殿門外，却立，改容拱手曰：天下異人。宋哲宗朝以大師致仕，封謚公謚忠烈，願正叔序。

謂聞而知之也。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百有餘歲，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林氏曰：孟子言孔子至今時無有見而知之者矣，則五百餘歲之後，又豈復有聞而知之者乎。○愚按此言雖若不敢自謂已得其傳而憂後世遂失其傳，然乃所以自見其有不得辭者，而又以見夫天理民彝不可泯滅，百世之下必將有神會而心

通義吳氏程曰或疑伊川以明道上承孟子不及濂溪此蓋明道門人推尊稱美之同辭見於伊川叙述而朱子深然其說附置於此要之程子之學雖有所受而得之經者為多故伊川自謂其得不傳之學於遺經而朱子序大學中庸亦直謂程子接孟氏之傳續千載之緒良有見矣嗚呼程子而後振而大之者五其崇陽夫子也其所以淑人心維世道而俟來哲如此荷歟盛哉○又云愚按明道嘗云吾學雖有所受天理一字却是自家貼體出來則其得之經者為多亦可槩見道不行百山大全胡雲峯曰論語之末堯而後終之以武王孟子之末終之以孔孟道不行百世無善治武王以後事學不傳千載無真儒孔孟以後事無善治而下文言道之不明其等有甚於道之不行者也○淑諸人離婁下篇云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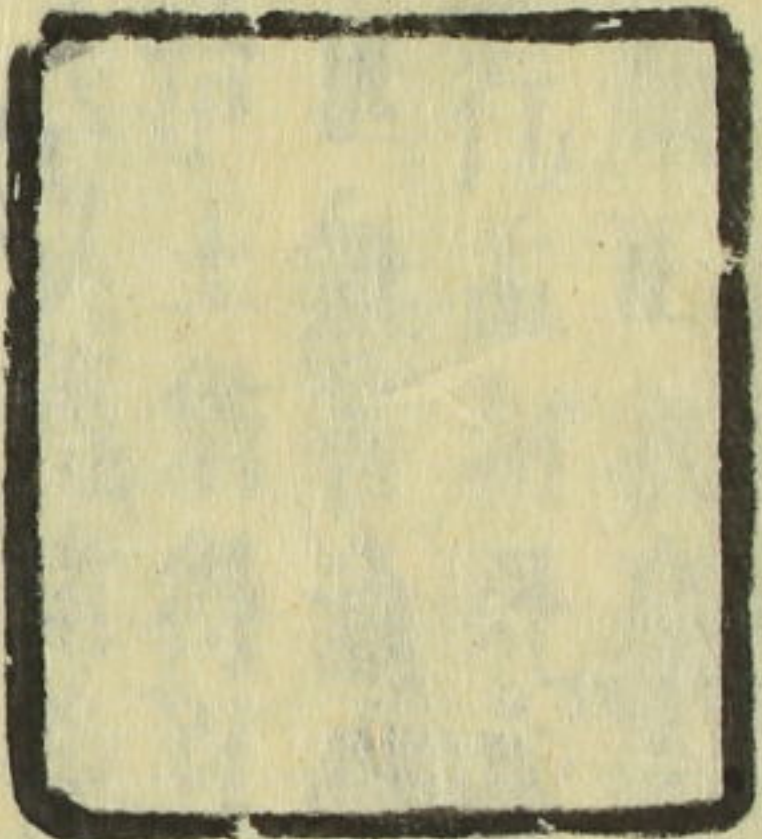
得之者耳故於篇終歷序群聖之統而終之以此所以明其傳之有在而後聖於無窮也其旨深哉○有宋元豐八年河南程顥伯淳卒潞公文彥博題其墓曰明道先生而其弟頤正叔序之曰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真儒無善治土猶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諸人以傳諸後無真儒則天下實質焉莫知所之入欲肆而天理滅矣先生生乎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以興起斯文為已任辨異端闢邪說使聖人之道煥然復明於世

未得為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賈質章圖云音茂檀弓注目不明之貌○字彙云質其候切音茂目不明貌用生乎一大全新安陳氏曰孟子沒至明道生大約年數如此不知所向一大全胡雲峯曰所向者大道之始事所至者道之極功學者不知所向則非有志於斯道者不足以知明道不知所至則非深造乎斯道者亦未能真知明道也趨向之止造詣之深庶乎可知明道之所以為明道矣真知明道則真知堯舜以至於孔孟者矣蓋乎勉齋黃氏之言曰由孔子而後由孟子而後由程子而後由朱子而後周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絕至朱子而始著朱子出而自周以來聖賢相傳之道一旦豁然如大明出天昭晰至露然則集註所謂百世而下必有神會而心得之者朱子亦當自見其有不得辭者

蓋自孟子之後一人而已然學者於道不知所向則孰知斯人之為功不知所至則孰知斯名之稱博也哉

子學子卷之七終

矣斯名大全曰明道二字
稱情又云情實也各稱其
實也左第二十八章章圖
通義鄱陽朱氏曰此章述
道學相傳之統



每部須認
此圖記

小學正文

尾藤先生改点
素讀本新刻 全二冊

韋注國語

千葉先生再校
全部六冊

同増注

大峯先生著
全部八冊

同明堂本

唐本翻刻
全部六冊

同定本

泰鼎著
全部六冊

同略説

松憲先生著
全部四冊

同律呂解

橘南谿著
全部一冊

大成左國字引

袖珍本 全一冊

此字引ハ文字探り易キタメ總量ヲ以テ引カシム學
左國ヲ讀ルニ欲スルニハ先アラカシメ此字引ヲ記得セ
ハ開卷ニイタリテ必裨益アルノ書ナリ

御書物所

前川文榮堂

補正初學指南抄

毛利貞齋著 小本 全一冊

朱引指南唐/歷代要覽廿一史大畧經書詩文讀法指
南ヲ委ク載シ經史出所ヲ記シスベク初學ノ爲ニ成レ
事ヲ集ム早學文ノ書ナリ附録禁中三行ハル事入
ベテ是ヲ記ス禁中宮殿圖説ヲアラシ攝家清花羽
林名家其外堂上官位昇進ノ次第ハ省ソレクノ職
掌ヲ詳ニ釋漢方任官ノ次第其外親王御門御格
式官位神社ノ官職寺院ハ八宗九宗ソレクノ委細ニ記
シスベク官職ノ事并ニ唐官相堂等クハハニ記ス凡ニ
文章舊語桐江先生エラム所ニテ五經及左氏傳ノ
要語熟字ヲ抜革シイロハハニ見出スニ便利ナラシム
詠物詩唐季嶮嶮也終リニ附シテ詩家ニ便リス

考槃餘事

小本 全四冊

此書唐十卷世書畫古法帖等ノ評論ヨリシ紙筆墨
研或ハ琴酒香茗鐘瓶几案服御又ニテ一切事物全ク備ル
其要ニ載ルハ復精細ヲ辨論シ或ハ製造試擇脩藏ノ
諸法ヲ委ク載ク實ニ書畫好事故業ニ必用ノ小冊ナリ

大阪心齋橋通北久寶寺町

河内屋源七郎

